

第十卷

宋紀

徽宗

第十一卷

欽宗

高宗

凡十一年
乙未至乙巳

凡二年
丙午至丁未

資治通鑑綱目續編

香溪馬雲淇藏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

後學 餘杭 周 德恭 發明

後學 雲間 張 時恭 廣義

起乙未宋徽宗政和五年凡十一年

五年春正月女真完顏阿骨打稱帝國號金

未

阿骨打既屢勝遼其弟吳乞買率將佐勸其稱帝阿骨打

遂於正月朔即皇帝位且曰遼以賓鐵為號取其堅也

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色

尚白况所居按出虎水之上於是國號大金改元收國

更名旻以吳乞買為諱班勃極烈斜也撒改為國論勃

極烈其國語謂金為按出虎謂尊大為諱班謂國

相為國論斜也亦阿骨打弟撒改烏古迺之孫也

發明

稱者不宜稱也是故不宜王而王則書稱王不

宜帝而帝則書稱帝稱皇帝網目所謹者華夷

之辨於阿骨打雖書稱帝號金其後止以號舉僅進
稱人於其卒也斥名而書死至二世吳乞買始進而
稱主以其漸染華風故耳此春秋待吳楚君之例也
春秋稱吳楚止以州舉狄之也今綱目於女真亦以號
舉者斥其不得同於中國諸侯之列所以立內外之
防也然則金之跋扈已見後十餘年漸為猾夏之謀
矣此又君子
之所深懼也

廣義

抑觀阿骨打雖起夷狄其志不小故其業得成
就焉彼其叛遼之初衆勸其稱帝乃曰何示人
之不廣也衆又勸之復不許衆迫之且曰吾將思之
然則其視草寇之得一隅獲一勝而遂稱尊僭號者
大不侔矣其興
也不亦宜乎

晏州夷反以趙適為瀘南招討使平之

知梅嶺岩高公老之妻宗女也嘗出金玉器飲晏州夷
酋卜漏等漏心艷之會瀘帥賈宗諒以欵竹木擾夷部
且誣致其酋卜因謗等罪夷人咸怨漏遂相結因上元
張燈襲破梅嶺岩虜公老妻及其器物四出剽掠梓州

轉運使趙適剛之倍道趨瀘劾宗諒罷之詔康延魯伐
宗諒聽適節制適陰有專討意兵端益大於是詔發陝
西軍三萬以適為招討使適與別將馬亮張思正分道
出期會于晏州漏據輪縛大囚其山岨起數百仞林菁
深密諸村因夷為適敗潰者悉赴之乃壘石樹柵以守
適軍不能進巡檢种友直所部多思黔土丁習山險而
山多孫適遣土丁捕之伐去蒙密緣崩石挽藤葛而上
得孫數十頭東麻作炬灌以膏蠟縛於孫背暮夜復遣
土丁負繩梯登崖顛乃縋梯引下人人銜枚挈孫蟻附
而上比鷄鳴友直等悉力擁刀斧穿箐入及賊柵出火
燃炬孫熱狂跳賊廬舍皆茅竹孫竄其上火輒發賊號
呼奔撲孫益驚火益熾官軍鼓譟破柵賊擾亂不復能
抗赴火墮崖死者不可勝計斬數千人生擒卜漏晏州
平拓地千里適為建城砦畫疆畝募人耕種且習戰守
號曰
勝兵

遼遣使如金議和不從

遼主使僧家奴持書往金議和使為屬國阿骨打遣賽
刺復書云若歸叛人阿疎遷黃龍府於別地然後議之

賈

賈

賈

廣義 方是時也乃遼主怠忽荒政之日正金主卧薪嘗膽之秋遼弱金強蓋可知矣夫何遼主視為最爾小醜遣使持書既名曰和又使為屬國果何義哉宜其倔強不服而反有倨傲之辭也

金擊遼兵于達魯古城大敗之

金主自將攻遼黃龍府進薄益州州人走保黃龍金取其餘民而去遼遣都統幹里朵左副統蕭乙薛右副統耶律張家奴都監蕭謝佛留將騎二十萬步卒七萬成邊且屯田以為長久計金主聞之率眾趨達魯古城登高望遼兵若連雲灌木狀顧謂左右曰遼兵心貳而怯法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為陣謀良虎以右翼先馳而左軍左軍却婁室銀木可衝遼中堅陷陣力戰粘沒思以中軍助之遼兵遂敗金兵乘勝追躡至其營會日已暮圍之黎明遼軍潰圍出金人逐北至阿婁岡遼步卒盡殫耕具數千皆為金人所獲是役也遼人本欲屯田且戰且守故併其耕具皆失之

廣義

嗚呼金主可謂知兵者矣觀其謂左右曰遼兵雖衆心貳而情怯不足畏也則其胸中自有定

熙河將劉法敗夏人于古骨龍

見而勝負先決了此不待婁室銀木可粘沒喝謀良虎等斬敵陷陣而後知也議者不可謂我無人

童貫遣熙河經畧使劉法將步騎十五萬出湟州秦鳳兩路聲援仲武至清水河築城屯守而還法與夏右廂軍戰于古骨龍大敗之斬首三千餘

發明

亂道而勝之曰敗譏黷武也王者之兵禁暴誅

且君驕臣諂粉飾太平謂之何哉故綱目於諸將伐夏皆曰攻曰克曰敗所以貶之也合前後書法觀之見綱目貴義不貴功之深意耳

廣義

春秋傳詭道勝之曰敗夏人雖戎出兵征之要在有名堂堂中國而以詭道勝戎狄不足取也

二月立定王桓為皇太子赦

桓帝長子顯 恭皇右所生

賈

廣義

王者建儲即擇端人正士以為師傳講明格致誠正之學以為脩齊治平之本則後日必無多

愆之累吾知土木之功不與禱祀之非不作能去奢侈能絕玩好百度惟貞百志惟熙而宗社有所托生民有所仰矣今以是年二月立太子三四年間未聞求一賢人輔導青宮至宣和元年總得一楊龜山亦不過為秘書郎而不自使其左右太子也其故何哉蓋由徽宗平素厭正人妬正學背正道故也厥後父子如金蓋有由矣

以童貫領六路邊事

時永興御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各置經畧安撫司以貫總領之於是西兵之柄皆屬於貫

三月遼遣使諭金降

遼主使張家奴等六人齎書使金猶斤阿骨打名冀其降金主以為書辭慢侮留五人獨遣張家奴還報書亦斥遼主名諭遼主降

廣義

遼主嘗使耶律僧家奴如金議和金主不從反知其為初敵又使使諭降我其報書斥辱也宜矣于

時遼主自當內脩德政外睦鄰國選將用賢降詔罪已輯邊郵謹斥埃回顧國中無有不善彼必為之聽命矣今也舍已之田而耘人之田宜乎自己甫田之荒穢而功亦不及於他人之田也故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信哉

夏六月作三山河橋

蔡京以孟昌齡為都水使者鑿大峽三山兩河創天成聖功二橋調役夫數十萬民不聊生至是畢工未幾水壞漲橋

廣義

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今當鄰國侮慢

令天下可也當君臣協心脩舉政教改絃易轍以號呼譬猶百圍之木膏液內涸福等宮果何益哉分注此河橋與夫前之王清陽和延

遼復遣使如金金人執之

金主以書辭慢留遼使蕭辭刺不遣

廣義

遼主嘗遣使如金議和得其倨傲之辭再遣使使持謾書以徃宜乎使之被執而不遣也子貢曰多見其不知量也其遼主之謂乎

秋七月朔日食○八月作明堂

初不豐禮官以明堂寓大慶殿別請建立以盡嚴奉而未暇講求至是下詔內出圖式宣示于崇政殿且以明德門東而以省地營之命蔡京為明堂使開局興工日役萬人

發明

作不宜作也三山明堂非大事而必書之者見作三日後萬人况六月八月亦農事方殷之時興作如

此則傷民之力闕民之食為可見矣人君愛民如子恤其飢寒救其疾苦而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安有三月之閒兩興大役民其可得安生乎大抵節儉之君惟恐民之弗逸奢侈之君惟恐民之有逸每相反而已矣文王惠鮮鰥寡懷保小民詎若是之作無益哉絕民之君天必絕之他日之亂其及救乎故備書以深譏之

廣義

夫明堂者王者發號施令之所王政之所由出者也今徽宗作此明堂無一善政之出則孰若不作之為愈也雖曰美之實賤之也豈愛禮存羊之意哉

遼伐金

遼主下詔親征女真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蕭奉先為御營都統耶律章奴副之以精兵二萬為先鋒餘分五部北出駱駝口別以漢步騎三萬南出寧江州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真

廣義

金雖強遼之屬國也然其屢無禮於遼宜遼之聲罪致討焉綱目大書于冊正名定罪也

有星流出于柳

其光照地色赤黃有尾占者以為天子宗廟有喜國家建造官室之祥蔡京率百官表賀

發明

凡書有者所未嘗有者也星流出柳其光照地變異莫甚於此矣蓋示變而警天心之自然遇

變而懼君心之當然宋之君臣未聞更相戒飭圖惟脩已而且以為天子宗廟有喜國家建造官室之祥蔡京鄙夫率官表賀嗚呼小人之蒙蔽其君可勝言哉是時徽宗失德無益繼作其宮室之建靡有休息而蔡京等不能引君當道顧乃長君之惡狐媚狼貪苟焉無耻必正之以春秋之法京其誅首歟綱目特筆于冊其義蓋可見矣

廣義

嗚呼朝廷興土木之工而勞民傷財其不祥莫大焉蔡京及率百官為賀其欺天罔人也孰甚

安置太子詹事陳邦光于池州

蔡京獻太子以大食國琉璃酒器羅列宮庭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聞以道義相訓乃持玩好之具蕩吾志邪

命左右碎之京聞邦光實激太子諷言者擊逐之

發明

有事是君為容悅者有以安社稷為悅者何則懼容悅之小人以妄悅而病吾君之心也君

心勤政彼病之以豫逸君心憂亂彼病之以宴樂君心裕民彼病之以聚歛君心靜治彼病之以威武是皆小人之故態耳蔡京以琉璃酒器獻納東宮之中太子不悅遂命撞碎蔡京歸罪邦光羅織竄逐光何罪邪蓋由小人之惟以得君為念意豈不曰天子既被蠱惑繼天子而主天下者太子也苟不預為賄賂他時何以容身故先進玩好以要結之不惟病君之心抑且固君之寵所以其謀不成而遂忘邦光也吁小人之不利君國信矣

九月金取遼番龍府

金主攻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輕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濟遂克黃龍府遣蕭辭刺還遼曰若歸我叛人阿疎即當班師

廣義

大抵國之所以興者雖曰人為實惟天耳然則
同江之事其亦可怪也夫嗚呼光武信濔沱河水之
堅金主貌混同江水之淺同一機耳噫濔沱之水混
同之水天耶
人耶天也

遼軍渡混同江副都統耶律章奴作亂伏誅

遼師渡混同江副都統章奴與耶律淳妃弟蕭諱里及
其甥蕭延留等謀迎立淳誘將士亡歸上京遣諱里以
其謀告淳淳曰此非細事主上自有諸王當立北南面
大臣不來而汝言及此何也密令左右拘之有頃遼主
使行宮小底乙信等持書至備言章奴之謀淳即斬諱
里等擄其首卑騎詣廣平淀待罪遼主遇之如初章奴
知淳不見聽乃率麾下掠取上京府庫財物至祖州帥
其黨告太祖廟數遼主過惡移檄州縣遂結渤海群盜
至數萬趨廣平犯行宮不克北趨降虜山順國女真阿
鶻產以三百騎一戰勝之擒其貴族二百餘人並斬以
狗餘得脫者皆奔女真章奴詐為使者欲
奔女真為難者所獲縛送行在腰斬于市

廣義

悲夫遼主之渡混同也勅敵追之親戚畔之譬
諸廷羸之人而又加以寒疾不汗其能保有厥
躬乎綱目大書而備載分注者所以正
耶律章奴之罪以見遼事之不濟也

王厚等攻夏城底河城敗績真人遂大掠蕭關

厚與劉仲武合涇原鄜延環慶秦鳳之師攻夏城底河
城敗績死者十四五秦鳳第三將全軍萬人皆沒厚懼
重賂童貫匿不以聞未
幾夏人大掠蕭關而去

發明

王厚攻城不克失律喪師未聞有詰責之卒夏
人大掠蕭關縱其出入未聞有備禦之謀則宋
人玩法弛備之情可見矣欲其不亂蓋
亦難焉此綱目微顯闡幽之深意也

冬十二月金襲遼軍于護步答岡大敗之

金主聞遼出軍勢面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若
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至奈何非人死戰莫能
當也不特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為福諸軍皆曰事
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遂帥師迎敵遼主自將至馳門

駙馬蕭特未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至幹隣滌金
主行次交刺與其臣謀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不可當
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駐于此深溝高壘以待之會獲
遼督餉者知遼主以章奴及西還已二日矣諸將請乘
急擊之遂追遼主及于護步谷岡金主曰彼衆我寡兵
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
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枕籍相屬百
餘里獲輿輦帟幄兵械軍資他宝物馬牛不可勝紀蕭
特未焚營而遁
金主亦引退

廣義

是役也遼主無章奴之叛則遼金勝負未可知
矣孟子曰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其遼主之謂乎

申丙

六年春正月遼將高永昌據遼陽以叛

遼東京留守蕭保先嚴酷渤海善之正月朔夜半有惡
少年十餘乘酒執刀踰垣入府刺殺保先戶部使大公
昂聞亂即攝留守事與副留守高清明集奚漢兵千人
盡捕斬之撫定其民裨將渤海高永昌時以兵三千屯
八龍口見遼政日衰金兵方強遂誘渤海并戎卒入遼
陽據之旬日之間遠近響應有兵八千人因僭號稱隆

其元年遼主遣蕭
韓家奴張琳討之

發明

永昌之入遼陽也而直書曰叛何也人臣當國
家蹇難之時則必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委置其
身可也夫何見遼日衰遂懷異志乃據遼陽改元僭
號則其罪之暴白亦不可掩矣故直書據遼陽以叛
據者不順之詞叛者不赦之罪其與春秋書
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同意學者宜並觀之

賜方士林靈素號通真達靈先生

靈素温州人少從浮屠苦其師笞罵去為道士善妖幻
往來淮泗間丐食僧寺僧苦之及王老志死王仔昔
寵衰帝訪方士于左階道錄徐知常知常以靈素對即
召見靈素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為最高其治曰府
神霄玉清主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稱長生大帝君
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弟號青華帝君者主東方攝
領之又仙官八百餘名今蔡京即左元仙卿褚慧下降
文華使鄭居中童貫等皆有名而已即仙卿褚慧下降
佐帝君之治時劉貴妃方有寵靈素以為九華玉真安
妃帝心獨喜其事甚加寵信賜號通真達靈先生賞賚

無筭為改温州為應道軍靈素本無所能惟稍習五雷法召呼風霆間禱雨有小驗而已

發明 人君之德莫大乎明能明則不明弗能蔽矣莫

夫以妖術惑眾誠清朝之所必誅而不原者也微宗

因徐知常之薦召對賜號寵錫尤隆可醜之甚微宗

自即位以來賢人君子未聞召用而方士小人信無

虛日豈不深可惜哉靈素市井無賴之徒初無驚世

駭俗之行抑不知通何之真達

何之靈乎直書于冊其失自見

廣義 考之分注靈素本無他能惟駕一通空虛誑

夫何微宗悅其無微之獎即加無筭之賜其昏愚孰

甚焉嗚呼信虛無者莫甚於微宗惟慘禍者亦莫甚

於徽宗後世人君有崇

信虛無者尚鑒于茲

以童貫為陝西兩河宣撫使 ○劉法攻夏仁多泉城屠之

童貫使劉法劉仲武合熙秦之師十萬攻夏仁

多泉城城中力守援不至乃降法受而屠之

發明 兵者禁暴除亂之具不可不用而及不可輕用

其禍慘矣劉法等方且阿諛苟容願指氣使故不曰

伐而曰攻賤之詞也迨夫既克其城即肆屠戮是

乃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抑豈得為王者之師耶他日

戰于統安身且不保然則窮兵黷武者果何益哉時

渭州將种師道克夏城底河城

師道世衡之孫也

閏月立道學

從林靈素之言也尋詔太學辟雍各置內經道德經莊

列博士二員又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為紀志賜名

廣義 嗚呼玉石不可以相用薰蕕不可以同處奪朱亂雅君子惡之今也徽宗攻乎異端之極不惜吾道之害獨不觀夫白圭不以蠅矢而玷太清不以織雲而翳雖使異端雜於吾道之中然於吾道固無所損而徽宗則徒貽萬年之臭也此舉陋哉

二月作上清寶籙宮成

帝聞林靈素之言於景龍門對晨暉門作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署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列諸館舍臺閣多以美材為楹棟不施五采有自然之勝上下立亭宇不可勝計帝時登皇城下視之由是開景龍門城上作複道通寶籙宮以便齋醮之事

發明 作不宜作也然宮殿書作於是月成於是月者誠速費也徽宗惑林靈素之言立道學作寶籙兩月之間二事並舉國家大政廢而不恤勞民傷財無時休息自古繼世之君未始不成於戒謹而敗於逸豫也於乎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徽宗皆愚而有之雖欲不亡

鳥可得乎是以古之人君常以繫于包桑為戒人臣常以昊天板蕩為勉此所以常保其泰而無顛危之也

廣義 大抵禁者人君燕息之所深宮固門閤寺守之日碑所以不惜其子而傷於忍歟若使外人得以出入其中惡在其為宮禁哉觀分注之所載則知徽宗荒矣

夏四月金人攻高永昌殺之遂取遼東京州縣

永昌使人求援于金且曰願併力以取遼金主使胡沙補謂永昌曰同力取遼固可東京近地汝輒據之以備大號則不可若能歸款當授王爵永昌不從金主乃遣幹魯帥諸軍攻永昌時遼張琳等討永昌久不克幹魯與戰敗之遂取瀋州永昌大懼率眾拒金遇於活水金師既濟永昌之軍不戰而却遂北至遼陽城下明日永昌盡帥其眾與金戰又大敗遂以五千騎奔長松遼陽人撻不也執永昌以獻金主殺之於是遼之東京州縣

及南路繫遼女真皆降于金金主以
幹魯為南路都統幹論知東京事

發明

攻者自相搏擊之詞殺者殺非其罪之詞取者
收奪之名皆所以賤之也然永昌既據遼陽恃

君叛國乃亂賊耳曷為不書討書誅而書攻殺耶
蓋阿骨打之叛君猶高永昌之叛國不過以賊攻賊
不以討賊之例予金也况金之攻永昌是乃利其土
地非能倡義而討之者故下書曰遂取遼東京州縣
則其義亦可見矣

廣義

高永昌遼之叛臣也納叛春秋惡之觀金主謂
永昌曰同力取遼固可東京近地汝輒據之以

借大號則不可若能歸款當授王爵斯言也何其正
大之若是哉及其殺永昌得東京即除遼法省賦稅
其與中國之興者無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信哉

何執中罷

執中輔政一紀年高疾甚賜之寬告尋以太傳就第朝
朔望儀物廩稍一如君位時未幾卒執中嘗為端王侍

講故終始恩遇不替然無所建明惟
以謹畏迎順主意贊飾太平而歸

詔京三日一朝總治三省事

京改都堂為公相廳詔
京總治三省正公相位

五月以鄭居中為少保太宰劉正夫為少宰鄧洵武知樞

密院事

時蔡京大興工役民不聊生變亂法度吏無所師鄭居
中每為帝言帝亦惡京專乃拜居中太宰使伺察之又
以正夫議論數與京異拜為少宰居中存紀
綱守格令抑僥倖振淹滯士論翕然望治

六月遼以耶律淳為都元帥○秋八月以侯蒙為中書侍

郎薛昂為尚書左丞○九月帝詣玉清和陽宮上玉帝徽

號赦

帝奉玉冊玉宝如正清和陽宮上玉帝尊號曰太上開
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詔天下洞天福
地脩建宮觀塑造聖像又上地祇徽號曰承天效法厚
德光太右土皇地祇上宝冊儀禮一如上帝尋改宮名
為玉清神霄宮又鑄神霄九丹
安置于上清宝錄宮之神霄殿

發明

凡天子所臨曰幸尊之之詞也前史皆書幸和
陽綱目變文曰詣所以譏徽宗崇尚虛無故貶

而卑之也蔡京大興工役民不聊生變亂法度吏無
所師則其肇亂之基莫甚於此徽宗弗為之懼而乃
溺信無稽崇飾虛禮易曰帝出乎震傳曰帝者天之
主宰其尊無對詎必加以徽號云乎獲罪於天無所
禱也徽宗所為若此而殊無一毫省已之心使或疲
民而奉天天其為我祐之哉凡不再貶而其義自見
者此類是也

廣義

傳曰以理言之謂之天以主宰言之謂之帝帝
焉而非理鳥能主宰即天與帝非有二也一理
而已故字書加一字於大字之上此所謂其尊無對
者也世之庸夫愚婦不諳乎此往往以為有一袞冕

丈夫號為玉皇大帝據於青天之上崇奉之則降福
銷災不然則獲罪戾殊不知凡百所為合理則福違
理則禍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然謂
之降者非從上降下之降皆本於吾心自有之天善
惡一萌禍福隨之以其合在天之天故有若降之然
也苟如世俗之論動作不必合理但崇奉玉帝自能
獲福若然則為盜為奸之徒亦嘗設齋誦經崇奉矣
而終必敗露死於桎梏非命者何也此可見上天無
私非如世俗之所謂也徽宗之於玉帝既加以美名
又詔告天下則其所以崇奉之者至矣盡矣不可以
有加矣厥後斥辱虜庭號為昏德而死於沙漠者何
玉帝之不仁而不一青睞也綱目書此誠足以發千
古之笑臣故廣此義以俟談理者評之

冬十月以白時中為尚書右丞○夏人寇涇原屠靖夏城

夏大舉攻涇原靖夏城時久無雪夏先使數萬騎繞城
踐塵漲天乃潛穿壕為地道入城中城遂陷屠之而去

發明

寇者賊之也屠者暴之也前書劉法屠仁多泉
城此書夏人屠靖夏城通相報復無時休息率

土地以食人肉其禍慘矣其罪甚矣然非夏之跋扈乃宋之自取也安有窮兵啓釁而可以為王者之師乎綱目特書于冊以為後世憤兵之戒耳

十二月劉正夫罷

正夫在相位能迎時上下持祿養權至是以開府儀同三司致仕

廣義

分注載正夫在相位能迎時上下持祿養權至其異於馮道者幾希矣豈有身為宰執而素行若此哉綱目所以削其官者鄙之也

茂州夷內附置壽寧延寧軍

七年春二月大理入貢

廣州觀察使黃麟誘大理入貢詔以其主段和譽為雲南節度使封大理國王

帝幸上清寶籙宮命林靈素講道經

時道士皆有俸每一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凡設齋輒費緡錢數萬貧下之人多買青布幅巾以赴日得一餼餐而纓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且令士庶入聽靈素講經帝為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座使人於下再拜請問然所言無殊絕者時時雜以滑稽媒語上下為大笑莫有君臣之禮復令吏民詣宮授神霄祕籙朝士嗜進者亦靡然趨之

發明

是時天下雖平然小人猖獗夷狄憑陵此正憤恥自強之時而君臣相與從事虛無何哉蓋蔡京王黼為之相而童貫為之將三人皆佞道者也太李不幸而幸至錄國政不講而講道經未幾寇警侵迫虜至則罷講虜退則仍前甚至冊為教主道君皇帝帝言天神降于坤寧殿紛紛交舉政和之政日以素矣特書屢書不一書而止皆所以深貶之也其與唐書置百萬座講仁王經同意

夏四月道籙院上章冊帝為教主道君皇帝

帝諷道籙院曰朕乃上帝元子為太霄帝君憫中葉被金狄之教遂像上帝願為人主令天下歸于正道卿等

可冊朕為教主道君皇帝於是道錄院上表冊之然止於道教章疏內用

發明

下愚不後悟者謂之中人以下迷而不悟者謂之

為道君其義正乎徽宗敦尚道教其禮安乎以天子
偏之見耳非謂之至言也善乎劉文安公定之曰佛
本夷狄之人而其徒謂佛之身體面貌皆若金色微
宗所謂中華被金狄之教指佛教而言也然其言可
謂妖矣未幾女真起自夷狄建號大金蕩覆中華斯
言若為之先兆也唐僖宗紀元為廣明是時黃巢初
起曰唐去君而存黃以為廣此黃當代唐之徵後之
論者謂天記昏主以告亡于世徽宗之言豈不類此
噫以文安公之言驗諸書法來諸分注為益信矣是
故傳曰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爾
廣義 分注載徽宗諷道錄院曰朕乃上帝元子為太
霄帝君閔中華被金狄之教遂隳上帝願為人
主令天下歸于正道卿等可上表章冊朕為教主道
君皇帝於是群臣及道錄院上表冊之然止用於教門

章疏內而不施于政事其亦惡無理也嗚呼徽宗此
舉可謂無耻之甚矣設此誣誕之語以欺人吾誰欺
欺天乎况人君為民物之主凡有用命皆出于君非
君則不敢專也今異端者流反得用一至尊其諸謂
之何哉其意不過欲愚夷虜俾其知畏上帝不敢無
禮於我故也殊不知金人雖夷直氣尚多於徽宗矣
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厥後父子同
果安在哉攘夷狄尊中國儒者之事也世變一至於
此可哀也已

六月明堂成 ○ 秋七月置提舉御前人船所

時東南監司郡官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
送物至都計會宦者以獻大率靈壁太湖慈溪武康諸
石二浙奇竹異花海錯福建荔枝橄欖龍眼南海椰實
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木皆越海渡江致橋梁
鑿城郭而至植之皆生而異味珍苞則以健步捷走雖
甚遠數日即達恐色香味變也至是蔡京又言陛下無聲
色犬馬之奉所尚者山林間物乃請作提舉准浙有司奉
行之過因以致擾願節其浮濫乃請作提舉准浙有司奉

乃所命內侍鄧文誥領之詔自後有所用即從御前降下
如數貢餘不許妄進意欲以便民而實擾害如故
發明 孟子曰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
窮奢極欲不恤國政無益繼作歛怨四海天下其豈
矣矣詩曰天之方斲無然泄泄而蔡京諸臣不能盡
心匡救而乃阿諛苟容是時東南監司大為民害既
知其弊宜當速蠲而蔡京小人方欲節其浮濫嗚呼
陋矣雖置人船樓害如故果何
益哉故綱目直書以著其失

熙河環慶涇原地震

旬日不止壞城壁廬舍壓死者甚衆

發明 楊氏萬里曰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一氣之相
應猶桴鼓也和氣者政平訟簡與賢育才是也
乖氣者反是是故和氣充溢而祥瑞生乖氣充塞而
災異見熙河環慶涇原乃鄰夏之地而徽宗內不脩
德用兵西夏今而地震旬日不止得非此之應歟微
宗方且溺於虛無憇不之懼謂之何哉綱目不言事

應而事應具存所以曉後世之人君遇
災而懼之意也夫豈無故而書之耶

八月鄭居中罷

居中與蔡京不相能至是以母喪去位京以居中王珪
璿也乃使蔡確子懋重理定策事遂追封確清源郡王
御製文立石墓前欲借是撼
居中然卒不能害懋即謂也

遼置怨軍

遼主自燕至陰涼河募遼東人為兵使報怨于女真號
曰怨軍凡八營屯衛州羨燕山以渤海鐵州人郭
蔡師等為帥

冬十月侯蒙罷

蔡京惡之也

十一月命蔡京五日一赴都堂治事

發明

王衍未用或者知其必壞蒼生後用之而為晉禍盧杞未用識者恐其他日得志後用之而

為唐害信乎小人不可不防之於其始也是故履霜之警恐其堅也取女之戒懼其壯也童牛之牯防其盛

也金柅之繫止其進也無非拒絕於未進之時如舜之去四凶成王之誅管蔡是也蔡京敗壞天下瞽惑

君心不能明正其罪而乃屢加寵渥謂之何哉前書詔蔡京三日一朝總治三省事此書命蔡京五日一

赴都堂治事何若是之尊崇乎吁若徽宗者知有蔡京而不知有天下耳一書再書深貶之也

○起復鄭居中為太宰以余深為少宰白時中為中書侍

郎十二月以薛昂為門下侍郎○方士王仔昔下獄死

仔昔倨傲而愆帝待以客禮故遇宦侍若童奴又欲群道士皆宗已林靈素忌之乃與宦者馮浩誣以言語怨

獄死

廣義

分注載靈素忌仔昔與宦者馮浩誣以言語怨望下獄死今綱目所書有若徽宗殺之者何蓋

生殺人主之大權仔昔得罪於徽宗故也

有星如月南行

發明

西晉之末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唐末星交流如織今此有星如月南行可謂變異之甚矣然

當時君臣未聞有恐懼脩省之意故自是而後兵禍滋熾宇縣分裂生民屠戮幾盡歷二十餘年而後止

綱目大書于冊天戒豈不明哉

○帝言天神降于坤寧殿

詔示百官帝感於林靈素之言建宮觀徧天下又造青華帝君正晝臨壇及火龍神劔夜降內宮之事託天神

臨降造帝誥天書雲篆務以惑世欺衆其說妄誕不可究質宦者道士有所不快必託為帝誥則莫不如志

加靈素號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張虛白通元冲妙先生視中大夫出入訶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之道家兩

府其徒羨衣王食者幾二萬人

發明

古先聖君之治天下恒守正道周敢怠忽不作

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

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微宗安而忘危存而忘

亡治而忘亂乃下愚耳蓋天者理而已矣凡陰陽之

像伸者可觀如徽宗所云者嗚呼君者孟也臣者水也

孟方則水方孟圓則水圓徽宗自欺如此安有人不

我欺乎哉前書帝以天神降詔百官此書帝言天神降

譏之耳以深

廣義 嗚呼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書曰大哉王言由是

言非大公至正者不可以教乎人今徽宗以怪誕不

經之言而詔天下則是黃屋中居一浪說之人耳尚

可以君

人乎哉

以童貫領樞密院事

內侍自古無賜坐者時貫加開府儀同三司領樞密院

每春秋大燕則坐于執政之上日與宰相同班進呈畢

即自屏後入內復易窄衫與群閣為伍出則為大臣

當體貌之禮入則為近侍執使令之役古所未有也

作萬歲山

初帝以未得嗣子為念道士劉混康以法錄符水出入

禁中言京師西北隅地協堪輿倘形勢加以少高當有

多男之祥始命為數仞岡阜已而後宮生子漸多帝甚

喜始信道教於是蔡攸倡為異聞謂有珠星墜月跨鳳

乘龍天書雲篆之符以逢迎之遂竭國力以經營土木

發明

作不宜作也徽宗視民財猶瓦礫輕民命猶草

貪散財發粟之令一下而四海服秦民所大病者其政

政酷約法三章之令一下而萬民悅周漢之興無非

以得民心而興商秦之亡無非以失民心而亡徽宗

惑蔡攸之狂言興土木之大役於戲民之財力有限

國之興作無窮雖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長尚弗克
濟况財力非草木之可比乎若徽宗誠可謂寄生之
君耳特書于冊深惡之也

竄侍御史黃葆光于昭州

初葆光為左司諫始蒞職即言三省吏猥多乞非元豐
舊制者一切革去帝命釐正之一時士論翕然蔡京怒
其異已密白帝降內批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為衰亂滅
省之計徙為符寶郎明年復拜侍御史至是大旱帝以
為念葆光上疏言蔡京疆悍自專侈大過制無君臣之
分鄭居中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故致此異
跡上不報京權勢震赫舉朝結舌葆光獨出力攻之京懼中以他事竄之昭州

發明

楊氏曰君不自任則大惟不自任其智而兼眾
之聖一也舜曰大舜禹曰大禹好問拜昌言而已徽
宗即位以來忠諫之臣貶斥殆盡當時以言為諱無
敢倡者葆光力効蔡京遂為竄逐則是自任其智而
無可為之勢明矣自古人君未有閉塞言路而能致

治者此徽宗所以終於危亡而不採也直書
竄而不去其官則其義不待辯說而自明矣

廣義

所考之分注黃葆光言當時大旱由蔡京專權之
鳳鳴朝陽也綱目樂道人之善故於
葆光之竄不惟銜之而又地之也

遼耶律淳及金將幹魯古戰于羨藜山敗走金遂取遼八州

遼主命淳會四路兵馬防秋淳遣金咸州都統幹魯古
書議和幹魯古告于金主金主猶以歸蹕刺及阿疎為
言淳軍至羨藜山幹魯古及知東京事幹論等進攻顯
州遼怨軍帥郭藥師乘夜襲走之幹魯古遂與淳戰淳
敗走幹魯古追至河里真波遂接顯州
於是乾懿豪徵成川惠七州皆降金

金遣使求封冊于遼

遼東鐵州人楊朴言于金主曰自古英雄開國必先求
大國封冊金主從之使至遼時遼東諸州盜賊蜂起掠

民以充食樞密使蕭
奉先等勸遼主許之

廣義

金主求封于遼遼亦許其所求可謂兩得矣此
即淮陰求王於齊之計耳雖欲不許不可得也

重和元年春正月作定命寶成

于闐上美玉踰二尺帝命製寶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
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篆以魚蠹制作之工幾於秦璽
號曰定命寶合前八寶為九寶以定命寶為首且曰八
寶者國之神器至於定命乃我所自制也寶成帝御殿
受賀
肆赦

發明

古之人君不戒懼於蹇難之時而戒懼於豐亨
之日驕生於安儉生於危故也吳氏曰自處於
危者乃自安保位之道也凜乎若將亂者乃所以常
保其存常有其治也蓋於久安存治之時而能不忘
危亡亂之禍是以身之位得愈肆驕矜每以秦政漢武
存長治也徽宗無益繼作愈肆驕矜每以秦政漢武
為法意其志亦陋矣他時客死五國天下紛擾命何
可定室何可補耶綱目一書再書不一而足皆所以

深貶
之爾

廣義

書曰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由是知欲
定天命顧人君之德何如耳非由一玉璽也是
以成湯能顧是明命以下商世于六百文王知峻命
不易以下周世於八百考之前史未聞湯武仗玉璽
而延長有如此者厥後召公之告成王曰王厥有成
命治民今休蓋言成王能繼天出治則庶幾天有一
定之命而治民今即休美矣亦未聞召公之貴玉璽
也惟呂政得一王為璽欲傳之萬世僅二世而亡後
世人主何不察此動以秦璽為慕今徽宗得玉製寶
其文曰範圍天地幽贊鬼神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篆
以魚蠹製作之工幾於秦璽號曰定命寶嗚呼秦皇
父子尚得死于國中徽宗父子則隕身夷虜又秦皇
父子之不若也孰謂天之
定命在玉而不在德也哉

以王黼為尚書左丞

黼美風姿有口辯寡學術而多智善佞初以何執中薦
累官左司諫張商英為相寢失帝意帝遣使以玉環賜

蔡京於抗黼規知之因數條奏京所行政事并擊商英及京復相德其助已歲中三遷為御史中丞黼欲京專國遂疏執中二十罪已而改翰林學士會京與鄭居中不合黼復內交居中京由是怨之徙為戶部尚書將陷以罪黼以計獲免還為學士承旨遂入政府

二月遣武義大夫馬政浮海使金約夾攻遼

建隆中女真嘗自其國之蘇州泛海至登州賣馬故道猶存至是有漢人高藥師者泛海來言女真建國屢被遼師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貫共議命師中募人同藥師等齎市馬詔以往不能達而還帝乃復委童貫選人使之遂使武義大夫馬政同藥師由海道如金致言於金主曰主上聞貴朝攻破契丹五十餘城欲與通好共行弔伐若允許後當遣使來議通金好自此始

發明

不曰伐而曰攻明遼之無罪著宋之贖武也禁真叛遼憑陵沙漠誠王法之所必討天子不能舉弔伐之師四鄰不能有救援之義而反利人土地約攻

契丹是乃助桀無道耳魯公會戎春秋所耻魯謂中國天子而可與夷狄共功耶建隆二年女真入貢是夷狄求通於中國也重和元年馬政使金是中國求通於夷狄也厥後遼亡未幾宋亦不保果何益哉綱目書此亦謹始慮終之戒云

廣義

分注云通金好自此始臣謂與金讐亦自此始

夏五月朔日食○秋七月以鄭居中為少傅余深為少保

○八月以童貫為太保○九月掖庭大火

自甲夜達曉大雨如傾火益熾凡蕪五千餘間後苑廣聖宮及宮人所居幾盡焚死者甚衆

發明

嘗觀天變之應速緩不一應之速者如此書以童貫為太保而下書掖庭大火元書封伯顏為

秦王是日秦州山崩地裂之類是也有應之緩者如王安石創立新法而三司火用兵西夏熙河環慶涇原地震之類是也楊誠齋曰夫闔寺為官從古有之惟信之愈深則為害愈烈南衙之臣可傾而北司之

勢終敗其露之禍可免而鳳翔之變難逃漢陽一移而曹節安在唐祚不振季述亦亡所謂信之愈深則為害愈烈者蓋以此也童貫闖人以為太保果何謂哉下書掖庭大火則天怒之意為可知矣徽宗迷而不悟悲夫

薛昂罷以白時中王黼為門下中書侍郎馮熙載范致虛

為尚書左右丞○鄭居中罷

居中乞持餘服詔許之

廣義

居中此罷得矣綱目何不書其官惡其依違畏避蔡京也

閏月立周恭帝後

詔周崇氏後已封崇義公後立恭帝後以為宣義即監周陵廟世世為國三恪

冬十二月置裕民局尋罷之○遼大饑人相食

發明

凡外災告則書不日饑而曰大饑言甚也人相食則尤甚耳遼既僱兵難重以饑饉則其業亦殆矣遼之窮迫從可知焉自古天子有救災卹鄰之義宋未救卹反欲攻之豈不悖哉綱目特書于冊所以志遼亡國之本

巳

宣和元年春正月詔更寺院為宮觀

林靈素欲盡廢釋氏以逞前憾請於帝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為仙人大士僧為德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為宮院為觀改女冠為女道尼為女德尋詔德士並許入道學依道士之法

發明

前書以林靈素為通真達靈先生此書詔更寺院為宮觀則其崇尚異端特有好惡偏私之異耳非灼然明達不惑者也綱目特揭而大書之則是非得失瞭然見矣

廣義

嗚呼佛老之害人國也尚矣徽宗之世佛老盛行而老氏之學尤為極盛今觀綱目具載于以見林靈素肆意妄行絕無忌憚改僧名易寺院欲更即更無不如意徽宗乃其掌中之物徒擁虛器而已

汴宋淪夷
豈無自哉

金人來聘遣馬政報之不至而復

金主與粘沒喝議遣渤海人李善慶女真散觀持國書并北珠生金等物同馬政來脩好詔蔡京等論以夾攻遼之意善慶等唯居十餘日遣政同趙有開齎詔及禮物與善慶等渡海報聘行至登州有開死會謀者言遼已封金主為帝乃詔政勿行止遣平海軍校呼慶送善慶等歸金主遣慶歸且語之曰歸見皇帝果欲結好早示國書若仍用詔決難行也○初高麗未求鑿帝命二鑿往至是歸奏云高麗館鑿甚勤日夕引之視其用兵布陣禦敵之方日聞天子將與女真圖契丹苟存契丹猶足為中國捍邊女真乃狼虎不可交也宜早為之備帝聞之不樂

發明

金稱人進之也朝聘者中國諸侯之事雖蠻夷而能脩中國諸侯之事則不念其叛遼不臣而遂進焉雖然金之來聘由宋先通之也夏禹脩德萬國來朝周公行政重譯來獻然當是時未聞禹周先

通而後來之也徽宗善結強虜以速土崩其志亦僭矣變文而書來聘者猶為中國諱之焉耳綱目揭而書之則興亡之機識者可以觀焉宜乎有以來高麗之諫也

以余深為太宰王黼為少宰

黼賜第城西日導以教坊樂供張什器悉取於官寵傾一時是時朝廷已納趙良嗣之計將會金以圖燕會謀云遼主有亡國之相黼薦畫學正陳堯臣使遼堯臣繪遼主像以歸言於帝曰虜主望之不似人君若以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幸速進兵兼弱攻昧此其時也并圖其山川險易以上帝大喜取燕雲之計遂決

廣義

分注載王黼薦畫學正陳堯臣使遼繪遼主像以歸言於帝曰虜主望之不似人君若以相法

言之亡在旦夕幸速進兵兼弱攻昧此其時也帝大喜取燕雲之計遂決嗚呼武王興王之業十有八九商紂亡國之勢十有七八武王師臨牧野尚曰同力與遼跡其立國之初各逐其鹿亦非有不共戴天之讐特以澶淵一事為之介耳今而一聽細人之言

遂定取燕之策果何德何義哉彼天祚荒淫不道固
有亡國之勢初不繫于相也昔煬帝自稱好脰頭終
殄於宇文化及之手臣觀宋史載徽宗縱逸樂好奢
侈必其儀容俊雅其相優於遼主也多矣然而後世
論亡國之君者莫不以徽宗為首稱
何耶德義不脩而料敵之失故也

占城入貢

占城在中國西南東至海西至雲南南至真臘一月程
西北至交州四十日所統大小聚落一百五大略如州
縣自上世未嘗通中國周顯德中始入貢其後朝貢不
絕然與交州相近互相侵擾焉至是封為王始與交趾
均加恩矣

二月以鄧洵武為少保○三月以馮熙載為中書侍郎范
致虛張邦昌為尚書左右丞

發明

徽宗之世政出權姦觀其所用之人所行之事
無一善之可取欲其不亂蓋亦難矣故綱目特

揭其執政之臣而歷書
之所以著宋肇亂之本

○遼遣使冊金阿骨打為東懷國皇帝阿骨打不受

遼遣耶律奴哥如金議和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歲
貢方物歸我中京上京興中府三路州縣以親王公主
駙馬大臣子孫為質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并宋夏高
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既而奴哥復至金使胡突哀與
俱如遼免取質子及上京興中府所屬州郡裁減歲幣
之數且曰必以兄事我而用漢儀方可為約言如不從
勿復遣使遼主從之凡七遣使如金議而禮金乃使烏
林荅贊謨如遼迎封冊至金金主以無兄事之語又
不稱大金而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義語涉輕侮乃復
使贊謨如遼責其冊冊體式如依前書所定然後可從
廣義遼人之道金虜朵願其鼎也久矣然其求封冊
迎封冊皆偽也遼人不察乎此反以東懷國皇

帝冊之金虜之意以為若是者則處我於一附庸也
然且謂之懷者懷遼之義也遼主既以皇帝之名自
若又以冊金則是非不知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也
特畏其強而不得以是冊之耳曰然則綱目於金

主何以名之邪曰君前臣名之義也

劉法及夏人戰于統安城敗走夏人追殺之

童貫使劉法取朔方法不欲行疆遣之乃引兵二萬出至統安城遇夏主弟察哥率步騎為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兵餓馬渴死者甚衆法乘夜遁比明走二十里至蓋朱峴守兵追之斬首而去貫隱其敗而以捷聞察哥見法首惻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於古骨龍仁多泉吾嘗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為一小卒梟首哉其失在恃勝輕出不可不戒遂乘勝圍震武在山峽中熙秦兩路不能餉自築三歲間知軍李明孟清皆為夏人所殺至是城將陷察哥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乃自引去

書法之間矣

廣義童貫敗軍而無敢言者畏貫之兇馘也嗚呼微宗倒持太阿而授之於貫其不斷指裂膚者幾希矣

夏四月朔日食○五月京師大水

京師茶肆傭晨興見大犬蹲塌傍近視之則龍也軍器作坊兵士取而食之逾五日大雨如注歷七日而止京城外水高十餘丈帝懼甚命戶部侍郎唐恪決水下流入五丈河起君即李綱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矣未嘗有此異夫變不虛生必有感召之災非易禦必有消復之望求直言采而用之以答天戒詔貶綱一官與縣之去

發明日者衆陽之宗水者陰沴之發蓋日為陽而水為陰今而日食大水則是陽淑消而陰慝長推原其義乃君道之虧而夷狄小人竊發之機也善乎李綱

曰變不虛生必有感召之災非易禦必有消復之當
時視為泛常畧無戒懼然則玩安忽危未有甚於微
宗者也天變曷從而弭哉後之
有天下之責者可不致謹於斯

廣義 飛龍在天豈有蹲榻之理然而俄致大水之
異者此強臣夷狄禍亂之徵也可不戒哉

六月夏人來詔童貫罷兵秋七月以貫為太傅

關右既困童貫諷夏人因遼進誓表納款遂詔六路罷
兵及夏遣使來賀天寧節授以誓詔夏使辭不取貫不
能屈但迫館伴疆之使持還及境棄之道中而去貫炎
得而上之貫始大沮尋加貫太傅封涇國公時人稱蔡
京為公相
貫為媪相

發明 直書曰來不予其朝也夏人之來初非心服特
因關右既困童貫諷之故耳及授詔書夏使不

取持還及境棄之道中而為外夷輕侮如此則宋之
不競從可知矣然太傅三公之職童貫何人而可當
之乎矧兵連禍結迄無成功不能加誅而反行賞謂
之何哉以至貴之爵授刑餘之人則是徽宗知有私

息而不知有名器也厥後女真入寇童貫逃回
則貫之才畧亦可想見矣比而觀之其義自見

廣義 刑餘奴隸之賤既處以師傳之尊復列以上公
之爵不知匡贊治化與天開國元勳將何以恭

之邪嗚呼徽宗昏庸若此且
其不死社稷而甘心辱虜焉

八月范致虛罷

時朝廷欲用師契丹致虛言邊隙一開必
有意外之患宰相謂其懷異會母喪去位

金製女真字

女真初無文字及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金主遂
命谷神依放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女
真字行之後復製女真小
字謂谷神所製為大字云

九月幸蔡京第

帝幸道德院觀金芝遂幸蔡京第時京子攸儵備及攸
子行皆為大學士儵尚帝女茂德帝姬家人廝養亦居

大官勝妾封夫人京每侍上恒以君臣相悅為言帝時
乘輕車小輦頻幸其第命坐傳觴略用家人禮京謝表
有云主婦上壽請酬而肯從稚
子牽衣挽留而不却蓋實事也

發明

按劉氏書法凡書君入諸臣之家皆譏詞也天
豈有謀焉則就之禮乎厥後遊幸無度往來市廛卒
無忌憚馴至大亂而後已故徽宗之放肆蔡京有
以啓之也蔡京之恣橫徽宗有以成之也然則有
天下者詎可不知所警哉直書幸第深醜之也

加蔡攸開府儀同三司

攸有寵于帝進見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
宴則攸黼着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中多道
市井淫媠譎浪語以獻笑取悅攸妻宋氏出入禁掖攸
子行領殿中監寵信傾其父攸嘗言於帝曰所謂人主
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帝
深納之因令苑囿皆做江浙為白屋不施五采多為村
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
風野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以為

不祥之兆

冬十月頒紹述熙豐政事書于天下○十一月以張邦昌

王安中為尚書左右丞

安中附童貫王黼為中丞因論
蔡京罪為帝所知遂居政府

十二月帝數微行竄秘書省正字曹輔于郴州

帝自政和以來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輕
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傳之四方而臣僚阿順莫
敢言曹輔上疏諫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輦出入廡
陌却坳極遊樂而後返臣不意陛下當宗社付託之重
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為勝
心離則為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萬一當
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亦
損威傷重矣又况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帝得疏
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余深口輔小官何敢論大事
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王黼陽顧張邦昌王安中

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用彼相輔怒令吏從輔受詞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于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柳州初輔將自言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乃閉戶草疏及貶怡然就道

發明

太祖微行而微宗又效之不惟行而宋太祖效之其無節也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其出則警其入則蹕戒不虞也今乃輕車小輦浪遊塵陌間遇不測其

及救乎秘書正字官之早者尚能力諫其非當時之群臣誠有愧矣而余深王黼之徒方且曲為辨說竄逐柳州小人之蒙蔽其君有如是哉苟卿曰忠信而不諛諫諄諄而不諂矯然剛折端立而無傾側之心曹輔近之矣然綱目上書帝數微行下書竄曹輔則其義為可見

廣義

曹輔忠君愛國而反蒙竄逐則微宗之縱欲拒諫其與楊廣陳叔寶一轍矣不亡得乎

召楊時為秘書郎

時南劍將樂人初舉進士第聞程顥兄弟講孔子孟絕學于河洛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于穎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顥卒又師事程頤於洛蓋年四十矣一日願偶暝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願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後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會蔡京客張覺言於京曰今天下多故事至此必敗宜亟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京問其人覺以時對京因薦之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乃召為秘書郎

發明

自立黨禁小人盈朝天下否矣蔡京因張覺之言遂薦楊時召為館閣是蓋天理民彝隨處發

見不終泯沒云爾使其舊革前習昂新事業悉訪賢才與之共政則天下容或未亂也惜乎徒能召時而不改故轍可勝憾哉綱目

廣義

龜山碩德重望英才正學雖夷裔之國尚尊慕之况中土邪夫何徽宗昧於求賢溺於私昵衆

子庚

二年春正月罷道學。林靈素有罪放歸田里。

靈素初與道士王允誠共為神怪之事後忌其相軋毒殺允誠遂專用事及都城水帝遣靈素厭勝坊步虛城上役夫爭舉擬將擊之走而免帝始厭之然橫恣愈不俊道遇皇太子弗歛避太子入訴于帝帝怒以靈素為太虛大夫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温州察之端本廉得其居處過制罪詔徙置楚州命下而靈素已死遺奏從猶以侍

賢在野群小滿朝今者一得龜山即當置諸左右如尹如說則太甲高宗之事業不難矣既名曰召止以為即惜哉且蔡京之於賢人君子非不知不好也特以利害欲之私蔽錮已深雖有賢聖在焉譬諸泰山時目雷電轟耳而亦不見不聞也今而直抵無可奈何之地始以龜山為薦此可見小人之於天理未嘗有所泯滅也吁使龜山為郎固無所損使其為相亦無所益而宋之宗社幸與不幸實在於賢人君子之用與不用何如耳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發明

靈素奸偽小人既號以通真達靈先生及寵錫無比蓋亦可愧之甚矣及其道遇太子亦弗歛避乃始貶之不亦晚乎夫小人不足道也其如國法何哉書曰有罪放歸田里所以著徽宗之失而非子其能罰有罪也然帝於方士始雖為其所罔及陷於罪則亦往往取而罰之如王仔昔林靈素之類皆在所不赦是又帝之明斷也嗚呼茲其所以不善哉惜乎也欵使推是心以治京黼則亦何往而不善哉惜乎獨明於他而

廣義

賢異端之害雖曰易以惑人實係乎時君世主之靈素也多矣徽宗似難以語人者也故分注載靈素益肆橫恣道遇皇太子弗避太子訴于帝帝怒以靈素斥還故里其意蓋可見矣嗚呼靈素肆侮于宋也甚矣雖使厥軀寸斬邪徒殛死猶不足以謝天下今其死也反以禮葬則不惟失討賊之義而適以遂賊之計矣惜哉

二月遣趙良嗣使金

續綱目卷之三

宋史卷之三

先是呼慶自金還具道金主言并持其書來請別遣使
時童貫密受旨圖燕因建議遣右文殿脩撰趙良嗣往
仍以市馬為名其實約
攻遼以取燕雲之地

三月遼復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不許

先是遼遣蕭習泥烈持冊稟如金金遣烏林荅贊謨持
冊副本報遼遼以金所定大聖二字與先世稱號同遣
習泥烈往議金主怒謂其臣曰遼人屢敗遣使求成惟
飾虛詞以為緩師之計當議進兵乃令咸州路統軍司
治軍旅脩器械將以四月進師令斜葛留兵一
千鎮守闕毋以餘兵來會于渾河和議遂絕

廣義

臣前所謂金之求冊者偽也今果以之而絕
和議焉金虜之猾如是而遼人其可當乎

夏五月金侵遼上京留守耶律撻不野以城降

金主自將攻遼以遼使蕭習泥烈宋使趙良嗣從遣降
者馬乙持詔諭城中使速降遼主方獵于胡土白山聞
金舉兵且命耶律白斯不等選精兵三千以濟師五月金
生進攻且謂習泥烈趙良嗣曰汝可觀吾用兵以卜去

就遂臨城督戰諸軍鼓譟而進自旦及已闕毋以麾下
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撻不野以城降良嗣等奉觴為壽
皆稱萬歲
金主乃還

發明

潛師入境曰侵凡降譏也以城降甚譏之說死
日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撻不野

為遼內族受命留守城非不堅兵非不多弗克死守
而乃迎降其罪甚矣故夫書曰以城降則見其上京
之兵足以拒敵而撻不野偷生苟免則非力屈而降
者比矣綱目書此以為後世人臣不忠之戒耳於不
野乎
何誅

六月詔蔡京致仕

京專政日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子攸權勢既與
父相軋浮薄者復間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為仇敵
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
起擣父手為眦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
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
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邪此兒欲以為吾疾而罷我

耳閱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仍朝朔望

發明

凡書致仕予知止也此予之坎日非也致仕者人臣知止之稱詔之致仕則非知止者矣分注

言京專政日久公論不與帝亦厭薄况父子各立門力遂為仇敵則是君臣父子之間慙德多矣語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三綱既絕彛倫亦廢雖祿之以天下不能一朝居也惡在其能經綸天下宰正百官者哉直書詔致仕則貪位慕祿眷眷不舍之意可見矣

廣義

過於蔡京父子也今焉蔡京之子既叛其父京獨不叛其君邪昔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故後世莫不賢景公者以其篤信聖言而為政事之根本也今蔡京得君如此之專行平

惡政如彼其久彼為親子尚不能處而致其叛逆如此其於君臣也何有哉徽宗不此之察而被其蠱惑是猶與豺狼同處而望其馴於我也其不為伊吞啗者幾希矣

復僧寺額

尋又復德士為僧

發明

徽宗惑於方士廢斥浮屠既而稍悟甫罪林靈素等即復僧寺額皆不顧理之是否惟務相反而已綱目合而書之識者可以觀矣

廣義

嗚呼異端之害莫過於僧與道也故有忿其穢汚而除之者一見於元魏再見於五代之周由

東漢以迄于今舍此而未聞有如魏如周者焉故程子曰昔之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不其諒哉綱目前書罷道學死靈素君子幸焉未幾而遂復僧寺額者譬諸一盜出而一盜入也然欲保其貨貨之不失者難矣哉宋室不競良可惜耳

秋八月金人來議攻遼及歲幣遣馬政報之

趙良嗣謂金主曰燕本漢地欲夾攻遼使金取中京大定府宋取燕京析津府金主許之遂議歲幣金主因以

手札付良嗣約金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宋兵自白溝夾攻不然不能從因遣勃董偕良嗣還以致其言帝使馬政報聘書云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帝遠承示書致罰契丹當如來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之數同于遼

發明

夷狄無厭之求至是見矣其初議攻遼必及歲幣則異時狼貪之欲詎可遏乎明哲之君熟思審處察其來意必善絕之以防猾夏之階可也惜乎徽宗利人土地駸駸無已不顧禮義屈已要盟豈不深可嘆哉是故謹始慮終謀國之善策作事謀始應變之良規徽宗之通金由其不能謹始所以未免慮終觀綱目之所書可

廣義

分注載徽宗致書于大金皇帝約共攻遼及許而反絆之以伐無罪之鄭春秋惡之况遼素通好於宋無罪可伐金為遼之屬國乃叛君者耳金可伐而遼不可伐也明矣今反助之而與攻遼何哉畏其強而俛首聽命焉耳正藝祖所謂吾平生不欺善怕惡

今其嗣孫乃怕惡欺善者也藝祖曷得不與而嗣孫曷得不亡乎及許歲幣與遼同者是乃踵弱國之末算其志不亦卑乎嗚呼漢以金繪奉匈奴賈傳薄之慮患深也他日金虜愈肆其強掃以歲幣為口實而索燕雲之租稅者此其驗也曰然則事已如此為徽宗計者奈何曰遼雖弱而不可攻金雖強而不能伐惟當致書絕皇帝之辭交鄰無歲幣之許內脩德政外輯邊疆禮賢士用良將俟其有過然後傳詔天下徐興問罪之師蔑不勝矣何金之可畏哉若曰金果脩德而如湯如武我誠有所不逮必如孟子所謂鑿池築城與民守之是也舍此而求他計未之難矣抑觀徽宗此卒其失有三助叛人而伐無罪之國不仁也夷狄而與之盟不義也許夷虜以歲幣不智也失此三者國本摧矣可不慮哉

以余深為少傅○冬十月朔日食○加內侍梁師成太尉

師成黠慧習文法初領睿思殿文字外庫主出外傳上旨政和中漸得幸因竄名進士藉中累仕至河東節度使遂加太尉時帝留意札文符瑞之事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帝命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

香放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庭莫能辨師成實不能文而
高自標榜自言蘇軾出于特天下禁編蘇文其尺蹟在
人間者皆駭去師成許于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軾之文
乃稍出以輸墨為已任四方僑秀名士必招致門下往
往遺點汚多置書畫卷軸于外舍邀賓客縱觀得其題
識合意者輒密加汲引執政侍從可階而外王黼以父
事之稱職為思府先生蔡京父子亦請附焉都人目為隱
相所領職局至數十百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布衣朱夢
重詔上書論宜寺權太

發明

凡書如不當如也太尉三公之職內侍刑餘小
人以此三公之職如刑餘小人之職以此三公之職

名器也嗚呼宋室宜者之禍相尋於無窮焉得而不
亂哉是時亂根尚在而伐者已踵其後故書如梁師
成太尉則是一童貫未去一童貫已生矣禍亂果何
時而弭乎吁其與唐以程元振為驃騎大將軍同意
廣義 觀分注載師成之事則知其黠慧無能出其右
蘇文以釣其善彼微宗特其掌
中之木偶耳其亦可笑也哉

睦州人方臘作亂

睦州清溪民方臘世居縣竭村託左道以惑衆初唐永
徽中睦州女子陳碩真反自稱文佳皇帝故其地相傳
有天子基臘因得憑藉以自信縣境梓桐幫源諸洞皆
落山谷幽險處民物繁夥有漆楮杉材之饒富商巨賈
多往來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
吳中困於朱勔花石之擾比屋致怨太孛生鄧肅進詩
諷諫帝不聽放肅歸田里勔益橫臘因民不忍陰聚貧
乏游手之徒以朱勔為名起作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
置官吏將帥以鬼神詭秘事相扇誅焚室廬掠金帛子誘
介胃惟以鬼神詭秘事相扇誅焚室廬掠金帛子誘
脇良民為兵人安于太平不識金革聞金鼓聲即斂手
聽命不旬日聚衆至數萬兩浙都監蔡遵顏坦擊之皆
敗死于坑

發明

嗚呼宋室自此亂矣方臘作亂自往年萌孽至
是始書于策臘雖破滅而宋江金虜猾夏之謀

接踵而起宋遂不支儻以徽欽昏淫相繼為亡宋之
主則方臘之亂實起於重和初年是時徽宗失德既

形禍已若此然則逆氣所鍾妖孽乘之尚復何說之
有哉下書陷睦歛杭州陷婺州陷衢州寇秀州如
入無人之境然則花石之害民其流之弊至是
甚矣識者可以察之之後之有天下者可不戒諸

廣義

分注載朱劭花石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忍
聚衆為亂嗚呼君而非民則誰與守邦民而非

君則何所奉戴是知君民一體可相有而不可相無
者也民可恃乎哉歷觀往古得窺神器者何莫不自
因民不忍中來耶是故后羿因民不忍而得距太康
于河此五子之所以悲也自時厥后成湯因夏民不
忍而桀有南巢之放武王因商民不忍而紂有牧野
之誅漢高因民不忍而羸氏以亡光武因民不忍而
新莽以滅民不忍於陳后主之侈而楊堅興於隋民
不忍於隋煬帝之驕而世民王於唐今徽宗之民不
忍於朱劭故方臘得以因之也但臘以下愚之見而
不能成乎伐之舉耳且諫君之道其來尚矣堯舜大
禹聖人也亦有都俞吁咈勸戒之辭迨至湯武從諫
如流而商周以興桀紂拒諫飾非夏商以亡漢魏以
下其興其亡無不然矣彼鄧肅以詩諷諫深得古人
之意所謂吟咏性情以諷其上也言者不可罪聞之

十一月余深罷

時福建以取花果擾民深
為言之帝不悅出知福州

以王黼為少保太宰

初蔡京致仕黼陽順人心悉及其所為四方翕然稱為
賢相及拜太宰遂乘高為邪多蓄子女玉帛自奉僭擬
禁省稍襲京迹

十二月方臘睦歛杭州詔以童貫為江淮荆浙宣撫使

童貫

發兵討之

臘攻陷青溪遂陷睦歙州東南將郭師中戰死遂北掠
桐廬富陽諸縣進逼杭州郡守趙寔棄城走州即陷殺
制置使陳建廉訪使趙約縱火六日死者不可勝計凡
得官吏必斷鬻支軀探其肺腸或戮以膏油叢鏑亂射
備盡楚毒以償怨心警奏至京師時方聚兵以圖北伐
王黼匿不以聞於是凶焰日熾附者益衆東南大震淮
南發運使陳遣上言臘衆疆東南兵弱乞調京畿兵及
呂澧捨牌手兼程以來使不至滋曼帝得䟽始太驚乃
罷北伐之議而以童貫為宣撫使譚稹為兩浙
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番漢兵十五萬討之

真臘入貢

真臘在占城南地方七千里政和中始通中國至是
遣即將來朝詔封其主金哀賓深為國王恩比占城

三年春正月鄧洵武卒

鄧氏自縮以來世濟其奸而洵武阿蔡
京尤甚京之敗亂天下禍源自洵武始

童貫承詔罷蘇杭應奉局花石綱

初帝以東南之事付童貫且曰如有急即以御筆行之
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衆言賊不亟乎坐此耳貫即
命其僚董耘作手詔罪已罷諸應奉造作局及御前花
石綱運并木石彩色等場務而帝亦黜朱勔父子弟姪
之在職者
吳民大悅

發明

盜不自發必有激之而發者妖不妄作必有感
之而作者是時應奉花石之事害民深矣使老

弱轉手溝壑壯者散于四方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
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為矣故方臘一呼遠近響應無
恒心焉耳童貫既知花石之害即作手詔罷之由是
吳民大悅賊亦甫平可見民心之與天命相合而不
相離不得乎此則失乎彼必然之理也徽宗茲因小
警益脩厥德省浮費斥小人求實政用賢才豈不為
有宋守文之主哉惜其盜賊甫滅而應奉復舉花石
復用日積月累民怨愈深所以淪於危亡而不悟也
綱目特書亦以嘉
其自新之念耳

方臘陷婺州又陷衢州

衢守彭汝方被執罵賊而死賊屠其城

二月罷方田○罷州縣學三舍法

省宗學辟雍諸路提舉學士官

方臘陷處州○淮南盜宋江掠京東諸郡知海州張叔夜

擊降之

宋江起為盜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知亳州侯蒙上書言江才必有過人者不若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帝命蒙知東平府未赴而卒又命張叔夜知海州江將至海州叔夜使間者覘所向江徑趨海濱劫鉅舟上餘載鹵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鬪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發明

方臘未除宋江後起蓋由積不善必有餘殃者此可少警矣綱目備書于冊所以著其亂亡之漸也噫

方臘寇秀州官軍敗之

臘將方七佛引衆六萬攻秀州統軍王子武乘城固守已而大軍至合擊賊斬首九千賊還據杭州

遼都統耶律余覲叛降金

遼主四子長趙王習泥烈次晉王敖廬幹次泰王定次許王寧晉王文妃蕭氏所生積有人望女真與兵境內郡縣所失幾半而遼主畋遊不恤忠臣多被踈斥文妃作歌諷諫遼主銜之樞密使蕭奉先元妃之兄而泰許王之舅也以國人屬意晉王恐泰王不得立因潛圖之文妃姊適耶律撻曷里妹適耶律余覲一日其姊若妹俱會軍前奉先諷人誣文妃與駙馬蕭昱及余覲撻曷里等謀立晉王而尊遼王為太上皇遼主遂誅蕭昱撻曷里等而賜文妃死余覲覲在軍中聞之大懼即率千餘騎叛降于金遼主遣蕭遐買等將兵追之及諸閭山縣

遐買等謀曰主上信蕭奉先奉先視吾輩茂如也余親
乃宗室豪俊常不肯為奉先下若擒余親他日吾黨皆
余親也不若縱之還即給曰追不及余親至金金主見
之因詔咸州都統司曰自余親來灼見遼國事宜已决
議親征其治
軍以俟師期

發明

人臣之事君義而已矣故於豐亨之時君有過
則犯顏諫諍蹇難之時君有急則伏節死義程

子曰成就一箇是此之謂也余親既為都統則非卑
未之可比既為宗室則非異姓之可倫當國家厄運
之秋正臣子憂勤之日雖構以讒邪弗克暴白亦當
奉詞討賊辨折是非必不得已死之可也夫何忘君
背國忍耻事讐其惡可勝言哉特書叛降所以
著其不赦之罪也綱目之脩誅亂討逆而已耳

廣義

仲虺之告成湯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
族乃離之日也何以言之文妃遼主之敵躰也遽信讒

而見殺晉王遼主之賢子也又有意而殺之余親遼
主之親戚也一旦棄之以資敵國遼主不惟荒淫而
又剛暴何足道哉曰然則綱目於耶律余親何以書
官而書其叛降哉曰具官者所以著其為遼之臣書
叛降者所以律其臣叛君也遼主雖曰不君而在余
親則有甚不可焉者耳噫遼主自伐
其國若此尚何以不伐而望金人哉

夏四月童貫合兵擊方臘破之執臘以歸

二月童貫譚稹前鋒至清河堰水陸並進臘復焚官舍
府庫民居乃宵遁還清溪射源洞諸將劉延慶王稟王
渙楊惟忠辛興宗王淵等相繼至盡復所陷城四月貫
等合兵擊臘于幫源洞臘衆尚二十萬與官軍力戰而
敗深據岩屋為三窟諸將莫知所入王淵裨將韓世忠
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即挺身仗戈直前擣其穴格殺
數十人擒臘以出辛興宗領兵截洞口掠為已功併取
臘妻子及偽相方肥等五十二人於峒石穴中殺賊七
萬餘人其黨皆潰臘之亂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戍平民
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洞逃出裸而縊于林中者相望
百餘里

五月以鄭居中領樞密院事○大蝗

續綱目卷之十一

宋徽宗宣和三年

十六

廣義

蝗蝻屬春秋書之記災異也人所致者曰災大
于時微宗閣弱京貫奸貪凡百所為皆殃民之事曰
然則天何為而先肆毒於民邪曰食者民之命民者
國之本故凡災由人致而異出于天人君自致其災
如此則是絕民之命而喪其本矣本既喪矣國豈能
存此理之決然者也
也果何係於天哉

○安置御史中丞陳過庭于黃州

過庭以睦寇竊發嘗上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
二人則寇自平又言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
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昭正典刑以謝天下三人
憾之至是陷以罪罷知蘄州未半道責黃州安置

發明

高祖曰堯之舍已從人舜之聞見一善上也唐
舜聖之隨高祖太宗賢之隨徽宗飾非拒諫京黼阿
諛苟隨以正人為讐際視忠言為芒刺過庭因進直
言無辜罹罪則君臣之間貪淫樂禍粉飾太平天
下之亂於茲決矣故綱目以無罪例書深惜之也

廣義

夫有所為而為者私也無所為而為者公也過
庭豈不知蔡京王黼朱勔權傾人主言出而禍
隨哉蓋以灼見三人將覆宋室特以其心有所不忍
而為徽宗痛言之耳豈有所為而為者耶夫何不此
之察反陷過庭于死地惜哉故綱目於過庭
之謫不惟銜之而又地之者明其無罪也

閏月復置應奉司

方臘既平王黼言於帝曰士大夫懷姦弗俊抑損應奉
妄為譏謗望特置應奉一司臣專總領庶杜姦謀從之
仍令梁師成總領於內遂復諸應奉局奪發運漕輓之
卒為用戶部不敢詰自是四方珍異之物充初二人之
家而入尚方
者纔什一

廣義

分注載方臘既平王黼言于帝曰士大夫懷奸
弗俊抑損應奉妄為譏謗望特置應奉一司臣
專總領庶杜奸謀從之遂復諸應奉局嗚呼方臘之
起因民不忍于應奉局故彼得以藉口而荼毒生靈
以舒平昔之憤怨宿恨也於士大夫何預焉今王黼
闖知徽宗溺於玩好故其言一入而應奉之局即復

矣使徽宗聽士大夫之言如聽王黼則災害不生而禍亂不作矣雖然王黼童貫皆巨奸也觀此則黼罪又浮於貫矣吁徽宗聞縱欲之言如魚得水訓志之言如水沃石不亡何待

秋七月廢新置州軍

夔峽廣南邊臣開納土之議建立軍州上蠹國用下殫民財至是言者以為病乃廢純滋祥亨棋濤承播思隆允乎十二州及熙寧遵義二軍或為縣或為堡寨

黑青見于禁中

元豐未嘗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未又見哲宗崩至大觀間漸晝見政和以來大作每出若裂屋摧倒之聲其形僅丈餘彷彿如龜黑氣象之大了了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又或變人形或為驢晝夜出無時多在掖庭及內殿習以為常人亦不怖又洛陽府畿內忽有物如人或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眉目始夜則掠小兒食之後雖白晝入人家為患所至喧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夜執槍自衛亦有託以作過者二年

息乃

發明

楨祥妖孽隨感而應善不善之積而已誠齋楊氏曰惟天愛君惟聖畏天天之於君厭之者則驕之以嘉祥愛之者則懼之以災害徽宗窮極奢淫棄滅禮法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土木大興兵戎妄作於天災異之來必矣官禁深嚴黑青倏見民間喧哄易於皇惑此蓋乖戾之氣醞釀而成也上書大蝗所以著民命之難全此書黑青所以著天心之告戒即當時之政事觀之始可知綱目書法之深意而人心

天道之本然矣

廣義

按春秋傳異天之變也災人之害也一歲中既天怒民怨之時也徽宗方且罪諫官縱已欲不畏天變不恤民隱雖欲不亡得乎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謂以亡者徽宗之謂也

八月加童貫太師封楚國公。方臘伏誅。

改睦州為嚴州。歙州為徽州。

廣義

漢世非軍功不侯故其末世子孫有封宦者為侯君子惡之徽宗之於童貫始有甚焉既加以師傳之尊復錫以上公之爵何哉揆厥所元皆童貫邀功之所致也且方臘度劉疆土戕害生靈誅之恨不早耳童貫於夏四月執方臘以歸即當致辟於獻俘之日今則濡滯遠巡直待如封然後正臘之罪謂非其邀功之奸計可乎况太師國公人臣之極位而偏於乘輿者也故成王以宋公封微子而諄諄焉以借偏為戒者正恐其觀覲之心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也設使貫心無厭又欲以等而上之者求封不知將何以界之耶其與稱父母目門生者無異矣厥後昏德之號誰其尸之

九月以王黼為少傅鄭居中為少師。詔宦者李彥括民

田于京東西路

初胥吏杜公才獻策于內侍太傅楊戩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轉究尋至無可證則度地所出增立賦租始于汝州浸淫于京東西淮西北括廢堤棄堰荒山退灘皆勒民主佃額一定後雖衝蕩回復不可減一邑率於常賦外增租錢至十餘萬緡水旱蠲稅此不得免擢公才為觀察使至是戩死以內侍李彥繼之彥狠愎密與王黼表裏置局汝州臨事愈劇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皆指為天荒雖執印券皆不省魯山闔縣盡括為公田訴者輒加威刑致死者千萬京西提舉官及京東州縣吏皆助彥為虐民不勝忿痛發物供奉大抵類朱劬責辦于民無休息期農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壘殫財靡芻力竭餓死或自縊轆轤間如龍麟薛荔一本輦致之費踰百萬喜賞怒刑禍福轉手因之得美官者甚衆前執政冠帶操笏迎謁彥馬首彥處之自如所至浴坐堂上監司郡守不敢抗札有言于帝梁師成適在旁抗声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士豈足為過言者懼不敢復言

發明

王者以四海為家以天下為度天之立君所以為民君之得民所以守國民富則君不至於獨

貧民貧則君不能以獨富是故省刑罰薄稅歛以足
民之食節財用省浮費以寬民之力蓋君之所畏者
天所寶者民微宗災異迭見而不悟是乃不畏乎天
也唐政雖作而不息是乃不宝乎民也民心既畔天
命亦離雖有天下烏可以一朝居哉矧民田衣食所
資今而括之則是與民爭利而貽害大矣安有堂堂
天朝較利民間尚能君臨萬國而父母斯民
乎直書于冊所以著其荒縱昏庸之失也
廣義 觀分注備載李彥括民田之事則知于時民窮
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故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正陸宣公所謂財者民之心也傷其心是傷其本傷
其本則枝幹凋瘁而根柢廢矣昔紂以民財而足
於鹿臺故不待牧野之師而根柢先拔於鹿臺德宗
以民財而足於瓊林故不待奉天之幸而根柢先拔
於瓊林徽宗括民田于京東西路然亦不待如金之
禍而根柢先拔于京東西路矣自古國之所以亡者
未有不先民窮財盡而後及之也有國者烏可自傷
其本而先拔其根柢歟

冬十月詔董貫復領陝西兩河宣撫使○十一月馮熙載

罷○以張邦昌為中書侍郎王安中李邦彥為尚書左右丞

邦彥本銀工子也俊爽美風姿為文敏而工然生長閭閻習猥鄙事應對便捷善謳諷詭譎能蹴鞠每綴街市俚語為詞曲人爭傳之自號李浪子以善事中人爭薦譽之累擢翰林承旨進右丞
廣義 前詔宦者李彥括民田于京東西路是理財之非也今用張邦昌王安中李邦彥是用人之失也為國之道莫要於理財用人二者而已二者胥失則宋事日非蓋可知矣

金侵遼中京

初耶律余覲奔金金粘沒喝言于金主曰遼主失德中外離心今乘其釁可襲取中京天時人事不可失也金主然之群臣言時方寒金主不聽竟用粘沒喝計以斜也都統內外諸軍蒲家奴粘沒喝幹本離不蒲盧虎

等副之耶律余覲為卿
導以趨遼中京大定府

廣義

耶律余覲遼之親戚也分注載金以耶律余覲
為卿導以趨遼中京大定府嗚呼遼主荒淫不

道豈特所謂親戚畔之者哉其即視君如寇讐者也
虜情狠愎固不足道其為後世有國者之鑑不亦痛
且切矣哉

寅壬

四年春正月以蔡攸為少保○金克遼中京遼耶律延禧
殺其子晉王敖廬幹走雲中

金克中京遂下澤州遼主時臘于鴛鴦池余覲引婁室
奄至遼主憂甚樞密使蕭奉先曰余覲乃王子班之苗
裔此來欲立甥晉王敖廬幹耳君為社稷計不惜一子
誅之可不戰而退會耶律撒八等復謀立敖廬幹事覺
遼主召樞密使蕭得里底等議曰反者必以此兒為名
若不除去何以獲安得里底唯唯遼主乃遣人縊之或
勸敖廬幹亡敖廬幹曰安忍為叢爾之軀而失臣子之
節遂就死遼主素服三日耶律撒八等皆伏誅敖廬幹

素有人望諸軍聞其死無不流涕由是人心解體余覲
引金兵逼遼主行宮遼主率衛士五千餘騎自鴛鴦池
走雲中遺傳國
聖于桑乾河

發明

克者力勝之詞殺者殺無罪之詞延禧當因祚
傾危之時遊宴無度不恤國政固有可亡之理

然而祖宗土地不能死守惟務逃奔謂之何哉晉王
延禧之子人望所鍾頃因讒忌即縊殺之意其志亦
陋矣意何不曰晉王既有人望苟立為君庶幾能保
宗社少延契丹之祀顧非幸歟亟殺嫡冢此何禮耶
故特斥名而書殺所以
著其殘悖不明之罪也

廣義

觀分注備載遼人為金所敗之詳則知遼主之
竄身失國惟在偏聽蕭奉先一人耳蓋前既聽

奉先之譖而殺一賢妃後又聽奉先之譖而殺一賢
子國人安得不解體而敵國安得不乘釁哉傳曰辟
則為天下僂者
其遼主之謂也

二月管勾太平觀陳瓘卒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十

或問游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酢曰四海人才不能周知以所識知陳了翁其人也劉安世嘗因穰病使人勉以醫藥自輔曰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至是卒於楚州

發明 穰忠亮有守遭時擯棄客死楚州誠可惜也綱目因其卒而特具今職者則其不滿當時之意可見矣

二月金襲遼軍延禧走夾山

金粘沒喝敗遼奚王于北安州投其城遣谷神略近地獲遼護衛習泥烈知遼上下離心使人報斜也曰遼主窮迫若失機會事難圖矣斜也意未決幹本勸從之斜也乃出青嶺粘沒喝出瓢嶺期會于羊城溧遼主在雲中以金兵為憂蕭奉先猶言女真雖能攻我上京終不能遠離巢穴及聞金師將出嶺西遼主遂趨白水溧粘沒喝以精兵六千襲之將近行營遼主計不知所出遂乘輕騎入夾山始悟奉先之不忠怒曰汝父子誤我至此誅汝何益恐軍心忿怒爾曹避敵苟安禍必及我其勿從行素先下馬哭拜而去行未數里左右執其父子縛送金兵金人斬其長子昂以奉先及其次子昱械送金主道遇遼軍奪以歸並賜死蕭得里底自知不免亦死絕食

廣義

分注載遼主於事勢窮蹙之際猶不忍誅奉先而遣之去已既去被左右縛送金兵械送

金主道遇遼軍奪以歸因遼主不得已而賜之死者何哉蓋遼主之亡也亡於蕭奉先之一人耳其罪大惡極人人得而誅之今既悟其不忠而猶隱忍不底其罪者失討賊也欲其國之不亡得乎

遼燕京留守李處溫等以耶律淳稱帝遙廢其主延禧為

湘陰王

遼主之走雲中留南府宰相張琳參知政事李處溫與淳守燕京處溫聞遼主入夾山命令不通即與族弟處能及子奭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幹謀立淳處溫邀張琳白其事琳曰攝政則可即真則不可處溫曰今日之事天意人心已定豈可易也琳不敢執遂與諸大臣耶律大石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集蕃漢百官諸

軍詣淳府引唐靈武故事勸進淳不許將出李奭持赭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淳驚駭再三辭不獲從之群臣上尊號曰天錫皇帝建元天福以妻蕭氏為德妃妃普賢女也加處溫守太尉張琳守太師餘與謀者授官有差改怨軍為常勝軍軍旅之事悉委大石遙降遼主為湘陰王遂據有燕雲中及上京遼西之地遼主所有沙漠已北西南西北路兩都招討府諸蕃族而已淳遣使來報免歲幣結好亦遣使奉表于金乞為附庸金人不報取律大石者太祖八世孫通遼漢字善騎射登進上第累擢翰林學士承旨遼謂翰林為林牙故稱大石牙林

發明

按劉氏書法曰以稱帝何不宜稱者也不宜稱者以帝矣廷禧未嘗自立者也見以於人則不足矣帝矣廷禧未嘗書主此書廢其主何正名分也處溫等奉命留守耶律淳承旨監軍正且號召豪傑北向爭衡恢復故地奉迎乘輿必不得已死守燕京可也夫何貪圖榮利共行悖逆皆綱目之所深絕者故書稱帝以著其潛竊之罪書廢其主以著其叛亂之罪觀綱目之所書則其君臣之分明逆順之勢定而亂臣賊子始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矣凡若此類微君子莫能備之

廣義

曰夷狄之國譬則禽獸豈可以倫理責之邪曰是不然也虎狼猶父子也蜂蟻猶君臣也鵲鴿焉以兄弟能獨立者也孰謂天獨外夷狄而不付之倫理哉故能獨拒父孔子惡之夷齊讓國孔子賢之今也淳雖遼主之叔以分言遼主君也淳則臣也平日不能如周公之訓成王今因家國顛覆遽爾稱帝建元降封其若證以李唐靈武故事吾誰欺欺天乎且昔者明皇幸蜀肅宗即位靈武遣尊明皇為太上皇帝後世大儒猶曰肅宗即位靈武分明是篡况降封乎曰為淳計者奈何曰量力而動力能迎主歸國則迎不能則如張琳之計而為君死社稷則庶乎其可也

金克遼西京

金人攻西京大同府遼取守忠救之粘沒喝謀良虎幹本等繼至粘沒喝率麾下自其中衝擊使餘兵去馬從

旁射之守忠大敗其眾職焉
西京西路州縣部族皆降金

詔童貫蔡攸等勒兵巡邊以應金

朝廷既與金約夾攻遼以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熙河
鈴轄趙隆嘗極言其不可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隆
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啓
萬死不足謝責貫不悅鄭居中亦力陳不可謂京曰公
為大臣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筭京曰上
厭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
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為之由是議寢及
全數敗遼兵童貫乃復乞率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
動待其自斃可也時睦寇初平帝亦悔於用兵王黼獨
言曰中國與遼雖為兄弟之邦然百餘年間彼之所以
開邊慢我者多矣且燕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而不取
燕雲女真即疆中原故地將不復為我有帝遂決意治
兵黼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樞密括天下丁
夫計口出筭得錢六千二百萬緡以充用黼又遺童貫
書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會開印律淳自立乃以蔡
攸副貫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凡招諭幽燕攸童

駭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入辭之日二美嬪侍帝
側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

發明

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器夫兵猶火也不戢將
自焚徽宗志在混一海宇用兵不已蓋自政和
五年伐西夏討諸夷之後凡八年間兵禍四起征調
日繁凡見於綱目所書者皆可覈也一旦虜寇竊發
大駕蒙塵幾亡社稷是果誰之咎哉此書勒兵巡邊
以應金下書進兵擊遼敗績其為殷鑒豈不甚明人
主觀此其亦知所自治而
不以窮兵黷武為意乎

廣義

中國與夷狄盟不能保其不渝正猶擾猛獸而
不能必其不反噬也故唐肅宗約戎狄以來援
而戎狄背其約德宗信戎狄以與盟而戎狄劫其盟
蓋盟者出于事不獲已列國有盟春秋惡之况與戎
狄盟乎此聖人所以書隱公及戎盟于唐而必曰之
者甚其非義也今徽宗與金約夾攻遼其與虞公假
道之愚何異哉後之帝中國者慎
勿以首足倒懸而冠履反置可也

夏四月金取遼東勝諸州獲阿疎以歸

阿疎至金金
主杖而釋之

五月童貫進兵擊遼敗績退保雄州詔班師賤都統制种

師道為右衛將軍致仕

貫至高陽閑用知雄州和誥計降黃榜及旗述平民伐
罪之意且云若其豪傑能以燕京來獻者即除節度使
逐命都統制种師道護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幸
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
乎貫不聽分兵為兩道師道總東路兵趨白溝辛興宗
總西路兵趨范村耶律淳聞之遣耶律大石蕭幹禦之
師道次白溝遼人諫而前師道前軍統制楊可世敗績
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槌自防賴以不大敗退
師雄州遼人追擊至于城下辛興宗亦敗于范村帝聞
兵敗而懼詔班師遼使來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
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隣
其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救災卹鄰古今通義惟大
國圖之貫不能對种師道復請許之和貫不納而
密劾師道助賊王黼怒責授師道右衛將軍致仕

發明

遠人未有可伐之罪故書擊而不書伐徽宗以
官人為制將雖舉朝力爭皆不之聽至是果辱

王師故書童貫擊遼敗績以罪之上書童貫敗績下
書敗种師道為右衛將軍致仕則是連坐之人明矣
夫童貫身為制將總率大兵失律誤國謂宜亟誅以
正王法而乃甫免刑誅即効師道則是徽宗知有童
貫而不知有國法也

廣義

大抵行師貴乎名實相副而忌乎有名無實也
名實相副者勝有名無實者敗此理之必然者也

也何則商湯周武仁義之師名實相副者也宋襄成
安仁義之師有名無實者也此商湯周武之所以勝
而宋襄成安之所以敗歟今童貫用和誥之計以聲
平伐之舉且云若其有豪傑能以燕京來獻者即除
度使觀此則知宋之出師惟在欲得燕京耳惡在其
為弔伐哉此所謂有其名而無其實者是也安能服
豪傑之心問敵國之罪以求必勝乎昔者齊桓伐楚
責其不貢包茅是也然曰昭王南征不返則非矣此
所以來楚之傲辭而終不能成厥功也善乎老种有
盜入鄰家之譬何其當哉况乎遼使之言雖出于一

國事李處溫伏誅

六月以王黼為少師○遼耶律淳死其妻蕭氏稱太后主

時之倉卒要亦公平正大之說此誠決沛宋將亡之
確論也豈有堂堂中國而為此不仁不義之舉而反
欲取勝於人耶或曰師道之喻可謂善矣而其處已
何如曰未善也曰曷為未善曰師道既以朝廷此舉
為非則當角巾私第口不言兵可也何甘心於刑餘
奴隸之節制乎有前所喻而不能退避是不能見幾
明決也其受貫之節制而不能破敵是其戰陳無勇
也曰然則綱目於其賤何以書致仕乎曰正以見宋
之此舉為得而非專在童貫而不由乎師道也曰使宋
此舉為得而師道不能死敵何如曰律之而已

淳寢疾聞遼主傳檄天德雲內朔武應蔚等州合諸蕃
精騎五萬約以八月入燕并遣人問勞索衣裘茗藥淳
甚驚命北南面大臣議而李處溫蕭幹等有迎秦王拒
相陰王之說惟南面行營都部署耶律寧口天祚果能
以諸蕃兵大舉奪燕則是天數未盡豈能拒之否則秦
湘父子也安有迎子而拒其父者處溫等以寧弱亂軍

心欲殺之淳曰彼忠臣也焉可殺天祚果來吾有死爾
復何面目相見邪已而淳疾自知不起密授處溫蕃漢
馬步軍都元帥意將屬以後事及蕭幹等召宰執入議
處溫稱疾不至陰聚勇士為備給云奉密旨防他變淳
死蕭幹等乃立淳妻蕭氏為皇太后主軍國事奉遺命
遙立秦王定為帝蕭后遂稱制改元德興謚淳為孝章
皇帝廟號宣宗葬于燕西之香山蕭后聽政幹以右命
召處溫至以時方多難未即加誅但遣毀元帥劄子處
溫父子懼禍南通童貫欲挾蕭后納土北通于金欲為
內應事覺后執處溫問之處溫自陳有定策功后曰誤
秦晉國王者皆汝父子何功之有并數其前罪惡數十
處溫無以對乃賜死裔其子奭而誅之籍其家得錢七
萬緡金玉寶器稱是皆為宰相數月間所取也

發明 死者賤而絕之之辭淳前既已稱帝至是卒而

稱太后以見不宜稱也處溫助淳悖逆誤國殄民乃
亂臣賊子之魁禁耳分注以賜死為文綱目變文特
書伏誅非所以扶三綱立人極而教詔後世也嚴矣
有非也其所所以扶三綱立人極而教詔後世也嚴矣

廣義

鳴呼淳不能迎主歸國而反乘時射利是穿窬之不善也今而得戴其元以歸地下幸矣及乎李處溫以禽獸之行遙立其君之子為帝厥罪何可勝誅惟耶律寧不忍乎此故曰自古安有迎子而拒父者噫孰謂人生夷狄而遂夷狄其心哉此寧之所以異於國人也多矣然則分註載李處溫不過日賜死而其網則大書曰伏誅何邪正名定罪也

夏人救遼金襲敗之于宜水

夏主使李良輔將兵三萬救遼金將幹魯婁室敗之于宜水追至野谷澗水暴至夏人漂沒者不可勝計

發明

閔元年齊人救邢春秋義之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宋救李壇之圍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契丹救北漢夏救遼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吐蕃喃廝囉大敗趙元昊于河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康王入衛次于東平是也救而不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曲端次于襄樂不進是也兵者綱目所甚重衛靈公問陳孔子對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獨至於救兵而

廣義

書法若此君子之情見矣其稱人進之也輕行而掩之曰襲詭道而勝之曰敗皆所以貶金而予夏耳哉曰彼但知救災卹鄰之義其間強弱非所論也嗚呼觀夫夏人此舉則知其正大光明非若宋之助叛以伐無罪之國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信哉

秋七月詔童貫蔡攸再舉伐遼以劉延慶為都統制

王黼開耶律淳死復命童貫蔡攸治兵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劉延慶為都統制

初收經制錢

先是命陳遵經制江淮七路治于杭州以供餽餉遵以財用不給創議比較酒務及度公家出納錢糧量取其贏號經制錢遂為東南七路之害

發明

嗚呼宋之虐民益甚矣東南為應奉花石之擾民不聊生今而又收經制則是民間之利悉歸

於上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而大為東南七路之害矣特書曰初蓋譏之也

八月金阿骨打襲遼征禧于石輦鐸延禧敗走

遼主既失西京又沙漠以南遂奔于訛荻烈金斜也使
降離不言于金主曰今雲中新定諸路遼兵尚數萬新
主在大漁濼乃自將精兵萬人襲之蒲家奴幹離不率
兵四千為前鋒晝夜兼行追及遼主于石輦鐸軍士至
者才千人遼兵二萬五千方治營壘蒲家奴與諸將議
耶律余覲曰我軍未集人馬疲劇未可戰也幹離不曰
今追及遼主而不亟戰日久而無及矣遂戰短兵
接遼兵圍之數重副統軍蕭特烈諭軍士以君臣之義
士皆殊死戰遼主謂幹離不兵少必敗遂與妃嬪登高
阜觀戰余覲指遼主麾蓋以示諸將幹離不遂以騎
兵馳赴之遼主望見大驚即遁去遼兵遂潰幹離不等
還金主曰遼主去不遠盍亟追之幹離不執
至烏里質鐸遼主棄輜重而遁蕭特烈被執

九月除朝散郎宋昭名

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異時金必敗盟為中
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敗盟者
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
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
塗地乎王黼太惡之
除昭名編管海州

發明

家語曰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諛
以譽富貴而國家利害罔肯究心宋昭官非臺諫職
非言責不忍素餐之耻力陳經國之圖見忤奸黨即
除其名果何說哉其後金人敗盟一如昭料若合符
節然見君子之先見出於尋常萬萬矣故書除宋昭
名所以著其無罪也

廣義

觀夫宋昭上書之言不惟中心激烈而且有先
見之明此即梓澤之料吐蕃也何其驗哉綱目
大書其實者予之深也

金遣使來命趙良嗣報之

綱目卷之四

金人聞童貫奉兵恐朝廷往取無而歲幣不可得乃遣使來議師期帝遣趙良嗣報之且言不負初約

遼將郭藥師以涿易二州來降

遼常勝軍帥郭藥師為涿州留守以蕭右立蕭幹專政國人多貳謂所部曰天祚失國女政不綱求天子重兵壓境此男兒取金印時也遂擁所部八千人奉二州來降童貫受之以聞詔授恩州觀察使以兵練劉延慶

發明

夷狄之臣名姓不登於史而微也藥師遼將曷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降是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兩譏之也胡氏曰為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必危矣為己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綱目於叔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滿人為後戒也州而言以者言所歸之易也如春秋書首年婁來奔同意

冬十月劉延慶及郭藥師進兵攻遼藥師襲燕敗績延慶

兵潰

童貫遣劉延慶郭藥師將兵十萬出雄州以郭藥師為鄉導渡白溝延慶軍無紀律藥師諫曰今大軍跋隊行而不設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決潰矣不聽至良鄉遼蕭幹率眾來拒延慶與戰而敗遂閉壘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之城可得也因請延慶子光世簡師為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揚可世與藥師帥兵六千夜半渡盧溝倍道而進質明常勝軍帥既五

臣領五千騎奪迎春門以入藥師等繼至遣人諭蕭右使趣降蕭右密報蕭幹幹舉精甲三千還燕巷戰光世逾約不至藥師失援而敗與可世棄馬鎚城而出死傷過半世宣死焉延慶營于盧溝南幹分兵斷餉道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敵其目留帳中夜半偽相語曰吾師三倍漢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

左右翼為應舉火為期殲之無遺既言乃陰逸一人歸報延慶聞而信之明旦見火起以為敵至即燒營遁士卒蹂踐死者百餘里幹因縱兵追至涿水而去自熙豐

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知宋之無能為作賦及歌詩以誚之藥師

還猶進安遠軍承宣使

童貫遣劉延慶郭藥師將兵十萬出雄州以郭藥師為鄉導渡白溝延慶軍無紀律藥師諫曰今大軍跋隊行而不設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決潰矣不聽至良鄉遼蕭幹率眾來拒延慶與戰而敗遂閉壘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之城可得也因請延慶子光世簡師為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揚可世與藥師帥兵六千夜半渡盧溝倍道而進質明常勝軍帥既五

臣領五千騎奪迎春門以入藥師等繼至遣人諭蕭右使趣降蕭右密報蕭幹幹舉精甲三千還燕巷戰光世逾約不至藥師失援而敗與可世棄馬鎚城而出死傷過半世宣死焉延慶營于盧溝南幹分兵斷餉道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敵其目留帳中夜半偽相語曰吾師三倍漢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

左右翼為應舉火為期殲之無遺既言乃陰逸一人歸報延慶聞而信之明旦見火起以為敵至即燒營遁士卒蹂踐死者百餘里幹因縱兵追至涿水而去自熙豐

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知宋之無能為作賦及歌詩以誚之藥師還猶進安遠軍承宣使

廣義

是役也童貫以奸貪聞豎藥師以叛君降虜而
延慶又非智勇之將正孟子所謂以若所為求
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是也惟是之故故
蕭幹帳中之謀一出宋師遽爾狼狽積年所蓄軍實
一旦盡為遼有宜有以宋燕人之謂也由是觀之則
知君能知人然後可以擇將將得其人然後可以克
敵徽宗何
足以知之

以蔡攸為少傅判燕山府○十一月金人來議燕地十二

月遣趙良嗣復如金求營平灤三州

初朝廷與金約但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平營灤
三州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黼梅欲併得
之金主不肯及趙良嗣往金主使蒲家奴青良嗣以出
兵失期且云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薊景檀順涿易
六州良嗣言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
在抗辨數四金人不從良嗣乃與其吏李靖偕來止許
山前六州帝復遣良嗣
送之且求營平灤三州

發明

遺使須索之謂求昔者周天王求聘來金求車
春秋譏之况求地於夷狄乎綱目於求營平灤
三州特書曰求垂後戒也王者有求下觀而化孟子
曰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
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苟為後義而先
利不奪不厭胡氏曰古之人君必內脩厥德辨上下
定民志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故府庫充實倉廩
盈餘四夷觀德萬國來王而天下治矣及侈心一動
浸不可遏必至於三綱淪沒五典弛隳迨其亡國滅
身而後止也觀綱目所書則見宋室喪亂之由而知
與衰撥亂
之說矣

廣義

抑觀燕乃石晉故地賂契丹者與夫營平灤三
州皆非宋祖宗立國之初所得之地也徽宗何
不自揣而屑屑請求于金邪然謂之請則必屈已下
人而俛首聽其俵撥耳孰謂剛明之君有是哉魯子
曰吾聞與人者常驕人受人者常畏人蓋以此耳書
稱成湯由七十里而至于有萬邦其所有之萬邦未
聞其有一之請求于人也惟知當時室家相慶而已
稱文王曰惟我有周誕受多方其所有之多方亦未

聞其有一之請求于人也惟知當時西土怙冒而已
故成涉自諸侯而陞為天子文王由西伯而道行中
國若火之始然而自有不可遏者矣後世不量力而
度德動輒請地求地於人其最甚者惟智伯耳智伯
之下又有微宗焉使智伯脩德自強而無狼臯之貪
求則豈特頭添于襄子而襄子且將見後矣今微宗
脩德自強而無燕雲之固請亦豈直身歿于金虜而
金虜必將受命矣昔唐太宗所謂割腹藏珠椰子厚
所謂負版者智伯微宗似焉

加郭藥師武泰節度使○金克遼燕京耶律淳妻蕭氏奔

天德

童貫內舉伐燕不克成功懼得罪乃密遣王環如金以
求如約夾攻金主遂分三道進兵遼德妃蕭氏五上表
于金求立秦王定金主不許遼人遂以勁兵守居庸關
金兵至關陘石自崩戍卒多壓死遼人不戰而潰金兵
度關而南遼統軍都監高六等送款于金金主至燕一
遂自南門入使銀木可妻室陳于城上金主次于城下

遼宰相左企弓參政孫仲文康公弼樞密使曹義勇張
彥忠劉彥宗等奉表降請金營請罪金主並釋之命

舊職而遣左企弓等撫定燕京諸州縣蕭德妃與蕭幹
自古北口趨天德於是遼五京皆為金有金主遣騎兵

送趙良嗣還且獻遼俘

廣義

嗚呼貪功利者莫如童貫而無能為者亦莫如
童貫分注云童貫再奉伐遼不克成功懼得罪
乃密遣王環如金以求如約夾攻及至克遼未聞其
有分毫之力况乎金師至遼如入無人之境其陷燕
京也若探物于嬰兒之握何其易哉此所以來輕宋
之心而垂涎于汴鼎也日遼主何以書名而於其右
何以書妻日遼主篡逆人也故主猶存所以斥其名
而妻其右也故日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臣亦日綱
目脩而亂臣賊子懼

萬歲山成更名曰良嶽

山周十餘里其最高一峯九十步上有亭曰介分東南
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萼綠華堂書館八仙館紫石

巖樓真嶺覽秀軒龍吟堂山之南則壽山兩峰並峙有
鴈池雍雍亭山之西有藥寮西莊巢雲亭白龍洲濯龍
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岩又西有萬松嶺半嶺有樓
曰倚翠上下設幽閑閣下有平地鑿大沼沼中作兩洲
東為蘆渚浮陽亭西為梅渚雪浪亭西流為鳳池東出
為鴈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有巢鳳閣三秀
堂東池後有揮雪所復由燈道上至介亭亭左復有極
目亭蕭森亭右復有麗雲亭半山北俯景龍江引江之
上流注山間西行為漱瓊軒又行石間為煉丹觀園
山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及清澗閣北岸有勝筠庵
躡雲亭蕭間館飛岑亭支流別為山莊為回溪又於南
山之外為小山橫亘二里曰芙蓉城窮極巧妙而景龍
江外則諸館舍尤精其北又因瑤華宮火取其地作大
池名曰曲江池中有堂曰蓬臺東盡封丘門而止其西
則自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
南者過閭闔門為樓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
屬之龍德宮既成帝自為良嶽記以為山在國之良位
故也初朱勣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
夫鑿城斷橋毀堰折輝數月乃至至會得燕地因號昭功
敷慶神運石立于萬歲山又作絳霄樓勢極高峻盡工

藝之巧其後群閣興築不已於是山林岩壑日益高深
亭臺樓觀不可稱紀又以金芝產于萬壽峰更名壽嶽
云

發明

特書曰成譏久費也政和七年冬書作萬歲山
至是年冬而始竣事則跨歷六年極土木之盛
殫億萬之財天怒於上而不悟民怨於下而不知欲
盖弥張泰然自侈是時強狄在外漸為國患宋之君
臣魯未見其思患預防之心而徒今日歛民贊明日
勞民力自古荒淫之君愚之甚者未有如徽宗之甚
者也噫民心既離天命亦叛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
樂哉綱目書此文無貶詞乃所以深貶之也其垂世
立法之意嚴矣

廣義

前輩嘗謂秦皇以奢侈暴斂而亡漢武奢侈暴
斂不異於秦而其國不亡者用人納諫悔過等
事之善與夫後人不失其道而無子嬰之愚故也又
况盜賊滿山終無豪傑下至叔寶揚廣無足為道今
也徽宗良嶽之奢溢于阿房之侈花石之擾浮于頭
會箕歛籍元祐黨人毀蘇黃文集甚於焚書坑儒凡

百所為甲於秦皇而其胸襟齷齪又非秦皇比也其
視漢武不啻天冠地履何敢望焉况乎金虜一豪莫
之與競實非漢武時盜賊而徽宗用兵行師乃付之
昏愚闡寺之貫警則久病疴羸之人而加以酒色並
行雖俞扁為能起
哉其可悲也已

戶部獻今年民數

時天下分為二十六路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
監六十三縣一千二百三十四戶二千八百八萬二千
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
戶口視西漢盛時蓋有加焉隋唐疆里雖廣而戶口皆
不及

發明

元豐六年戶部奏戶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
七百一十三至是所奏之數戶二千八百八十八萬
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
八十四較之元豐實多三分之一夫有盛必有衰固
天地盈虛之數徽宗恃其戶口之富窮奢極欲自謂
長享太平不料禍出目前生民塗炭才四年間其天

下大亂向來富庶之盛果何恃乎方其溺愛之時特
一蔡京童貫所信僅若毫芒然而驕奢淫泆之事皆
由之而出其極遂致喪壞生靈若是其衆可謂其源
甚微而其流甚廣者矣人主觀此要當兢兢畏持守毋使
乍盛而忽衰暫安而遽危則亦庶乎其可也
於戲保治之難如此可不畏諸可不戒諸

廣義

雖分注云戶口視西漢盛時蓋有加焉隋唐疆理
雖賢明之君尚或難於撫馭况中才與庸闇者乎昔

唐太宗與群臣論創業守成乃曰創業固難守成亦
不易蓋以知夫君心之侈不生于創業者多事之日每
生於天下富豐之時逸樂者危亡之本憂患者治平
之基徽宗當天下之富豐則當兢兢業業自持常恐仰
愧于天府焉作于人之富豐則當兢兢業業自持常恐
之尊何以保之四夷未王何以來之全虜桀黠何以
待之若游大川懼不克濟親君子志小人旁求俊彥
以釐天事若然則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宗社不足堪
厥位不足保四夷來王而金虜聽命也必矣大易蒙
之六五曰童蒙吉是也惟其不然故不至於危亡不
止也大書戶部獻今年民數則知徽宗之志益驕矣

五年金太宗完顏吳春正月遼知北院樞密事奚回离保

自稱奚帝

金兵入燕奚回离保即箭射山自立為奚國皇帝改元天復設奚漢渤海三樞密院改東西節度使為二任分耶律馬哥討之

發明

自稱者不宜稱也人臣當國步艱難之時不能夫書遼知北院樞密事奚回离保所以正君臣之分也書自稱奚帝所以嚴上下之防也

金遣使來趙良嗣復如金

良嗣至燕與金主議燕京西京之地金生日若宋必欲平燕寺州則并燕京不與因以答書先示良嗣良嗣讀至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輸本朝良嗣因曰租稅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其租稅者粘沒喝曰燕京自我得之則常歸我大國熟計若不早見與請速追逐易之師無留我疆於是遣李靖寺與良嗣偕來靖既

入對遂見王黼黼謂靖曰租稅非約也上意以交好之故欲以銀絹充之靖復請去年歲幣帝亦特許之仍命靖偕使

以王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同知府事

朝廷以金人將歸燕謀帥臣守之左丞王安中請行王黼贊於帝遂授安中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郭藥師為檢校少保同知府事詔藥師入朝禮遇甚厚賜以甲第姬妾命貴戚大臣更互設宴又召對於後苑延春殿藥師拜庭下泣言臣在虜中聞趙皇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龍顏帝深褒稱之委以守燕對曰願效死又令取天祚以絕燕人之望藥師變色言曰天祚故主也國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畢命他所不敢辭若使反故主非所以事陛下使付他人因涕泣如雨帝以為忠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賜藥師出諭其下曰此非吾功汝輩力也即剪盆分給之加檢校少傅歸鎮燕山府路轉運使呂頤浩言開邊極遠其勢難守雖窮力竭財無以善後又奏燕山河北危急五事帝怒命貶官而職任如故

金以遼平州為南京命張鼓留守

遼平州人張鼓為遼興軍節度副使遼主之走山西也
平州軍亂殺其節度使蕭諦里鼓撫安亂者州民推鼓
領州事耶律淳死鼓知遼必亡乃籍壯丁五萬人馬千
匹練兵為備蕭德妃遣時立愛知平州鼓拒弗納金人
入燕京訪鼓情狀于康公弼公弼曰鼓狂妄寡謀彼何
能為當示以不疑金人招時立愛赴軍前加鼓臨海軍
節度仍知平州既而粘沒喝又欲先下平州擒張鼓公
弼曰若加兵是趣之叛也公弼請自往覘之遂見鼓鼓
日契丹八路七路已降今獨平州存敢有異志所以未
解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使還公弼還言于粘沒喝
日彼無足慮也乃升平州為南京加
鼓試中書門下平章事判留守事

廣義

嗚呼遼之亡也若土崩瓦解無一人忠義相
與維持固守可哀也已當是時也七路已降獨
平州一路未降為張鼓者尚可傳檄四方招集勤王
若顛木之有鬻葉可也今乃反日所以未解甲者防
蕭幹耳觀此一言則知遼之諸臣共以遼國持贈金
人也厥罪可勝誅耶故綱目大書曰金以遼國持贈金

南京命張鼓留守以見張鼓者遼之守臣也金人不
發一鏃不遺一矢命遼守臣守遼之土而已噫非金
之滅遼遼乃自滅之耳
學者味之其義見矣

二月以李邦彥趙野為尚書左右丞○遼延禧追廢淳為

庶人殺淳妻蕭氏

遼主聞南京破出奔四部族蕭德妃來見遼主怒殺
之追降淳為庶人降其屬籍而赦其黨蕭幹奔奚

廣義

或曰秦晉國王淳遼主之叔也蓋嘗稱帝而右
迺其妻矣綱目何以不帝不后而名之氏之邪
曰不然周公之與成王以親言則周公叔父也成王
猶子也以分言則自有君臣尊卑之禮截然而不可
紊者也故書稱周公作誥而傳之者則曰周公傳王
命以告多士所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是也烏有一
君在而自立為君者哉其篡逆之惡莫過於此綱目
嚴毅剛正而直書于冊者誅首惡之法律也可畏哉

三月遣使如金

賈綱目卷之十

趙良嗣至燕謂金主曰日本朝狗大國多矣豈平濠一事
不能相從邪金主曰平濠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
稅金主曰燕租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泳易舊
疆及常勝軍我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泳
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邪且言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
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金主謂之曰過半月不至吾
提兵往矣時左企弓嘗以詩獻金主謂之曰君王莫聽
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初約要求不已良嗣
既還金聞遼主謀復故地乃悉斷盧溝北橋梁焚次舍
以防之良嗣行至淮州以金書遞奏其畧言貴朝兵不
克夾攻特因已力下燕所以拘稅今據燕管內每年租
六百萬貫良嗣寺稱御筆許二十萬以上不敢自專其
平濠寺州不在許限儻務侵求難終信義仍速追過界
之兵王黼欲功之速成乃請復遣良嗣自雄州再往使
許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
百萬緡及議畫疆與遣使賀正旦生辰置權場交易金
主大喜遂使銀木可等持誓書草來許以燕京及六州
來歸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帶接連山川不在許與之
限帝曲意從之遣盧益趙良嗣等持誓書往至涿州金
谷神等先索書觀之言其字畫不謹令易之益言帝親

書所以示尊崇於大國也金人不聽凡至汴京更易者
數四金人又言近有燕人趙溫訊等逃出南朝須先還
方可議交燕地良嗣諭宜撫司縛送溫訊於金既至粘
沒喝釋其縛而用之金人又求糧良嗣許以二十萬石
廣義抑考童貫再舉伐燕不克成功懼得罪故遣使
分毫之功今焉胥胥請求於克燕乃獨金人之力貫無
而還爾與之邪且爭地以戰本為租稅以充國用既
以租稅與人其地將焉用之况租稅既以與彼則彼
為主我為客矣昔賈傳以中國為首夷狄為足由是
觀之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嗚呼首足倒懸而求身之
不墮者萬無是理也是則索燕租者金之上策與燕
租者宋之下策耳何也蓋虜情貪狡稍不如意則必
敗盟所以他日致其興兵之辭者其原蓋出乎此

夏四月金人來歸燕及泳易檀順景薊之地詔童貫蔡攸

班師

金人既遂所欲乃使楊璞以誓書及燕京六州來歸而
營平濠三州終以非石晉所賂契丹之地不預焉詔童

貫蔡攸入燕交割時燕之職官富民金帛子女皆為金人所掠而東惟存空城而已粘沒喝猶欲止割涿易金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為之貫等奏燕城老幼迎謁焚香稱壽帝為之曲赦兩河燕雲命即日班師

發明

未歸者金人心服而歸之也然曷為心服而歸之宋求地於金惟遂欲速之心不顧禮之可否所欲必得無請不從增歲幣納租稅而燕之子女玉帛皆為金人所取所得者不過空城而已以有用之財易無用之地竊謂徽宗不取也春秋書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君子美之定公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行相事以札相見却喬俘拒兵車之命而罷宴享之設由是齊侯歸三邑以謝過此所謂心服而歸之也徽宗屈已徇金僅得燕地夫豈心服而歸之乎然宋既求於金而金樂然與宋是亦心服者故其書法如此美惡不嫌同辭其義自見

廣義

觀綱目所書則知金人所得者實效也宋之所得者虛名也實效與虛名其所所得者奚翅什百

千萬哉宋之君臣謀國如此其左尚何以勝人為望邪噫已不可欺也徽宗此率是欺已也既欺乎已而欺人之不已欺者難矣

金襲遼延禧于青塚獲其子女族屬從臣以歸延禧邀戰敗績走雲內

金以幹魯為都統幹魯不副之使襲遼主于陰山至居庸關獲林牙耶律大石幹魯使幹魯不銀木可魯等以兵三千分道襲遼主將至青塚遇泥濘不能進幹魯不以繩繫大石使為鄉導直趨遼主營幹魯等大軍繼至時遼主往應州其子秦王定許王宇及諸妃女并從臣皆被執盡失輜重萬餘乘惟太保特母哥竊遼主次子梁王雅里及長女特里乘軍亂出赴遼主軍得免幹魯兵至埽里門為書招遼主遼主自金城來聞金人以所獲東去乃率兵五千餘邀戰于白水滌幹魯不以兵千餘敗之遼主遁去金人獲遼主長子趙王冒泥烈進奔二十餘里盡得其從馬別獲遼牧馬萬四千匹車八千乘遼主使人持兔紐金印偽請降于金而西走雲內

幹高不復以書招遼主諭以石晉北廷事遼主答書乞為弟若子量賜土地幹高不許

發明

輕行而掩之曰乘獲者賤之之辭書獲其子女族屬從臣以歸惡其不能死難賤而絕之也不

日敗而曰敗績謂與讐戰雖敗亦榮也延禧雖值喪亂而不忘讐敵此所以嘉其志而不絕焉耳較諸偷

生迎降服為臣屬者豈不大相懸絕哉

五月以楊時為通英殿說書

時入對言于帝曰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善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迹自是分為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其祖宗之法善為綱目有宜于今者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又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首轉輸之勞募邊民為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無高山巨浸以為四衛上人各異心緩急不可倚伏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帝首肯之除延英說書

廣義

何徽宗但首肯之未聞其舉而行之也孔子曰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其微宗之謂歟

以王黼為太傅總治三省事鄭居中為太保蔡攸為少師

進封童貫為徐豫國公居中辭不拜

王黼竭天下之財以比征僅得七空城至是率百官表賀詔以叔復燕雲宰執皆進位而命王黼總治三省官賜王帶以趙良嗣為延康殿學士居中自陳無功不拜

發明

徽宗竭天下之財力得七郡之空城論功行賞不亦謬哉惟居中自陳無功不受封爵庶幾彼

善於此者矣據事直書美惡自見

廣義

燕地之租不入于金則燕雲之地決不可得也故王黼群奸欲速邊功之成所以許歲幣許稅

錢不惜國體然後得復此燕雲空虛之地夫何徽宗不此之察反加王黼等爵位之尊而不知國實被其

潛賣也惜哉曰居中何以辭而不拜乎曰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賢者能弗喪耳居中有焉

遼延禧奔夏都統蕭特烈等以梁王雅里稱帝

夏主李乾順遣使請遼主臨其國遼主從之中軍都統蕭特烈等切諫不聽遂渡河次于金肅軍北遣使冊乾順為夏國皇帝人情惶懼不知所為特烈陰謂耶律元直曰事勢如此億兆離心正我輩效節之秋不早為計柰社稷何乃共劫遼主第二子梁王雅里走西北部三日遂立為帝改元神曆以特烈為樞密使特母哥副之雅里性寬大惡誅殺獲亡者皆之而已自歸者即官之

發明

奔者急詞也以稱帝何不宜稱者也然雅里延禧之子延禧奔夏人情惶懼况喪亂之時立子

以安人心乃權而得中者曷為以僭稱書蓋肅宗亦明皇之子明皇奔蜀肅宗即位于靈武君子尚以篡位為嫌是時延禧未聞有傳位之事蕭特烈等矚禧奔夏即立梁王是蓋與篡國之臣特一間耳其與創輒拒父之意何殊哉據事直書不再貶而其義自見矣

廣義

自古國君之所以得常勝夫敵國者以其勢在矣今而反冊夏主何其不知量哉易曰利用為依遷國遼人何足以知此其不至於魏武之於宇文泰者幾希矣

奚回離保為其下所殺

回離保為郭彥師所敗一軍离心其黨耶律阿古哲等遂殺之

發明

昔者安史反逆皆死於其子天理固為甚明離保乘亂僭竊尤而效之故亦為其下所殺綱目書之為斯世戒亂臣賊子尤欲稱亂不已乎

金遣使如夏

幹离不趨天德聞夏迎護遼主遼主已渡河乃遣書于夏使執送遼主且許割地

六月金張鼓以平州來歸

金史

金驅遼宰相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同燕京大
家富民俱東徙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遂入
城言於張毅曰左企弓不能守燕致吾民如是公今臨
巨鎮握強兵盡忠於遼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
望毅遂召諸將領議皆曰聞天祚以圖兵復先責左企
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祚以圖兵復先責左企弓等叛
降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
宋無不接納平州遂為藩鎮矣即後日金人加兵內用
營平之軍外藉宋人之援又何懼焉毅又訪於翰林學
士李石亦以為然毅乃遣張謙帥五百餘騎傳留守令
召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至灤河西岸數企弓
等十罪皆縊殺之毅乃稱保大三年畫天祚像朝夕謁
事必告而後行稱遼官秩榜諭燕人復業恒產為常勝
軍所占者悉還之燕民既得歸大悅李石更名安弼借
故三司使高黨至燕京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勢之地張
毅總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幸招致之母令西迎
天祚北合蕭幹也安中深納之令安弼黨與至汴以聞
帝以手札付同知燕山府事詹度第令羈縻之而度促
毅內附毅乃遣張鈞張敦固持書來請降王黼勸帝納
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權後不可

悔不聽良嗣坐削五階而詔安中及詹度厚
加安撫與免三年常賦毅聞之自謂得計

發明

張毅何以不書叛背華向夷理之正也况張毅
本契丹之臣又與女真種落不同其歸宋者欲
倚之以復遼讐耳是蓋心服而歸之者也雖然招亡
納叛清朝不取宋納張毅而遂為金虜用兵之端豈
非貪利忘害之大病乎迨至殺毅界金不惟失國體
抑且將士離心矣蓋察理不明而有此弊豈不深可
惜哉

廣義

張毅既以平州降金復以之歸宋則其中無所
主而聽命於人者也會謂忠臣義士有是哉若
毅者其見利忘義之小人也

鄭居中卒以蔡攸領樞密院事○秋七月童貫致仕以內

侍譚稹為兩河燕山路宣撫使

貫與蔡攸歸付燕頗失上意王黼梁師成共薦稹代貫
交雲中之地稹至太原招朔應蔚諸州降人為朔寧軍

發明

嗚呼觀徽宗無歲不以宦官為用迭興迭滅其禍相尋於無窮焉得而不亂哉是時童貫甫令致仕而代者已踵其後故書以譚積為兩河燕山路宣撫使則是童貫雖罷而實未嘗罷也天下何由而

廣義

君善俗其才足以脩政立事者不預焉豈有刑餘奴隸之賤而可以致仕名之乎且又以譚積代貫者于以見宋之邊事皆付之閭閻也雖欲不亡得乎

禁元祐學術

中書言福建印造司馬光等文集詔令毀板凡奉人傳習元祐學術者以違制論尋又詔蘇軾黃庭堅等獲罪宗廟義不戴天片文雙語並令焚毀勿存違者以大不恭論

廣義

抑觀元祐學術通天地質鬼神關奸邪扶正直為上為德為下為民為世仰如山斗所謂無間然者也諸賢何負於徽宗前既禁其學術矣又禁以元祐學術行政事授業者今又再禁其學術嗚呼徽宗

之世所謂通天地而閉塞焉者也一有正直之士衆必勸治箴揚使其不能容足於朝非竄逐則安置朝進實封暮承貶認其視學術之正如元祐者毒如仇家則是通國皆非元祐學術者也故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國宋其殆矣

八月朔日食○遼都統蕭幹自稱奚帝引兵破景薊州遂

攻燕與郭藥師戰敗走死詔加藥師太尉

金人既陷燕京幹就奚王府自立為神聖皇帝國號大奚改元天嗣時奚人饑幹出盧龍嶺攻破景州又敗常勝軍於石門鎮陷薊州寇掠燕城其鋒銳甚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洶頗有謀棄燕者已而藥師大破其衆乘勝窮追過盧龍殺傷大半幹遁去尋為其下所殺傳首京師詔加藥師太尉

金阿骨打死弟吳乞買立

金主去燕京六月有疾命粘沒喝為都統蒲家奴幹魯副之駐兵雲中以備邊而還八月至部堵察而卒年五

十六國論勃極烈斜也等請誚班勃極烈吳乞買即位
更名晟改元天會以斜也為誚班勃極烈幹本為國論
勃極烈相與輔政幹本太祖庶長
子也九月葬太祖于海古城西

發明

春秋吳楚之君書卒而不書葬避其號也阿骨
打世為遼臣率種人其卒則在名而書死皆所

日稱帝其舉兵則曰金人其卒則在名而書死皆所
以正其本種之名而不使淫名越境同於中國諸侯
之列耳其所以謹華夷之辨嚴內外
之防也阿骨打國王也何
廣義 以書死賊夷狄也

冬十月遼雅里死蕭特烈等復立耶律木烈為帝

宗烈聖
宗孫也

詔建平州為泰寧軍以張鼓為節度使

金人聞鼓叛遣閣母將三千騎來討鼓率兵拒之于營
州閣母以兵少不交鋒而退鼓遂妄以大捷聞朝廷拜

鼓節度使
賞銀絹數萬

十一月幸王黼第觀芝

帝由便門過梁師成家復來黼第因大醉不能語夜漏
上五刻乃開龍德宮複道小門以還內侍十餘人執兵
接擁是夜諸班禁從皆集教場備不虞幾至生變翌日
猶不御殿殆半日人心始少安祖宗以來臨幸未之有
也

發明

凡觀譏之也幸王黼第觀芝甚譏之方是時金
人暴橫陵蔑中華既敗遼師勢益猖獗因納張

鼓每欲加兵此乃敵國外患臨深履薄恐懼脩省之
時其君當倚於法家拂士以德脩國政其臣當責難
陳善以禮格君心內用賢才外攘夷狄保祖宗之業
若弗暇也今乃施施然安於不兢無憤耻自強之志
惟無益之物是現是玩及金人入寇上下離心顧欲
徵兵拒敵不亦末乎綱目之法制治于未亂保邦于
未危是以深惡徽宗之失德明其義者然後知君子
作綱目於一臺園之禁一無益之觀必謹而書以重

續綱目卷之十

宋徽宗宣和五年

民力以譏廢政其弭亂持危固結人心之慮遠矣

金人襲平州張鼓奔燕山平州人殺金使以拒守

開母無功而退金主復使幹离不督關母攻平州會張鼓聞朝廷犒賜將至喜而遠迎幹离不乘其無備襲之與鼓戰于城東鼓敗宵奔燕山王安中納而匿之平州都統張忠嗣及張敦固出降金遣使與敦固入諭城中城中人殺其使者立敦固為都統閉門固守

發明

金稱人侵強也政和五年擊遼兵于達魯古城大敗之固強矣然獨舉其號者始見綱目則

本其僭竊之罪正其夷狄之名著王法也宣和元年來聘嘉其慕義乃以人書四年來遼軍惡其叛主復以號卒至是伐張鼓也亦書人者豈許其伐罪而人之乎據中原僭大號偏宋室擅威權其所由來者漸矣其與春秋書楚人伐鄭義同後皆倣此

詔殺張鼓函首以界金

金人以納叛來責朝廷初不欲發遣金人索之益急王安中取貌類鼓者斬其首與之金曰非也遂欲以兵攻燕安中言必不發遣懼起兵端朝廷不得已令安中繼殺之函其首併鼓二子送于金於是燕降將及常勝軍士皆泣下郭藥師曰金人欲鼓即與若求藥師亦將與之乎安中懼因力求罷召為上清寶錄宮使以蔡靖知燕山府事自是降將卒皆解體而金人遂用此興師矣

發明

凡事順來者當以逆料逆來者當以順揆鼓之背金歸宋此固順來者也為宋計者則必熟思

審憂意以鼓之所惡也背主來歸彼必見惡猶我之叛人歸彼亦我之所惡也責人之心責己已怨己之心怨人由是拒之而弗納則彼此相安而彙端絕矣夫何既利其土地而納之復因其來索而殺之噫何故相率來降以求殺耶嗣此燕之降將叛卒怨憤泣下人無固志金亦藉此以為用兵之端豈不深可惜哉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此之謂也故直書詔殺張鼓函首界金所以深罪之耳

廣義

嗚乎宋人可謂識見短而中情怯者也當張鼓反以平州來歸之日君臣同心揆諸已曰張鼓反

覆小人也既叛于遼復叛于金前既以平州降金則平州乃金之所有者也今以之歸我則金必讐於我使或加兵而無札於我我將何以禦之度其可禦受之可也不可禦不受亦可也今幹離不遣人以納叛來責則直在金而曲在於宋也明矣由是一聞金欲加兵遂殺張毅以塞其責此所以示弱於金而金人得以指為他日與兵之由也臣故曰宋人可謂識見短而中情怯者也

遼末烈及蕭特烈為亂兵所殺○金人來歸武朔州

朝廷以山後諸州請于金金主新立將許之粘沒喝自雲中至言于金主曰先帝初圖宋協力攻遼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帝辭其幣而復與之盟曰無匿逋逃無擾邊民今宋救路招納叛亡累疏叛人姓名索之童貫不遣盟未期年今已如此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寧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畧或難持久請勿與之金主遂遣使止以武朔二州來歸

廣義

大凡理勢在我則請求得遂理勢在彼如請求何觀粘沒喝之言則理勢之在於金也什其九矣使金不與武朔亦無如之何既與武朔宋其幸焉

甲辰

六年春正月夏稱藩于金金以邊地畀之

夏得金書遣把里公亮奉誓表請以事處之禮稱藩于金且受割賜之地粘沒喝承制割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乙室邪刺部吐祿捺西之地與之自是兩國信使不絕

三月金人來索糧不與

金遣使詣宣撫司索趙良嗣所許糧二十萬石譚鎮曰二十萬石豈易致邪良嗣口許豈足憑也遂不與金人由是

發明

夷狄之情貪婪無厭是以宜疎而不宜親宜遠而不宜近也宋以欲速之心共議攻遼之策既許燕租復吝不與則是中國失仁於夷狄而曲在中

國矣昔石敬瑭借兵契丹事之甚謹其後子孫必逆杜稷為墟宋殷鑑不遠何以復循故轍乎此蓋小人謀國不臧以貽大患霧端既塔誰復救哉愚以為清

斯濯纓濁斯濯
足自取之也吁

廣義

書曰朕聖諫說殄行詩曰取彼讒人孔子之遠

彼趙良嗣者本燕人無行之馬植也前既以圖燕之
下策妄進于朝今又以糧餉之重事輕許于金是則
議圖燕者良嗣也許糧餉者亦良嗣也嗟乎宋與金
終不能解仇釋怨而貽禍之烈者由乎徽宗輕信諛
人也傳曰辟則為
天下僂矣信哉

閏月京師河東陝西地震

宮殿門皆搖動有聲河東陝西尤甚蘭州地及諸山草
木悉沒入而山下麥苗皆在山上詔右司郎中黃潛善
按視潛善不以實聞上意
乃安遷潛善為戶部侍郎

夏四月起復李邦彥為尚書左丞

時邦彥君父
喪絕兩月

發明

書起復者譏詞也非有金革之事奪人之喪自
奪其喪皆非也邦彥姦邪未聞黜逐今乃仍起

之為尚書左丞此何義也是時徽宗惑於邦彥之
欺蔽所為若此悖禮甚矣比事觀之其失自見

六月金人陷平州

張敦固出兵與金人戰大敗州民猶不肯降金主召
韓侂胄不還下詔招撫聞母竟克平州執敦固殺之

科免夫錢

自得燕地悉出河北河東山東之力以往饋官軍率十
數石致一石練一年三路皆困王黼乃請召京西淮南
兩浙江南福建荆湖廣南措置調夫各數十萬並納免
夫錢每夫三十貫委漕臣限督之又詔宗室戚里宰執
之家及宮觀寺院一例均輸於是徧率
天下所得總二十萬緡而結怨四海矣

秋七月置璣衡所

王黼言頃得方士璣衡之書足以察七政
詔置璣衡所以黼及內侍梁師成領之

發明

是時天下惶懼四海離心宋之君臣正宜更相

耽於逸樂惟知自奉而不知瘠民科免夫錢而結怨

四海矣置璣衡所而朝政愈煩矣故曰禹湯文武以

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微宗寵信姦回變更

法制日積月累漸迫危亡既無禹湯文武之仁而有

桀紂幽厲之暴天下之亂不占可知也君子

豈不深為微宗惜哉備書于冊其義見矣

遼延禧復東勝諸州至武州與金人戰敗走山陰

遼主復渡河居于突呂不部耶律大石對曰陛下以全國之
責之曰我在汝如何敢立淳大石對曰陛下以全國之
勢不能一拒敵棄國遠遁使黎民塗炭即立十淳皆太
祖子孫豈不勝乞命于他人耶遼主無以答賜酒食而
赦之金襲遼主營遼主北走有謨葛失者迎遼主至其
部事之甚謹遼主遂得至烏敵烈部遼主待耶律大石
及謨葛失之兵自謂有天助再謀出兵復燕雲大石
諫曰向以全師不謀戰備使率國皆為金有國勢至此
而方求戰非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遼主不從遂及於敗

發明

凡與讐戰皆春秋之所予故亦變文書後所以嘉

禧不競遂失全國今能大振委靡恢復諸州則其中

心亦非甘於自棄者蓋復讐之義無時焉而少忘也

功雖不就其志可尚戰而敗走庸何傷乎較諸與觀

面縛服為臣虜豈可同日而語哉此綱目所以特書

八月譚稹罷復以童貫領樞密院事兼兩河燕山路宣撫使

初金人以拓跋故地雲中二千里遺夏止以武朔二州

來歸至是夏人舉兵侵武朔地界譚稹遣兵禦之兵數

交夏人未即退聽又金人以朝廷納張穀不給糧遂攻

應蔚遂守臣朝廷罪稹措置華方詔致仕以貫代之時

遼主延禧在夾山帝欲誘致之始遣一番僧齋御筆繪

書通意及延禧許歸遂易書為詔許待以皇弟之禮位
燕越二王上築第于間女樂三百人延禧大喜貫之是
行名為代積交割山後土地其實已約延禧來降自往
也迎之

發明

前知童貫之非才罷之而用譚稹此惡譚稹之

禍亂近在日前皆童貫等陰賊於內蔡京等陰賊於外誠王法之所不原者徽宗溺愛不明以為貫優才幹復舉用之以之領事樞密以之宣撫邊方而謀臣戰將一切擯棄殊不知用貫一日而天下壞亂一日也蓋由胸中邪正不分是非無別知有童貫而不知有杜稷焉耳徽宗之心何心哉

赦

以復雲

九月以白時中為太宰李邦彥為少宰趙野宇文粹中為

尚書左右丞蔡懋同知樞密院事○冬十一月王黼有罪

免

黼位元宰每陪曲宴親為俳優鄙賤之役以獻笑取悅太子聞而惡之黼以節王楷有定陰為畫奪宗之計未

成及帝幸其第觀芝而黼第與梁師成連墻穿便門往來帝始悟其與師成交結狀還宮眷待頓衰李邦彥素與黼不協陰結蔡攸共毀之會中丞何臬論黼姦邪專橫十五事遂詔黼致仕其黨胡松年等皆免

廣義

分注載詔黼致仕嗚呼刑與禮一致也故尚書傳曰禮刑一物也失禮則入刑蓋有罪者加之

以刑無罪者待之以禮此古今之通議也且王黼欺君誤國其罪不可以縷數既云有罪則當依律抵之鳥可以禮去官邪徽宗馭臣而措置顛倒若此譬則遇寒疾不汗而昏潰之甚者也不亡得乎故綱目於分注止載王黼致仕而大書則曰有罪者誅奸佞也

置講議財利司罷應奉司

自蔡京倡豐亨豫大之說勸帝窮極侈靡久而帑藏空竭言利之臣殆析秋毫宣和以來王黼專主應奉掎剝橫賦以羨為功所入雖多國用日匱至是宇文粹中上言祖宗之時國計所仰皆有實數量入為出沛然有餘近年諸局務應奉司妄耗百出若非痛行裁減慮智者無以善後於是詔蔡攸就尚書省置講議財利司除茶

法已有定制餘並講究條上攸請內侍職掌事干宮禁
應裁省者委童貫取旨由是不急之物無名之費悉議
裁省帝亦自罷諸路應
奉官吏減六尚歲貢物

發明

古之足財用者傳有之曰國無遊民則生之者
衆矣朝無僚位則食之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
之者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者舒矣夫如是則財安
有不足者乎微宗惑於權奸窮極侈靡虛內事外費
出無經生之者既寡食之者既衆為之者不疾用之
者不舒則國用竭矣雖講而議之復何益哉孟子曰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人主觀此則知侈用
必至於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
而無益妄費不可形之於念慮也知
乎此然後可論興衰撥亂之說也

廣義

是率也美則美矣君子
惜之蓋亦噬臍無及矣

十二月詔蔡京復領三省事

王黼既致仕朱勔力勸用京帝從之京至是四當國目
昏耗不能事事悉決于季子條凡京所判皆條為之至

代京入奏事條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呼耳諸堂
吏數十人抱案後從由是恣為姦利竊弄威柄驟引其
婦兄韓偓為戶部侍郎即媒藥密謀斥逐朝士創宣和庫
式貢司四方之金帛與府藏之所儲盡拘括以實之為
天子私財白時中李邦
彥等惟奉行文書而已

廣義

古者四十始仕七十致仕蓋仕始於四十者精
力強壯足以有為而能幹君之盛况不為他岐
之惑也仕致于七十者精力衰耗不能有為而致匪
躬之節况當全考終乎此為賢人士夫出處而設彼
其歲奸蓄穢以妾婦之道事君者不與焉歷觀蔡京
諂事徽宗其於精力強壯之時固未嘗以道事君至
其末年精力衰耗則昏惑愈甚邪僻愈滋宜其不顧
廉耻而所為又浮於前也今蔡京既已致仕而徽宗
復起之者臂猶酒癖膏肓而又加以
耽毒是自速其斃也而由人乎哉

河北山東盜起

時轉糧以給燕山民力疲困重以鹽額料飲加之連歲
凶荒於是饑民並起為盜山東有張仙者衆至十萬又

有張迪者衆至五萬河北有高托山者號三十萬有餘二三萬者不可勝數

都城有女子生髭詔度為道士

都城中酒保朱氏女忽生髭長六七寸蹠秀甚美宛然一男子特詔為道士又有賣青果男子孕而誕子

發明

凡書有者所未嘗有者也生髭乃男子之常理女子生髭此所以反常而為異耳夫女子陰類

而生髭則是女變為男陰化為陽之象也中國為陽夷狄為陰茲既陰化為陽則夷狄竊發之機兆矣陰陽譴告之驗明矣徽宗日擊茲異罔肯省身度為道士夫復何說噫曾是以為應變之策乎既而河北山東相繼盜起而女真由是乘之天下擾亂弗克支矣書之足以著其垂亡之徵也

已乙

以歸

遼主畏中國不可仗謀奔西夏會党項小斛祿遣人請遼主臨其地遼主遂趨天德過以漢金兵忽至遼主徒

七年春正月遼延禧如党項二月至應州金將婁室獲之

步出走乘從者馬得脫途次絕糧從者至鬻米雪以濟饑過天德至夜將宿民家給曰偵騎其家知之乃叩首跪而大慟潛宿其家居數日嘉其忠選授以節度使遂趨党項以小斛祿為西南面招討使總知軍事二月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為金將婁室等所獲遼遂亡

發明

春秋之法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以之易詞也書獲雖云賤詞然延禧無降服之狀強獲以歸而遂志也或以為延禧亡國之君故其斥名書獲以罪之曰非也亡國之詞有三死之上也走之雖非猶有耻焉降則為下矣金人恃強叛遼凡十有四年而見滅延禧在顛沛流離之中尚圖興復罔肯降讐不得已而為婁室所獲非服為臣虜之比也然不曰遼亡者外而不內貶而狄之也延禧有社稷之讐不與共天下播越沙漠效死降至於力屈就擒其志可尚也則延禧為君之道得矣

廣義

自古敗亡之國未嘗無死節之臣何遼之亡也寂無一人焉蓋由天祚荒淫匪仁匪義有以導

之故其施報至於如此也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讐蓋以此耳觀其自女真叛逆以來其間但見有以所部降者有以謀反誅者有據遼陽以叛者且壽春遼東渤海遼之名郡也降于金若建瓴耳節義之士無聞焉顯乾懿豪徽成川惠遼之藩屏也陷于金若走墻耳節義之臣不見焉耶律撻不野上京留守也以城降金而無固守之心耶律余覲遼之懿親也以怨降金而懷反噬之毒走雲中而遺金印也臣下輕之如浮雲遁夾山而立新主也臣下棄之如敝屣詳穩之家遼主奔之而無救援之意耶律大石遼主逆之而起自立之謀衆叛親離卒至于亡可哀也已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其天祚之謂乎

遼耶律大石稱帝于起兒漫

先是大石以諫遼主不從遂殺北院樞密蕭乙薛自立為王率衆西走至可敦城駐于北庭都護府會西鄙七州十八部王諭以興復事得精兵萬餘置官吏立排甲具器械又遺書假道于回鶻王畢勒哥畢勒哥得書即

迎至師願質子孫為附庸送至境外所過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者數國獲牛羊駝馬不可勝計尋思干西域諸國奉兵十萬號忽兒珊來拒戰大石分所部為三軍進擊大敗之僵屍數十里駐兵尋思干凡九十日回回國王來降貢方物又西行至起兒漫群臣共冊立大石為帝改元延慶上尊號曰天祐皇帝妻蕭氏為昭德皇后是為西遼

發明

時延禧既獲遼祚已亡大石據有土地稱帝改元而必於延禧既獲之後使遼之統緒不絕祀

典有歸其志亦可嘉尚已然大石稱帝即書于下者又以見大石有紹續本國之意故亦書而及之也其與五代漢劉崇稱帝于晉陽同意君子宜並觀之

廣義

觀夫大石論七州十八部王之言若有忠肝義膽恢復疆宇之志者也至於在道間關降附者

衆似可以回轅東向以復不共戴天之讐今乃鼓行而西至于窮沙極漠之地何哉其心不過欲自帝耳于時東歸惡能帝哉故綱目書稱帝者所以著大石無君之心也詳味書法其義得矣

夏四月勸蔡京致仕

蔡條鍾受于京擅權用事其兄依嫉之數言于帝請殺
條帝不許自時中李邦彥亦惡條乃與依發條姦私事
帝怒欲竄之京力丐免乃止勸停侍養因安置韓昶于
黃州橈條侍讀駁賜出身教欲以憾京而京猶未去
志帝乃命童貫詣京令上章謝事貫至京泣曰上何不
容京數年當有相諛譖者貫曰不知也京不得已以章
投貫帝命詞臣代京作
三表求去乃降詔從之

發明

勸者強逼之詞蔡京貪位慕祿進不知止前書
詔致仕此書勸致仕其意可見矣蓋君子難進
小人易盛乾之初九陽始萌坤之初六陰始生陽始
萌則曰潛龍勿用言方隱而未可以進也陰始生則
曰獲霜堅冰至言雖微而必至於盛也觀聖人之言
可以知君子之難進小人之易盛矣蔡京再相專權
自恣父子構隙遂成仇讐誠不可以帥正百僚也直
書曰勸則昏夜乞哀苟焉無耻而進不知止之情益
著矣人臣視
此寧無
哉

廣義

嗚呼父子兄弟天合者也君臣義合者也蔡京
之與二子其逆理違天也特甚徽宗獨不思曰
條攸之親弟也親弟尚欲殺之其能忠於我乎京於
二子尚不能教之其能以道事我乎一思之間群邪
立辨其於年逐三人也何有惟其不然所以成伊誤
目欺君之惡耳况乎人之所以為人者莫大乎耻也
故曰存之則進于聖賢失之則入于禽獸觀京泣訴
童貫何其無耻之甚邪易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
躬無攸利益言丈夫不可用此無耻之臣也徽宗何足
以著蔡京之
貪戀無耻也

復元豐官制

詔行元豐官制復尚書令之官虛而
不授三公但為階官毋領三省事

六月封宦者童貫為廣陽郡王

帝援神宗遺訓能復全燕之境
者昨土錫以王爵封貫為王

發明

童貫初見綱目既揭官者書之自此拜官封爵

正其始此復正其終也尚書云德懋懋官功懋賞小

人則雖有功但當優以金帛徽宗以共能復全燕之

地封以廣陽郡王於乎名器亦倒施矣童貫姦詭奴

材初無過人才德伐夏以困關右之民攻遼以疲河

北之士庇權奸而小人之道長導奢侈而天子之心

荒迹其所為厥罪罔赦然歷考漢唐以來閣宦之禍

雖云迭盛亦不過假之以兵權寵之以干政而未聞

有如於王爵者加以王爵此宋之大病也故綱目特

書封宦者童貫為廣陽郡王所

以明其不當封耳其旨嚴哉

廣義

分注云神宗遺訓能復全燕之地者朕七錫以

耗市此全燕空地號曰收復所謂設虛名而受實禍

也徽宗被其愚惑迷而不悟哀哉况乎宦者封侯穢

汗青史至今為識者所笑徽宗之於童貫也殆有其

焉向嘗錫以上公之爵猶未足以為尊至此加以王

爵可謂尊之極矣綱目月之而書宦者童貫

所以著徽宗爵及惡德之失也嗚呼嚴哉

前賢文閣待制劉安世卒

安世為章惇蔡卞蔡京所忌連貶竄極遠惡地無不歷

之至是卒安世少從李于司馬光平居坐不傾倚書不

草率不好聲色貨利忠孝正直皆取則于光除諫官在

職累年正色立朝其面折廷諍或逢盛怒則執簡却立

俟威少霽復前抗辭旁列者見之蓄縮聳汗年既老群

賢凋喪略盡歸然獨存以是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

生死人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吳黜常趨走前後者使持

書嗚以即大用默勸為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若為子

孫計不至是矣還其書不答蘇軾嘗評元祐人物曰器

之真鐵漢王偁曰君子小人兩立君子必惡小人而

小人必忌君子此朋黨之論所以與也方元祐之際朝

多君子如安世忠直有餘特疾惡太甚以激小人之怨

發明

凡卒前官錄賢也安世正直立朝不附群小而

者宜求其所以勝小人之術而無務於口舌力爭啓

其狠戾不肖之心以重天下之不幸庶幾其有濟乎

惜乎故綱目於其卒而特具其官者皆所以深予之
也宋有是人弗克大用徒為之老死擯棄尚可謂有
人之用
哉吁

秋七月熙河蘭州河東地震

熙河地震有裂數十丈
者蘭州尤甚倉庫皆沒

發明

去年閏月書京師河東陝西地震今年書熙河
蘭州河東地震蓋地乃陰道而夷狄小人則陰
類有其事必有其應未有無其事而有其應者以氣
合氣以邪感邪而一毫之差忒無有焉是時夷狄竊
發小人盈朝而地道不寧兩見綱目然則災異之來
豈可視為泛常而不恤乎能畏天則雖遇異而變祥
不能畏天則雖遇祥而化異在乎人君之修為何如
耳綱目特書于冊以見人心天道之不可誣也有天
下者其可不鑑哉

八月金吳乞買廢遼延禧為海濱王

遣使以獲遼
主來告慶

九月有狐升御榻而坐

時又有都城東門外鬻菜夫至宣德門下忽若迷罔釋
荷擔向門戟手且詈云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汝來道
尚宜速改也邏卒捕之下開封獄一夕
方省則不知向者所為乃於獄中盡之

發明

水火兵戎之謂災山崩川竭之謂異是皆害及
民物春秋必書徽宗嗣位二紀于茲水火兵戎
之災固多山崩川竭之異不少蓋由逆氣所激因而
生之自綱目所書山崩地地震日食彗孛大旱大水蝗
疫則有之矣然未聞書狐升御榻而坐者御榻至尊
極嚴之地狐乃荒原曠野之物以荒原曠野之物居
至尊極嚴之地其異滋甚矧狐乃陰柔之物夷狄陰
柔之類而狐即胡之應也以狐而升御榻則金人竊
據中原之兆明矣變不虛生災不妄作下書金將粘
沒喝幹离不分道入寇則其應豈不明且切哉宋之
君臣溺於宴安不思警省是以
終淪危亡而不可以救藥也吁

廣義

說文曰狐妖獸也昔者楊再思諂佞戴令言賦
兩脚狐以譏之徽宗之時諂佞滿朝其最甚者
蔡京父子童貫王黼也觀分注所云豈非趙宋宗社
之靈以彰徽宗近佞之惡而欲其改欤夫變常之謂
怪聖人之所不語者語常而不語變也故曰國家將
亡必有妖孽今也狐升御座則是諂佞專權之兆也
豈非妖孽之甚者乎厥後
汴宋亡于諂佞其兆明矣

冬十月金將粘沒喝幹离不分道入寇

初幹离不在平州遣人來索叛亡戶口朝議弗遣且聞
童貫郭藥師治兵燕山幹离不遂請于金主曰苟不先
舉伐宋恐為後患金主以為然而未敢輕舉及使者往
返既數道路險易朝廷治否府庫虛實漸得要領而耶
律余覲劉彥宗亦言南朝可圖師不必衆因糧就兵可
也及既獲遼主即決意南侵以諸班勃極烈斜也領都
元帥居京師粘沒喝為左副元帥谷神為元帥右監軍
耶律余覲為元帥右都監自雲中趨太原撻懶為六部
路都統開母為南京路都統劉彥宗為漢軍都統
幹离不監開母彥宗兩軍戰事自平州入燕山

廣義

蓋聞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用兵貴乎有名也
分注載童貫郭藥師治兵燕山不知此兵何名也
也然則金人來索戶口叛亡者因宋弗遣而舉兵則
是宋師無名而金人有名矣故曰利人土地謂之貪
兵兵貪者敗不得已而起謂之應兵兵應者勝觀此
則知宋兵貪兵也金兵應兵也一勝一負其機決于
此矣且夷狄之擾中國以名實相副之師臨之尚憂
其不服况無名乎曰然則於金何以入寇書蓋尊中
也國

十一月郊

帝總下壇而密報虜將犯界左右秘之曰恐妨恭謝
宰相亦不知也及恭謝畢宰相又共匿之不以聞

發明

郊廟常事不書失禮則書甚矣小人愚弄其君
有同兒戲也金虜入寇已經踰月此正宵衣旰
食不遑寧處之時而宋之君臣方且從容自如舉行
郊祀謂之何哉考之分注左右秘之恐妨恭謝宰相
知之匿不以聞嗚呼群臣惟事蒙蔽徽宗益肆驕奢
欲求天下不亂烏可得乎自金虜入寇而天下分為

南北矣然則小人之禍可勝言哉特書曰却深貶之也

太常少卿傳察使金不屈死之

察為金賀正使至境上遇幹離不兵勝之使拜且降不
拜左右梓之伏地愈植立反覆論辨不屈遂遇害察堯
俞從孫也十八登進士蔡京嘗欲妻以女拜弗答平居
恂恂然若無所可否及倉猝仗義聞者莫不壯之後謚
肅忠

發明

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此固人臣之高行也傳察
使金挺然無屈反覆辨論畧弗少挫不惟不辱
君命抑且不辱其身矣雖云被害忠何損乎世有偷
生苟免求生害仁而匍伏焉命於強敵之前者視察
寧不為之顏汗哉故家語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惟
力所及死而後已察無愧焉綱目特以全節予之所
以為人臣狗
國之一勸耳

召种師道為兩河制置使

時師道致仕居南山豹林谷金人南下趨召之師
道聞命即東過姚平仲有步騎四千與之俱赴汴

十二月童貫自太原逃歸金粘没喝陷朔代州遂圍太原

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蔚應州及飛狐靈丘縣帝信之
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粘没喝自雲中南下貫乃使
馬擴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地事擴至軍前粘没喝嚴
兵以待趣擴等庭叅如見金主之禮既畢首議山後事
粘没喝曰爾尚欲此兩州兩縣邪山前山後皆我家地
尚復何論汝家別削數城來可贖罪也汝輩可即去我
自遣人至宣撫司美擴還具言于貫貫曰金初立國邊
頭寧有幾許軍馬還敢作如此事邪擴曰彼既深恨本
朝結納張鼓又為契丹舊臣所激故謀報復今宜速作
備禦貫不從既而粘没喝遣王介儒撒離朮持書至太
原責以渝盟納叛等事詞語甚倨貫問之曰如此大事
何不素告我撒離朮曰兵已興何告為宜速割河東河
北以大河為界用存宋朝宗社乃報國也貫聞之氣褫
不知所為即欲假赴關稟議為名道還京師知太原府
張孝純止之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枝
梧今大王去人心必搖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既失河

北豈可保耶願少留共圖報國無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未必金便能克也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為遂行孝純嘆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懼奉頭竄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粘沒喝引兵降朔州克代州都巡檢使李翼力戰被執罵賊死粘沒喝遂進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

發明

逃者匹夫之事貫居太原金人入寇當與守臣力拒雖死可也幸而虜退苟見免焉即選將練兵分屯要害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理自明而反效匹夫之行適逃苟免趣還京師不亦賤乎特書曰逃以著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也貫既逃歸宋不能討失政刑矣書自太原逃歸又以罪宋也童貫既去河東益孤而相繼陷沒浸不克支悲夫徽宗信任童貫猶如腹心而臨難苟免惟恐或後然則闡人之無益於國豈不信哉

廣義

嗚呼國之大事莫戎事若也宦者童貫牧羊豎耳鼻足以堪大事乎臣聞兩兵相接曰戰戰敗

而走者有之輕行而掩日襲被襲而遁者有之縲其邑曰圍潰圍而出者有之未聞有敵使方至一見此聖帝明王之所難逃歸者也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非孽非替特以私欲蔽錮之深而受其蠱惑耳然一日之內豈無片時天理之呈露邪童貫日侍徽宗其親昵又非其他宦者之比而呈露不能揣知其臧否之一二其可怪也夫觀分注載張孝純之言足以貽笑千古後世人主欲委大事於闡宦者當以童大王為戒

金幹离不入檀薊州郭藥師以燕山叛降金金盡陷燕山

州縣

初郭藥師與詹度同職自以節鉞欲居度上度以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如以常勝軍橫暴藥師右之度不能制朝廷慮其交惡命蔡靖代度靖至坦懷待之藥師亦重靖稍為抑損及安中被召靖代知府事藥師每令部曲持良械精甲貿易於他道為奇巧之物以奉權貴宦侍奢言日聞于帝遂專制一路增募兵至三十萬而

不改契丹服飾朝論頗以為疑進拜太尉召之入朝藥
師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不然則挾之借
來貫至藥師迎拜帳下貫避之曰汝今為太尉與我等
耳此禮何為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唯拜我父焉知其
他貫釋然遂邀貫視師至于迥野畧無人迹藥師下馬
當貫前掉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輝日莫測其數貫眾
皆失色歸為帝言藥師必能抗虜蔡攸亦從中力主之
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
書朝廷輒不省詹度又言藥師瞻視非常趣向懷異逆
節已萌凶橫日甚始詔遣官寃實而金兵已南下矣幹
弼不自平州破檀薊至三河蔡靖遣藥師及張令徽劉
舜仁帥師四萬五千迎戰于白河兵敗而還藥師遂帥
所部兵劫靖及都轉運使呂頤浩以降幹離不執靖及
願浩置軍中以行於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為金有幹
因以為既得藥師益知宋虛實

發明

入者逆而不順之辭所以外夷狄也叛者作亂
悖逆之辭所以討有罪也嘗觀信任叛亡之君
未始不為叛亡所誤漢武之信江充而父子之情乖
梁武之信侯景而君臣之義廢藥師違之叛將宋射

一時之利委以腹心之托加官錫予言聽計從雖聞
間言無復深慮殊不知於殺張鼓之時叛意已萌矣
而乃界之節鉞寄之全燕謂之何哉然藥師所歸者
惟涿易二州而併失全燕之地雖欲悔之其可及乎
自藥師叛降金人備知虛實而懸軍
深入矣綱目直書君臣交罪之也

廣義

嗚呼人之死也死於心腹受病者常多死於四
骸不仁者常少何也蓋四體不仁容或可以少

瘥若夫心腹者軀命所關苟或受病日深則中必崩
潰雖俞扁莫能愈焉奸人誤國何以異於是哉若郭
藥師者崩潰心腹喪身之惡疾也觀其在遼則叛遼
而降宋在宋又叛宋而降金當夫邀貫視師之日揮
衆一集明示欲叛夫何童貫昏愚不察反以其能禦
敵而遣之邪彼其敗績于白河者乃藥師之詐也不
然獨降于金可矣何以執蔡靖同降哉是役也不以
藥師禦敵則宋金勝負未可知矣噫當藥師降宋之
時遼之腹心被其崩潰而死宋之心腹已受其病特
其病之尚釋未足以殺其軀焉耳至此降金則宋之
心腹崩潰而其身於是乎死焉然則是疾也如是之
毒而卻之之術何居曰不縱欲不貪求親賢遠佞養

吾元氣而已

罷花石綱及內外製造局。詔內侍梁方平帥衛士守黎陽。

帝以金人南下悉以禁旅付內侍威武軍節度使梁方平守黎陽步軍都軍候何灌謂白時中日金人傾國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掃精兵以在北在京皆疲弱也萬一方平不枝梧何以善吾後盍留以衛根本不從

發明

金人南寇勢甚猖獗為宋計者誠宜亟求備禦之策益嚴出入之防選猛將訪謀臣分守要害

以退虜衝必如師之丈人始得吉而無咎方平無知不足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徽宗信任童貫卒以覆國矧一童貫未去一童貫復用者哉他時師潰黎陽金人深入京師不保中原隨陷寵用閹人果何益耶此徽宗所以終於敗亡而不悟也直書于冊失自見矣

廣義

書詔內侍梁方平者譏其蹈童貫之覆轍也

以皇太子為開封牧

帝以金師日迫為憂奏攸探知帝意欲內禪引給事中吳敏入對宰執皆在敏前奏事且日金人渝盟舉兵犯順陛下何以待之帝蹙然曰柰何時東幸計已定命李稅先出守金陵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為棄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雖死不奉詔宰執以為言稅遂罷行而以太子為開封牧

詔天下勤王許臣庶直言極諫罷道官及行幸諸局

初宇文虛中為童貫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極言之王黼大怒又累建防邊策議皆不報及金人南下貫與虛中還朝帝謂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今事勢若此柰何虛中對曰今日宜先降詔罪已更革弊端俾人心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帝即命虛中草詔畧曰朕以寡昧之質藉盈成之業言路壅蔽面諛日聞息倖持權貪饕得志縉紳賢能陷于黨籍政事興廢拘于紀年賦歛竭生民

之財成後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酷榨已盡而牟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謫見而朕不寤衆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及思得奇策庶解大紛望四海勤王之師宣二邊禦敵之畧永念累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急應天下方鎮郡縣守令各率衆勤王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獎異草澤異材能為國家建大計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用中外臣庶並許直言極諫帝覽之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便施行虛中又請出官人罷道官及大晟府行幸局暨諸局務

發明

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徽宗仁明

之心一動喜佞榮諛黜忠彥而用蔡京於是塞言路斥正人興大獄事邊功窮聚斂縱奢侈溺聲色恣遊逸事神怪凡亡國敗家之事靡一不舉重以童貫王黼之徒交煽其禍天下雖欲不乱不可得也向使金不入寇則是荒淫之君可以長享福祚而奸邪誤國之徒亦可以長保無虞矣上天降罰變起幽燕四海分崩兩河覆沒凡前日謀亂之事次第革罷深自追悔然後知治忽所繫毫抄不差而小人得志未有不及其初者綱目於金人入寇書之甚輕則見其為寇已久畧無預防之意至於徽宗禦侮之事則書詔內侍梁方平帥師守黎陽詔天下勤王用見武備之弛至命宦者為將至召天下之兵其為後王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廣義

分注載帝命宇文虛中草詔罪已何其自責之

皆罪已也二君之國何以不亡而徽宗獨亡乎曰三君之詔名同而實異者也何以言之蓋武帝德宗有亡國之事而無亡國之臣徽宗既有亡國之事又有亡國之臣故也觀夫武帝之時如田鳩臚之明見霍子孟之孤忠李廣利之將畧輔弼者多諛佞者少當時聚斂如桑弘羊言者欲烹况乎盜賊雖多終不如金虜之強武帝奚其亡德宗之世如陸敬輿之忠鯁李常侍之啓沃李西平之忠勇奉公者多徇私者少當時欺罔如裴延齡論者不置又况吐蕃雖強亦不如金虜之盛德宗奚其亡徽宗則不然矣侈靡過武

帝括財浮德宗蔡京王黼等諂佞于內童貫方平等
典兵于外其視武帝德宗之臣奚翅孰優而孰劣孰
得而孰失乎群小在朝衆賢在野阿諛者為順旨姦
回者為忠直凡百所為其有戾于武帝德宗也多矣
又况金虜強盛實非徽宗之才可以禦之也其
詔雖曰罪已要亦噬臍無及矣徽宗宜其亡

召熙河經畧使姚古秦鳳經畧使种師中將兵入援

時欲召古師中令以本路兵會鄭洛外援河陽內衛京
城帝命宇文虛中為河北河東路宣諭使護其軍虛中
以檄召古師中兵馬
令直赴汴京應援

發明

時金虜憑陵君父蒙難此正臣子捐軀報國倡
義勤王之秋也夫何古等既擁強兵坐視不救
必待詔趣然後入援義者必急其
君豈若是哉直書曰召蓋譏之也

以吳敏為門下侍郎

帝東幸之意益決太常少卿李綱謂敏曰建牧之議豈
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以

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
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
皇後世借之上聰明仁恕公曷不為上言之翌日敏入
對具以綱言白帝帝即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曰皇
太子監國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
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若
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為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
敵天下可保帝意遂決明日宰臣奏事帝留李邦彥語
敏綱所言遂拜敏門
下侍郎草詔傳位

廣義

嗚呼忠臣義士無世無之顧人君用舍何如耳
觀夫徽宗之時親近者莫如童貫蔡京王黼胡行妄作之
遠者無如吳敏李綱當童貫蔡京王黼胡行妄作之
時徽宗不識吳敏李綱何如人物也然而披露忠肝
義膽於國步艱難之秋不在於親近之童貫蔡京王
黼而在於向義排難之吳敏李綱其人品之賢不肖
有如是夫君人者
不可不慎其用舍

帝傳位于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皇

續綱目卷之十一 宋徽宗宣和七年 七九

后為太上皇后

帝下詔禪位太子自稱曰道君皇帝太子入禁中被服泣涕固辭不許遂即位尊帝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退居龍德宮以李邦彥為龍德宮使蔡攸吳敏副之

發明

徽宗傳位太子此固一時權宜異於唐之玄宗及其金革弼興心喪膽落縮首無策傳位太子嗚呼徽宗享逸樂於平時懼危亡於亂世烏足謂之中人

以上者乎迨至太子嗣位尊為教主道君以萬乘之尊為道教之主至於沒齒而尚不悛善乎劉文安公曰今日為教主道君皇帝於宋何其尊也以此欺愚眩眾不自知他日封為昏德公於金而不勝卑辱矣可勝嘆哉綱目據事直書所以深識之爾

廣義

臣聞以道化天下者曰皇伏羲神農黃帝是也

道與德非有二皇與帝其理同然而名號之殊者乃後人尊稱之異耳亦非當時數聖人自稱之也至秦

呂政自謂功過三皇德兼五帝故總自稱為始皇帝云以明道德皆萃于其身故也何其不知量哉後世臣子遂因襲之皆稱其君父曰皇帝如呂刑稱舜者此皆尊敬君父之盛心夫何足怪故魯君侯爵孔子以公稱之尊君父也聖人尚爾况去聖人之萬萬者哉今徽宗自稱為道君皇帝者臣知其所謂道者惟是靈素之道豈皇帝之道邪至其厥子猶弗知悟又尊以教主之名且彼所謂教者亦以靈素之道為教而又非以皇帝之道為教也厥後父子得號昏德重昏者不亦宜乎

以李綱為兵部侍郎

綱上書言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內奸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召對廷和殿時金議割地綱言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

廣義

嗚呼李公之言何其剛正明白誠嗣王新服厥命之藥石也使徽宗預用李公又何至于今日

之顛沛乎書稱知人之難信矣哉

赦○立皇后朱氏

右武康節度使伯材之女

以耿南仲簽書樞密院事

南仲帝東宮舊僚也

遣給事中李鄴使金

告內禪且請脩好鄴至慶源府幹離不欲還郭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從之

廣義

汴宋之亡亡於叛臣郭藥師之一言耳孔子曰一言可以喪邦豈其然乎

太學生陳東上書請誅蔡京等六人

時天下皆知蔡京等誤國而用事者多受其薦引莫肯為帝明言之東率諸生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

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宋劬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于一虜創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

發明

陳東請誅六人而必以蔡京為首者討首惡也

罪也夷狄之禍非京等有以啟之乎王氏濬曰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顧嫌避咎此人臣不忠之利非人主社稷之福時天下已亂夷狄亂華京等享爵自如畧不之罪陳東乃太學生負初無官守之寄又無言責之託亦能上書糾劾忠憤激烈宋庭諸臣寧不為之少愧哉現於此則東討賊之心切而憂國之心誠矣直書于冊深予之也

廣義

嗚呼陳東之言賈太傅所謂痛哭者是也欽宗

以六奸肆諸市朝詔告天下將見天下之懷忠秉義者莫不日有君如此我可不出而輔之且大奸脫距黨勢自孤不能為害也必矣况金人一聞新君如此有為氣亦少沮汴宋基圖孰能搖之今於陳東之言

既嘉納之又果行足見其不能為也噫不能為於其始安能有為於其終邪書曰去邪勿疑惜乎欽宗不足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第十一

後學 餘杭 周 德恭 發明

後學 雲間 張 時泰 廣義

起丙午宋欽宗靖康元年凡二年 盡丁未宋高宗建炎元年

欽宗皇帝靖康元年春正月詔中外臣庶直言得失

午內

自金人犯邊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陰沮抑之當時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之語

發明

元城劉氏曰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已從人舜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

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傳說之復於高宗曰惟未從繩則

正后從諫則聖然則古之聰明睿智之君所以能大過於人者未有不以求諫為先務也當時言路久塞

阿諛成風欽宗嗣位之初首下求言之詔是亦能革故而鼎新者也雖欽宗柔弱弗克盡終然神人之憤

庶幾洩矣故綱目亦書以予之也

廣義

臣觀當時實封之言未有剗切如陳東者也有言如此而不蒙見用又何以詔為哉宜乎詔書

雖下而無有一人之應者焉

梁方平之師潰于黎陽金人遂渡河

金韓侂胄不陷相濟二州時方平帥禁旅屯於黎陽河北岸金將迪古補奄至方平奔潰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退保滑州亦望風迎潰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况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陷滑州

發明

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是則可為也夫鑿池築城者為國之備所謂事也效死而民不去為國之本所謂政也宋恃方平之守不備城郭不擇大將須臾師潰金遂渡河

信無備矣然虜至而師潰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信則疎於為國之本也雖隆黎陽之城何益乎故綱目於師潰特書之者以明城郭溝池重門擊柝皆守邦之末務必以固本安民為政之急耳如春秋書莒潰楚人入鄭義同

廣義

用兵行師國之大事也豈可付以陰類邪且陰道用事未有能生物者也易曰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是也徽宗用童貫童童逃歸而金人圍太原欽宗用方平方平師潰而金人遂濟河徽宗父子擇將用兵如出一律而欲保有家國難矣哉

以吳敏知樞密院事李棨同知院事○竄王黼于永州賜李彥死並籍其家放朱勔歸田里黼至雍丘盜殺之

黼聞金兵至不俟命載其孥以東詔敗為崇信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吳敏李綱請誅黼事下開封尹聶昌昌遣武士躡及於雍丘南戕之民家取其首以獻帝以初即位難於誅大臣託言為盜所殺彥賜死並籍其家勔

放歸田里勸以花石取媚流毒州郡者踰二十年積官
至寧遠軍節度使居蘇州公肆培克其園地擬禁藥服
飾器用上僭乘輿又託輓舟募兵數千人擁以自衛聲
燄薰灼東南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門邪人穢夫候門奴
事時謂東南小朝廷上皇末年益親任之居中白事傳
達上旨大畧如內侍進見不避宮嬪一門盡為顯官驕
僕亦至金紫天下為之扼腕
至是凡由勸得官者皆罷

發明

王黼等欺天子忌賢才導奢修啓虜虜其罪大
矣按法行辟死有餘辜綱目一書竄一書於一

書賜死若無罪焉者宋罰之不滿意也然欽宗既遣
聶昌殺王黼託為盜殺何歟夫以天子而行盜賊之

謀是亦盜賊而已書黼至雍丘盜殺之不知所謂盜
者何人哉可愧之甚矣與唐書盜殺李輔國相似

廣義

王黼欺君誤國罪不容誅李彥朱勳同條共貫
者也于時皆當合門寸斬以謝天下反以永州

安置按之失討賊也然而聶昌亦黼之流耳其殺之也
之心而書曰盜者何哉蓋昌亦黼之流耳其殺之也

尚書曰盜况昌乎臣嘗跡宋之亡亡于朱勳之花石

網也何也蓋逸樂者人君之大戒故雖大舜之聖其
臣伯益猶以逸樂為戒况去大舜之遠者哉蓋逸樂
既生則君心縱弛而凡傷財害民之事皆將不顧理
義而為之是雖嘉謨之入告不足以動其聽焉夫惟
君心安于逸樂如此譬猶盤水之滿涓滴之不可入
伊尹所謂習與性成者也為君者至此而欲家國之
保殆見其難矣抑觀朱勳作孽于宋之由始于崇寧
四年蔡京竄勳姓名于童貫軍籍中故與父冲皆得
官自是徽宗注意花石之費牢不可破疏諫者安置
諷諫者放歸由是勸之得君無尊卑之分有魚水之
諧富擬封君權傾人主城社二十餘年其間蠹國害
民之事日新月盛而徽宗迷不知悟豈不痛哉又况
東南為錢穀淵藪于時汴宋之命實懸于此勸則腹
削殆盡歲斷國本民怨不解故方臘因民不忍而嘗
泄憤悶之氣陳東有言朱勳結怨於東南是其獨見
之明也厥後雖以誅殺竄所猶未足以謝天下也君
子於勸乎何誅

太上皇出奔亳州遂如鎮江

續綱目卷之十一

宋史宗清卷之十一

三

帝聞幹為不濟河即下詔親征以蔡攸為太上皇帝行
宮使宇文萍中為副使奉上皇東行以避敵庚午上皇
如亳州於是百官多潛遁初童貫在陝西募長少年
號勝捷軍幾萬人以為親軍探列第舍及自太原還京
適上皇南幸貫即以是軍自隨上皇過浮橋衛士攀望
號慟貫惟恐行不速使親軍射之中矢而踣者百餘人
道路流涕蔡京亦盡室南行為
自全之計辛巳上皇至鎮江

發明

禮曲禮曰天子不言出穀梁傳曰王者無出出
失天下也蓋王者以四海為家京師為室故所在日
行在所而巡狩行幸則曰車駕次于某是也徽宗躬
臨大室垂廿五載際天所覆悉主悉臣一旦虜至乃
棄宗廟委天屬獨携所愛脫身而逃則是一匹夫耳
故綱目於此書出書奔不以天王之禮予之而以匹
夫庶人之事待之可謂賤之甚矣夫以貴為天子富
有四海而一旦失國奔走曾匹夫之不若
人主觀此可不兢兢業業知所畏謹也哉
廣義 嗚呼徽宗乃坊市間小才未藝之流耳豈黃屋
左 徽宗人物耶京貫曰侍左右不知其姦其昏

愚執甚焉則其流離播越宗社
不守而納身夷虜者非不幸也

以李綱為尚書右丞東京留守兼親征行營使京師戒嚴

宰執議請帝出幸襄鄧以避敵鋒行營參謀官李綱曰
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白
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
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
飭軍馬固結人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
將者綱曰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籍其位號
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將
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
乃以綱為尚書右丞東京留守綱為帝力陳不可去之
意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
手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奈何輕率以蹈明皇之覆轍
乎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
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顧綱曰朕今為卿留治兵禦
敵之事專責之卿勿致踈虞綱皇恐受命宰臣猶請出
幸不已帝從之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
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

綱目卷之二十一 宋徽宗 靖康元年 四

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後戒行何也今六軍父子妻孥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律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感悟遂止禁衛六軍聞之無不悅者皆拜伏呼萬歲乃命綱兼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

廣義

嗚呼當童貫蔡京王黼等急邀邊功之時貫等坐享王公富貴不知置李綱於何地耶及乎國勢顛危彼向之受富貴者一皆奉頭鼠竄率無一策可施何也揆厥所元皆由徽宗平昔扶陰抑陽之所致也且賢才立于人之朝隨時變遷與道俱化其君舍之則守已以正囊括無咎無譽坤之六四是也其君用之則奮不顧身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蹇之六二是也吁人品正大而合于坤之六四蹇之六二者臣於李公見焉况李公力陳不可出幸者即孟子謹守常法之意也使李公胷中無定見安能出此屹然如泰山不可動搖之論哉嗚呼宋有社稷之臣如此而不能用於未亂未危之日惜哉

白時中免以李邦彥為太宰張邦昌為少宰趙野為門下

侍郎王孝迪為中書侍郎蔡懋為尚書左丞○遣使督訪

道兵入援

發明

觀此則宋之失人心為可見矣能以善政固民心則民親其上死其長若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何用督之入援哉故書譏之

○金幹离不圍京師李綱力戰禦之金人來議和詔出內

帑及括借士民金帛與之遣康王構及少宰張邦昌往為

質

癸酉幹离不軍抵汴城擄牟駝岡帝召群臣議之李邦彥力請割地求和李綱以為擊之便帝竟從邦彥計命虞部員外郎鄭望之及高世則使其軍未至遇金使吳孝民來因與偕還是夜金人攻宣澤門李綱禦之斬獲百餘人金人知有備又聞道君已內禪乃退甲戌孝民入見問納張鼓事令執送童貫譚稔詹度且言曰上皇

朝事已往不必計今少帝與金別立誓書結好仍遣親王宰相詣軍前可也帝因求大臣可使者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稅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稅怯懦誤國事也不聽遂命稅使金軍稅至幹離不盛兵南向坐稅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失其所言幹離不謂之曰汝家京城破在頃刻所以飲兵不攻者徒以少帝之故欲存趙氏宗社我思大矣今若欲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尊金帝為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為質送大軍過河乃退爾因出事目一紙付稅遣還稅等唯唯不敢措一言遂與金使蕭三寶奴耶律中王洵等借來凡金人所要求皆郭藥師教之也乙亥金人攻天津景陽等門李綱親督戰募壯士緹城而下自邠至酉斬其酋長十餘殺其眾數千人何灌力戰而死丙子稅至李邦彥等力勸帝從金議帝乃避殿減膳括借都城金銀及倡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况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辨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

所欲亦將速歸此時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也李邦彥等言都城在旦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奪因求去帝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退則誓書已成稱伯大金國皇帝姪大宋皇帝金幣割地遣質更盟一依其言遣沈晦以誓書先往并持三鎮地圖示之庚辰以張邦昌為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軍為質以求成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為質及行乃邀帝署御批不變割地議帝不許康王與邦昌乘筏渡壕自午至夜始達金營康王道君皇帝第九子韋賢妃所生也

發明

其矣夷狄之不可與共功也姑以唐事觀之高祖借契丹之兵肅宗資回紇之助皆不旋踵而

惟其患又况宋之慢藏誨盜者乎夫借助夷狄奪人土地帝有中苟如是而無貽禍則醜類真可與為一矣滅遼未幾即為入寇蓋其受禍之淺深視其得謀國之乖刺蓋亦天意借是垂戒後人使萬世之下知夷狄之不可與共功欲其戒之謹之母至自貽伊感耳綱目特書屢書不一書而足蓋至於書金幹離不圍京師則無可言者矣若夫李綱書力戰禦之者

見其以留守盡忠王事也金人書來議和者見其畏
中國有備欲和者虜也書詔出內帑及括借士民金
帛與之者見其儲蓄空虚因以譏其自弱也書遣康
王構及少宰張邦昌往為質者見其不能自強因以
譏其失策也後之欲
用夷狄者可不鑒哉

廣義

甚哉李公之抱負也當汴京受圍之日親自請
行向使得遂其請而至幹離不之軍必有懾服

金虜之言如顏真卿之於李希烈韓退之於王庭
奏是也汴圍未必不解而康王未必為質矣况和之
云者必勢均力敵而後可一或勢力有所偏重則和
終不可議矣今幹離不圍京師則其勢力之偏重于
金也明矣尚何以和為議哉和曰議者金虜之詐也
苟如李公所論則將不議而自和况議乎哉吁李公
破君辱者天乎人也何尤

以唐恪同知樞密院事○都統制馬忠敗金人于順天門

金游騎大掠於城下忠以京西募兵適至擊金人敗之
于順天門外金師遂收歛為一西路稍通援兵得進

以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如金粘沒喝軍種師道帥師入
援以師道同知樞密院事統四方勤王兵

師道至洛聞幹離不已也東城下或止師道言賊勢方
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
形見情露祗取辱焉今鼓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都
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種少保領
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
皆稍北歛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
下稱為老種帝聞其至甚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師
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對曰女真不知兵
豈有孤軍深入入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
對曰臣以軍旅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
樞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宣撫使統四方勤王兵及
前後軍以姚平仲為都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母拜許眉
輿入朝金使王訥在廷頊頊望見師道拜跪稍知禮帝
顧笑曰彼為卿故師道請緩給金幣于金俟彼情歸扼
而殲諸河計之上
也李邦彥不從

見其以留守盡忠王事也金人書來議和者見其畏中國有備欲和者虜也書詔出內帑及括借士民金帛與之者見其儲蓄空虚因以譏其自弱也書遣康王構及少宰張邦昌往為質者見其不能自強因以譏其失策也後之欲用夷狄者可不鑒哉

廣義

甚哉李公之抱負也當汴京受圍之日親自請行向使得遂其請而至幹離不之軍必有懾服

金虜之言如顏真卿之於李希烈韓退之之於王庭湊是也汴圍未必不解而康王未必為質矣况和之云者必勢均力敵而後可一或勢力有所偏重則和終不可議矣今幹離不圍京師則其勢力之偏重于金也明矣尚何以和為議哉和曰議者金虜之詐也苟如李公所論則將不議而自和况議乎哉吁李公之計不行於欽宗而致國破君辱者天乎人也何尤

以唐恪同知樞密院事○都統制馬忠敗金人于順天門

金游騎大掠於城下忠以京西募兵適至擊金人敗之于順天門外金師遂收歛為一西路稍通援兵得進

以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如金粘沒喝軍種師道帥師入援以師道同知樞密院事統四方勤王兵

師道至洛聞幹離不已也東城下或止師道言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種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皆稍北斂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為老種帝聞其至甚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入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宣撫使統四方勤王兵及前後軍以姚平仲為都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母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訥在廷請緩給金幣于金俟彼情歸帝顧笑曰彼為卿故師道請緩給金幣于金俟彼情歸帝也李邦彥不從

廣義

內有李綱之捍國外有師道之勤王豈徒退敵
云乎哉可使制捷以捷金虜之堅甲利兵矣夫
何欽宗昏庸而不能
遂二公之願惜哉

以楊時為右諫議大夫兼侍講

時言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為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
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童貫為三路大帥棄軍逃歸
朝廷置之不罪故梁方平之徒相繼而造當正典刑以
為不忠之戒自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
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
轍不可復蹈疏上遂有是命

貶梁師成為彰化節度副使尋賜死

師成晚年益通賄謝士人入錢數百萬以獻頌上書為
名令赴廷試唱第之日侍於帝前嘯嘯升降之其小吏
儲宏亦與科甲而執役如初師成貌若不能言然陰驚
遇間即發王黼嘗為鄆王楷陰畫奪宗之計師成力保
護太子得不動搖及上堅東幸嬖臣多怨以避罪師成
自以舊恩留京師太學生陳東既疏其罪惡布衣張炳

亦以為言遂令開封吏護
送至賤所行一日追殺之

廣義

師成之罪不容誅矣分注云衍次八角鎮縊殺
之以暴死聞觀此足見欽宗有賊不能討矣尚
何激勸天下之忠義而收懷復之功
哉綱目書賜死者代欽宗之斧鉞也

二月都統制姚平仲將兵夜襲金營不克而遁

時朝廷日輸金幣于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
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克恃日甚其
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
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
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
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
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
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約日舉事種氏姚氏皆素
為山西巨室平仲以父古方帥熙河兵入援慮功名獨
歸種氏乃云士不得速戰有怨言帝聞之以語李綱綱
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日遣使趣師道
戰師道欲俟其弟師中至因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

距纜八日帝亦為緩平仲請先期擊之二月朔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幹離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帝遣中使諭李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平仲方發金候吏竟之幹離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亡去李綱率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于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師道復言劫寨已誤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皆不果用

發明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交兵大事拒敵大機要當熟思審處必求萬全斯為宜耳平仲輕慮淺謀邀功敗事其謀不成徒益虜備既而懼誅率兵亡去其罪可勝言哉輕行而掩之曰襲偷生而苟免曰遁皆所以罪平仲也弗克為君分憂而反益君之憂若平仲者安得謂之大丈夫乎觀於此網日責望當時之意可見矣

廣義

昔者禹之征苗其誓師乃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武王伐紂其誓師亦曰爾乃一德一心之不定厥功以克永世蓋軍旅之事未有不一力之不而能成功者也當汴京受圍之日所恃者內有李綱外有種與姚耳今而種姚兩家各不相下以私滅公卒至喪師辱國其敗可勝言哉書曰姚平仲襲金營不克而遁平仲其有愧于千古云

罷李綱以謝金人

幹離不召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為動金人異之乃使王洵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為質洵至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爾非朝廷意也因罷李綱以謝金人廢親征行營司時宇文虛中聞汴京急馳歸收拾散卒得東南兵二萬人以便宜起李魏領之令駐于汴河會姚平仲失利援兵西來者皆潰虛中繼而入京帝欲遣人奉使辨劫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欲行虛中承命慨然而往

發明

甚矣宋人之愚也當時虜兵臨城朝野恐懼群姦無策惟異速和而委身徇國者唯李綱一人而已昔者晉武帝獨斷而成平吳之功唐憲宗獨斷而遂破蔡之績欽宗苟能奮義禮之勇乾剛獨斷

任無疑不容浮言搖奪可也夫何心持兩端弗克果
決竟罷忠直以謝殘讐嗚呼陋矣金人果愛我耶則
必不勞師遠涉也金人果讐我耶則何必匿怨而友
之也矧女真空國入寇就食中華宋之兵非不多將
非不衆合力奮擊而隻輪不返則將望旌旗而膽落
矣不能以此自強偷安一時貽禍後日使虜人從容
也駐恣其劫掠是豈有人心者
哉書之足以發千古之一笑爾

廣義當幹離不之圍汴京也其可憚者惟李尚書人
而已今焉既罷李綱則知當時宋亦無可恃者
而金人亦何所憚哉

太學生陳東上書請復用李綱詔以綱為尚書右丞京城

防禦使

東等千餘人上書于宣德門言李綱奮勇不顧以身任
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
野王孝迪蔡懋李挽之徒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
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中外相慶而

邦彥等疾如仇讐恐其成功因緣沮敗且邦彥等必欲
割地曾不知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能
復都大梁乎又不知邦昌等能保金人不復敗盟否也
切恐虜兵南向大梁不可都必將遷而之金陵則自江
以北非朝廷有况金陵正慮童貫蔡攸朱勔等往生變
亂雖欲遷而都又不可得陛下將於何地而奠宗社邪
邦彥等不為國家長久之計又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
憤李綱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於流涕咸謂不日為虜
擒矣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乞復用
綱而斥邦彥等且以閩外付紳師道宗社存亡在此一
卒不可不謹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會邦彥入
朝衆數其罪而罵且欲毆之邦彥疾驅得免吳敏傳宣
令退衆莫肯去搥壞登聞鼓喧呼動地殿帥王宗濂恐
生變奏帝勉從之帝乃遣耿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
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後期衆鬱而殊之并殺內行數
十人知開封府王時雍麾之不退帝顧戶部尚書聶昌
俾出諭旨諸生始退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
既而都人又言願見紳師道詔趣師道入城彈壓師道
乘車而至衆褰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麾聲喏而散明
日詔誅士民殺內侍為首者禁伏闕上書王時雍欲盡

致太學諸生于獄人人揣恐會朝廷將用楊時為祭酒遣聶昌詣學宣諭然後定吳敏欲弭謗議奏東為太學錄東力辭以歸

發明

前書陳東上書請誅蔡京六人此書陳東上書請復用李綱則庶乎可以得好惡之正矣綱目特書于冊所以深予之耳

廣義

嗚呼汴京之急也都人士庶之所恃者李公耳然李公之識見忠勇非特太學諸生知之都城數萬人莫不知之而所不知者獨欽宗耳今而復用李綱者非欽宗之本心乃出于衆情之迫切不得已而然也噫欽宗當國事倥偬之日猶無德慧智術以察臣下之忠佞况承平乎欽宗其不足與有為可知矣

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

廣義

元祐黨籍學術之禁乃蔡京獨鼓其說而倡為亡國之階也至是除之何哉正所謂人之將死

其言也善天理之不可泯此之謂歟

○廢苑囿宮觀可以與民者

廣義

嗚呼欽宗以苑囿宮觀與民可謂蓋前人之愆矣書之于冊庶亦可觀

○更以肅王樞為管于金康王構還

宇文虛中冒鋒鏑至金營露坐風埃自巳至申金人注矢露刃周匝圍之久乃得見康王次日侍王至金幕府見幹离不辭語不遜禮節倨傲抵暮遣王納隨虛中入城要越王及李邦彥吳敏李綱并駙馬曹晟等與金銀騾馬之類且欲御筆書定三鎮界方退軍明日帝命肅王往代質康王張邦昌還

廣義

高宗還天意也天其或者為太祖之後而設歟

以徐處仁為中書侍郎宇文虛中簽書樞密院事蔡懋罷

○詔割三鎮地以界金金幹离不引兵北去京師解嚴

費綱

初金人犯城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及李綱
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懼稍稍引
却至是宇文虛中復奉詔如金許割三鎮地幹離不得
詔遂不俟金幣數足遣韓光裔來告辭退師北去肅王
從之京師解嚴神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
曰異日必為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于帝曰金人
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
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

發明

嗚呼宋之削弱滋甚矣宋之不競可知矣蓋土
地受之天命傳之先君雖尺寸之地不可擅以
與人必不得已死生以之孟子曰守正而效死者義
也金人圍城踰兩閱月四方勤王之師已集夷狄陵
蔑之心已極此正楚漢角力不容並立之時也未聞
出兵拒戰惟圖屈已請和朝進一言以求盟暮措一
策以結好謀臣猛將相率積憤而割地之謀興矣矧
王公設險所以守則三鎮宋之藩屏割之何以為邦
今日割一城明日削一地然後得一旦安寢起視四
境而金兵又至矣然則宋室之地有限暴金之欲無
窮土地甫盡宋安能存豈不深可惜哉一二大臣不
能講究至理二三執政不能擬議洪謨尸位素餐果

何足取不待取絕而并
義自見者此類是也

廣義

信如李種二公之策雖不界以三鎮之地而幹
使宗社之地淪于
腥膻豈不痛哉

赦

且詔諭士民自今庶事並遵用祖宗舊制凡蠹國害
民之事一切寢罷復罷宰執兼神霄玉清萬壽宮使

廣義

上條分注載呂好問之言曰金人得志益輕中
國秋冬必傾國而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斯言
也何其灼見之明且切哉為欽宗者則當朝警夕惕
雖卧薪嘗膽猶以為為急可也今於好問之言如水沃
石畧無介意而反以赦為急者何哉蓋赦者小人之
幸君子之不幸也是赦之幸無乃被小人之所使歟
此條分注載詔諭士民之言雖或可觀在當時亦以
講求禦敵為急而此焉或可以緩也禦敵之不講而
此焉雖善亦無以救其急譬諸病危之人不進以瞑
眩之劑乃徐徐以參苓加之而欲起死回生也殆見

賣網卷之十一

其難矣

李邦彥免

邦彥無所建明惟阿順趨諂而已都人目為浪子宰相

以張邦昌為太宰吳敏為少宰李綱知樞密院事耿南仲

李梈為尚書左右丞○宇文粹中罷○姚古种師中及府

州將折彥質以兵入援

姚古种師中及府州帥折彥質等各以兵勤王凡十餘萬人至汴城下而韓侂胄不已退李綱請詔古等追之且戒俟其間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送出之勿輕動以啓釁時大臣政令矛盾故迄無成功

發明

三人能知急君之義矣功雖不就志亦可嘉故網目特揭而書之于冊者所以為臣子徇國之勸也

种師道罷

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沈毅有謀不可使解兵柄帝謂其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于楚漢宣帝老趙充國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以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師道智慮未衰雖老可用也帝不納翰又言金人此去存亡所繫當令一大創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幸必有不救之患宜遣師邀擊之帝亦不聽

廣義

師道為時名將華夷著稱而金人素所忌憚者也當夫國步艱難之日無故而棄名將適足以壯敵人之志而自促其敗也善乎范曄曰山有猛虎則藜藿為之不採今也猛獸去山殆恐採宋之藜藿者若固有之也嗚呼悲哉

以揚時兼國子祭酒

時知無不言然不見聽及太宰生留李綱种師道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宰因召對特言諸生忠於朝廷非有他

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為之長貳則將自定帝曰無以逾卿遂用之

廣義

以上書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可以崇正學次書

國子祭酒可以定國論是三者實救時之急務也歷書于冊有可觀矣

金粘沒喝入威勝軍陷隆德府

粘沒喝攻太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固守不下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防守使內外不相通及聞幹離不議和亦遣人來求賂宰臣以勤王兵大集徇其使而不與粘沒喝怒乃分兵趨汴京折可求劉光世軍皆為所敗平陽府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粘沒喝嘆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無人矣既過知威勝軍李植以城降遂攻下隆德府知府張確死之進屯澤州呂中曰取燕而不知取三關之險守京城而不知守關河之險此虜所以嘆無人也

貶蔡京為秘書監童貫為左衛上將軍蔡攸為太中大夫

以陳東之言也時三人皆從上皇行

廣義

我狄之患自古有之未有不自開其邊界而成

之言欲擒此賊肆諸市朝非特賤其官而已今綱目大書曰貶者非當其罪也必知東之所言而後可為欽宗者則當陳啓太上及為國家之禍肇自此徒此徒姦黠欲自保全故從陛下行幸其意實非為陛下也譬猶狐之馮城鼠之依社而人豈敢肆其攻畧之心哉一或攻之畧之必將抵以墮城傾社之罪伏願陛下割恩斬義早以此徒檻車赴京獻諸太廟明正厥罪播告天下以舒神人之憤則金虜犯順之心必回天下勤王之師必雲集響應陛下回鑾之日可期太原宗社之地可復而臣新服之命庶乎可保天下幸甚如是則徽宗雖惑于必俞所啓豈無父子之情邪夫何欽宗不此之務止貶此徒之官是失討賊之義也尚何恢復之可望哉

梁方平伏誅

賈綱目卷之十一

宋史卷一百一十四

發明

蔡京蔡攸童貫梁方平惡均罪敵死有餘辜何

書法若無罪焉者所以深談欽宗之失政刑也方平

既正典刑故即以伏誅書之綱目原情定罪其旨嚴

廣義

美噫欽宗初政若此抑何以服天下哉此其所以無益於敗亡也

○王孝迪罷○以聶昌為東南發運使未行而罷

初上皇南幸童貫高俅等以兵扈從既行聞都城受圍

乃止東南郵傳及勤王之師道路籍籍言貫等為變朝

議以聶昌為發運使往圖之李綱曰使昌所圖果成震

驚太上此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上於東

廣義

南求劍南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莫若罷聶昌之行請於太上去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帝從之

金粘沒喝還雲中留軍圍太原○三月張邦昌李稅免

議者以邦昌私於敵故粘沒喝復至社稷之賊也遂免

以徐處仁為太宰唐恪為中書侍郎何栗為尚書右丞許

翰同知樞密院事

帝召處仁問割三鎮是否處仁言不當棄與吳敏議合

敏薦處仁可相遂拜太宰時進見者多論宜和間事恪

言于帝曰革弊當以漸宜擇今日之所急者先之而言

者不顧大體至毛率前事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傷太上

之心哉京攸貫黼之徒既從竄斥姑可已矣他日邊事

既定然後白太上請下一詔與天下共棄之誰曰不可

廣義

帝曰卿論甚善為朕作詔書以此意布告在位

能群賢彙征若可以傾否矣然而否終不

宇文虛中免

言者劾其議和

之罪出知青州

詔种師道屯滑州姚古种師中援三鎮古復隆德府威勝軍師中追韓离不至北鄙而還

詔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粘沒喝深入南陷隆德先敗元約朕夙夜追咎已黜罷元主和議之臣其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保塞臨寢所在警當固守於是命种師道為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而師道實無兵自隨乃請合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廷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格不用師中渡河上言粘沒喝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以遲朝廷疑不用韓离不行至中山河間兩鎮皆固守不德威勝扼南北關

發明

追者已去而躡之謂自金虜入寇諱言兵事為之大屈矣今而漢起宸断命將出師屯滑州援三鎮追韓离不見於女真甫退之時此率差強人意故

特喜而書之所以深予之也使其始終如一奮發奮為則安患金之復至哉惜其邪正之言交作未免惑於邪而棄其正耳吁

廣義

斯時也急莫急于備禦之策朝論如此則宋事日非斯可識矣

詔李綱迎太上皇于南京

時用事者言太上將復辟于鎮江人情危駭既而太上皇後先還或謂后將由端門直入禁中內侍輩頗勸帝嚴備帝不從既而太上還至南京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不可測綱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爾綱往具道皇帝聖孝思慕請陛下蚤還京師太上因及行宮止遶角等事綱曰當時恐全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因言皇帝每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臣竊譬之家長出而疆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而慰勞之苟誅及細故則為子弟者何所逃其責邪陛下回鑿臣謂宜有以太慰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太上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且曰卿捍守宗社有大功若

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垂名
青史綱還具道太上意帝始釋然

廣義 嗚呼李公善處徽欽父子其即韓魏公
之高致也千古令人景仰不亦偉哉

夏四月夏人陷天德雲內諸城金人襲取之

先是粘沒喝遣撒母使夏許割天德雲內金肅河清西
軍及武州等八館之地約攻麟州以牽河東之勢夏人
遂由金肅河清渡河取天德雲內武州河東八館之地
因攻鎮威城兵馬監押朱昭力戰而敗乃盡殺其妻子
約尸井中復帥士搏戰死之城遂陷既而金將谷神以
數萬濟陽為出獵掩至天德逼逐夏人悉奪有其地夏
人請和金人執其使

發明 時王室罹難夷狄憑陵夏人未聞脩連帥之職
攘夷狄以安中國顧乃復為臣虜背順向逆攻

陷城邑乘人之危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是誠五
霸之罪人也迨夫所得土地復為金有將欲以利已
適所以利人所謂攘人者必為他人所攘詎不信乎
此何以異於螭蚌相持漁人得利也於乎夏得之易

而失之亦易夏取之非義而金亦以非義取之曾謂
非天道哉後之逞其私智伐人家國者可以鑒矣凡
若此類不再貶而其惡自見

太上皇至京師

太上將至宰執進迎奉儀注耿南仲議欲屏太上左右
車駕乃進李綱言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自誠
明推之可至於堯舜之道輔陛下乃闇而多疑南仲喟然
耿南仲不以堯舜之道輔陛下乃闇而多疑南仲喟然
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為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
下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
乃為此言臣何敢復有
所辨因求去帝不允

立子謀為皇太子○以耿南仲為門下侍郎趙野免○詔

吏部考覈濫賞

凡由楊戩李彥之公田王黼朱勔之應奉童貫譚稹等
西北之師孟昌齡河防之後夔蜀湖南之開疆關陝河

東之改幣及近習所引獻頌可採
特赴殿試之流所得爵賞悉奪之

發明

天下之治特患人主無其志爾宋自哲徽之後
國勢耗弱威令不振疑若無可為者然欽宗繼
之稍能振厲有為而氣象已異於是先朝弊政相繼
剗削使其能謹終如始未必不為有宋盛德之主綱
目於前書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廢苑囿宮觀可以
與民者此書詔吏部考覈濫賞皆所以著其初政之
美云爾夫豈以其不終之故遂沒
其可紀之實此固筆削之公也

以种師道為兩河宣撫使○復以詩賦取士禁用王安石

字說○召河南尹焞至京師賜號和靖處士遣還

焞洛人師事程頤紹聖初嘗應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
議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
應進士卒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
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願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
不就幸聚徒洛中非吊喪問疾不出士大夫宗仰之种
師道薦焞德行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遣還

戶部尚書梅執禮部侍郎邵溥中丞呂好問中書舍人
胡安國合奏焞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乞罷用
報之不

發明

楊氏曰時止則止也時行則行亦止也非行
之為止也時乎當行道乎可行吾斯行焉吾雖
行焉止乎道也時乎當止道乎可止吾斯止焉非吾
自止亦止乎道也尹焞窮居樂道不求聞達而所李
得乎伊洛之真傳誠一代之偉人也夫何召至不用
賜號遣還雖梅執禮等合詞懇留帝皆不報噫隱居
求志固君子之本心幸賢而先乃人君之盛事詩曰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值衰亂之時正用賢之日而反
棄賢者其不足與有為明
矣據事直書深譏之爾

廣義

昔孟子稱伯夷柳下惠為百世之師者一則以
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志潔行高為
聖之清一則以其不羞汙君不鄙小官進不隱賢必
以其道為聖之和今也徽宗朝廷惡之極矣在朝之
人惡者多矣然而和靖應詔而至者以宋事之尚或
可為故不欲去有似乎惠之和也至而欲去者知宋

人耳目而反詆為非矣向使欽宗亮悟于上時宰贊
襄于下蹙邢為正就是去非使設料取士惟事乎六
經之正學屏棄乎王氏之邪說則士豈有不得其純
者而治豈有不獲其效者哉奈何欽宗惑于王氏之
說既罷配享猶且從祀而使龜山正論不得見于設
施惜哉孔子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龜山可謂
以道事欽宗者也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龜山可謂
不終日若龜山者其有合于豫之六二有曰介于石

詔种師中姚古進軍太原師中與金人戰于殺熊嶺敗績

死之古軍潰

太原圍不解詔种師中由井陘與姚古犄角師中進次
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留也真定時粘沒喝避
暑還雲中留兵分就畜牧覘者以為將遁告于朝許翰
信之數遣使趣師中出戰責以逗撓師中嘆曰逗撓兵
家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為罪乎即日辦
嚴約姚古及張灝髮俱進而老矣賞槁之物皆不以從行
帥中挾壽陽之石坑為金將完顏括女所襲五戰三勝
同趨榆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姚古將兵至威勝統

制焦安節妄傳粘沒喝將至故古與灝皆失期不至師
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
而賞賚不及皆憤然散去所留才百人師中身被四創
力疾鬪死師中老成持重為時名將既死諸軍無不奪
氣金乘勝進兵迎古遇于盤陀古兵潰退保隆德事聞
李綱召安節斬之安置古
于廣州而贈師中少師

發明

師中姚古均承上命進軍太原正宜戮力同心
克濟蹇難以舒君父之憂可也夫何既與相期

廣義

嗚呼天下之事莫不于所謹而敗于所忽也
始焉而謹雖未必其成而終必敗于所忽也

忽雖未必其成而終必敗于所忽也
忽者敗事之媒也今師中之敗敗于許翰
者之言而忽於料敵也然則以敗績歸師中為將不得
節予之者何哉蓋以敗績歸師中為將不得

辭其責以死節予之者以見師中不
避敵而得以盡忠也綱目之旨微矣

六月詔諫官極論闕失

右正言崔鷄上疏曰諫議大夫馮澥近上章言熙寧元
豐之間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澥尚敢為此姦言乎王
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
陵夷至于大亂此無異論之効也蔡京又以學校之法
馭士人如馭卒伍有一異論累及學官其苛錮多士固
已密矣而澥猶以為太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仁宗英
宗選敦樸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為流俗一切逐
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蔡
京得志引門生故吏更持政柄倡紹述之論以欺人主
使天下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
理財而公私竭紹述造士而人才衰紹述開邊而塞塵
犯闕矣京之術破壞天下已極尚忍使其餘蠹再破壞
邪京姦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
之衆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
廣義 考之崔鷄於徽宗即位之初以筠州推官上書
力辨司馬光之忠章惇之姦徽宗說而不釋止

以為相州教授今於欽宗踐祚之始又極諫蔡京馮
澥之姦蓋以知大朝政闕失莫大乎臣下之朋姦也
嗚呼鷄於徽宗體元正始之日而為其辨忠邪奮不
顧身以為朝廷振綱維是誠社稷之臣矣于時徽
宗即當置諸左右以資啓沃否則使其居一要職以
進退人才鷄必大有所作為而宋之宗社疆宇亦未
必如是之狼藉也夫何寥寥乎二十六年之間父處
鷄於間曠之地使之居矮屋而不得一椽其頭惜哉
今而幸居言路於欽宗新服厥命之時宜其極論朝
廷闕失而端在蔡京之朋姦破壞天下何其言之當
且切哉然而一木不支大厦之
顛不過重為君子之長太息也

召种師道還以李綱為兩河宣撫使

京師自金兵退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為
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謀議復為耿南
仲等所沮及姚古种師道以病丐歸南仲
等請棄三鎮綱言不可乃以綱為宣撫使劉鞅副之以
代師道又以解潛為制置副使以代姚古綱言臣書生
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為

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疾乞致仕章十餘
上亦不允臺諫言網不可去朝廷帝以其為大臣游說
斥之或謂網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謂邊事欲
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爾公不起上怒且不測奈何
許翰復書杜郵二字以遺網網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裴
度傳以賜之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網請銀絹錢各百
萬僅得二十萬庶事皆未集網乞展行期御批以為遷
延拒命趣召數四網入對帝曰卿為朕巡邊便可還朝
網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廷使既行之
後無有沮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
堅臣自度不能為即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
君臣之義上為感動陸辭又為上道唐恪聶昌之姦任
之必誤國
言甚激切

發明

師道老將而召還李綱書生而往代則其時事
乖刺亦可見矣豈非熙豐之黨有以陰擠之乎

直書于冊
失自見矣

廣義

書曰致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用是道則為聖
帝為明王而固以之興舍是道則為庸君為暗

主而國以之亡臣嘗悼夫徽欽二宗不能善為其國
也何則汴宋立國之初即與契丹為鄰宋之祖宗與
之繼好百年曾無一臣之敢創開邊釁者是亦祖宗
善禦夷狄也今也不然徽宗約金以攻遼是其召禍
於未亂未危之時欽宗忽金之退師是其速禍於既
亂既危之日又况國無忠良獨致其憂者惟李綱一
人耳而欽宗又受南仲等蠱惑之深陷李綱于必死
之地是亦盧杞之害真卿也誠如臺諫所言以綱運
籌惟惺擇將擇邊則宋人之目猶或可為惟其
不然是以破壞不可收拾也豈不深可痛哉

路允迪免○謫左司諫陳公輔監合州酒務

公輔居職敢言耿南仲指為李綱之黨公輔因自列且
辭位復言李綱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原乃為大臣所
陷後必敗事時宰怒
其言斥監合州酒務

發明

是時天下既亂北方靡寧正孜孜求治常若不
及之秋也詢訪嘉謀召用君子庶幾天命可續

人心可回欽宗惑耿南仲之讒間黜逐李綱罔敢直
諫公輔既居言責義所當告見忤時宰謫監酒稅謂

諫之得計可乎上書詔諫官極論闕失而下書謫左司
諫陳公輔則是求言非誠不過虛應故事焉耳安有
誠心樂善而反忌言者尚可以求諫乎哉欽宗即位
之初天下猶未帖泰殷鑒不遠復罪言官苟有志於
興衰撥亂者必不
無故而謫諫臣矣

天狗星隕

有聲如雷

禁出紫微垣

長數丈北拂帝座掃文昌大臣有謂此乃夷狄將衰非
中國憂也提奉醴泉觀譚世勣面奏垂象可畏當備德
以應天不宜惑其諛說
詔除民間疾苦十七事

發明

天狗惡星也彗者逆氣所結也人事感於下天
變動於上前此者金虜入寇憑陵中華後此者
二帝后妃遠狩沙漠中原既陷而王室遂虛其為法
度廢弛威信陵遲之象著矣漢成帝永始中亦有星

隕之異而五侯擅權賊莽居攝漢之宗支掃
蕩幾盡天之示人顯矣綱目謹於天象至矣

廣義

考之喻之義自天而隕沒於半空而不至地
之謂也漢成帝永始中有星隕之異其後五侯
擅權賊莽居攝卒滅西漢今焉天狗星隕而有聲如
雷其亦異之異者焉况乎紫微乃天帝之座之近者
豈宜彗犯于此哉天之垂象
如此則汴宋將亡之徵顯矣

高麗稱藩于金金以保州畀之

高麗王楷遣使奉表稱藩一依事遼之禮金遣
高伯淑報之且以保州與之自是朝貢不絕

秋七月除元符上書邪等之禁○竄蔡京于儋州道死童

貫趙良嗣伏誅

京再貶崇信軍節度副使貫再貶昭化軍節度副使至
是復竄京于儋州其子孫二十三人分竄遠地遇赦不
許量移竄貫于吉陽軍趙良嗣于柳州詔下十日京死
于潭州朝廷遣御史張徽誅貫轉運副使李昇之誅良

嗣于賤所函首赴關島于市京天資函誦舞智御人在
人主前額担伺為固位計帝亦知其姦屢罷屢起且擇
京不合者執政以稅之京每聞將逃免輒入見初衣蒲
伏叩頭無復廉耻見利忘義至於兄弟父子自為秦越
暮年即家為府營進之徒集門輸貨僮隸皆得美官棄
紀綱法度為虛器根株連結牢不可破卒致宗廟之禍
雖以適死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為恨貫握兵二十年權
傾一動一息貫悉偵得之先密以白且陷以他事劾
察劾一動一息貫悉偵得之先密以白且陷以他事劾
反得罪逐死貫狀魁梧偉瞻視願下生鬚十數皮骨動
如鐵不類閹人有度量能踈財後宮自妃嬪以下皆獻
餉結納左右婦寺譽言日聞寵嬭翕赫庭戶雜還成市
岳牧輔弼多出其門窮姦稔
禍流毒四海死不足以償責

發明

鳴呼欽宗曲庇姦臣可謂姑息之甚矣蔡京罪
逆深重死有餘辜誠宜肆諸市朝按罪行辟以
示天下可也夫何僅竄澹州善終於道王法何由而
正亂賊何由而警乎故書竄蔡京而若無罪然者所
以譏宋責之不以罪也然夷狄盜賊庶人則書死京
特書死者所以貶其同於夷盜庶人而不得與於中

廣義

大臣為國柱石非賢而有德者不無禍人之因
而貽生民無窮之害也傳之所謂不能保我子
孫黎民亦曰殆哉是也蔡京宋之元老跡其所為真
禽獸之不若者豈可師長百僚而當萬姓之具瞻哉
故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國且大易有曰開國承家小
人勿用况乎微宗信任童貫良嗣上不保其宗社中
不保其身體下不保其子姪此真近閣宦小人之禍
也然則此徒雖曰伏誅其於事也何補有國者可以
鑑矣

李綱至懷州諸軍潰于太原

綱留河陽十餘日練士卒脩整器甲之屬進次懷州造
戰車期兵集大率而朝廷降詔罷所起兵綱上疏言秋
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防秋兵盡集尚
恐不足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

求柰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
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
報趣起太原綱乃遣解潛屯威勝軍劉韜屯遼州幕官
王以寧與都統制折可求張思正等屯汾州范瓊屯南
北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並進時諸將皆承受御畫
事皆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多不遵命
綱嘗具論之雖降約束而承受專達自若於是劉韜兵
先進金人併力禦之韜兵潰潛與敵遇于關南亦大敗
思正等領兵七萬與張顯夜襲金婁室軍于文水小
捷明日戰復大敗死者數萬人可求師潰于子夏山於
是威勝軍隆德府汾晉澤絳
民皆渡河南奔州縣皆空

發明

命將之道貴乎專於委任將焉不專軍無紀律
遇敵駭懼迄無成功時諸將皆承御畫事得專

達進退自如宣撫使徒有節制之名不遵約束之命
則是任將不專之病也李綱區畫方畧刻期進取甫
至懷州諸軍皆潰則是無紀律之病也今以太原諸
軍而無統率進退自如故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綱
目於此以自涓為文若曰太原之軍無有能潰之者
宋自潰之云爾夫以步騎十七萬之眾一旦無故自
潰然則宋之不
亡豈非幸歟

八月復以种師道為兩河宣撫使召李綱還

綱以張灝等違節制而敗又上疏極論節制不專之弊
且言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
路進及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因薦為宣撫判官方欲會
合親率擊虜會以議和止綱進兵綱亦求罷遂代還

金粘沒喝幹离不復分道入寇

先是朝廷以肅王為彼所質亦留其使臣蕭仲恭以相
當踰月不遣其副趙倫懼不得歸乃給館伴邢倅曰金
有耶律余覲者領契丹兵甚眾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
結之以圖幹离不及粘沒喝執政以仲恭余覲皆遼貴
戚舊臣而用事于金當有亡國之戚信之乃以蠟書命
仲恭致之而用事于金當有亡國之戚信之乃以蠟書命
獻之幹离不以聞于金主晟麟府帥折可求又言遼梁
王雅里在西夏之北欲結宋以復怨于金吳敏勸帝致
書梁王由河東之麟府亦為粘沒喝所復以聞於是
金主晟以粘沒喝為左副元帥幹离不為右副元帥分

賈綱

道南侵粘沒喝發雲
中幹為不發保州

發明

復者已甚之詞入寇者外而賊之之詞所以惡

盟綱目畧其啓釁之分注皆由宋人啓釁以致金虜渝
侮春秋所尚豈以攘夷狄為非是乎惜其負虛名而
來實禍耳雖然欽宗以欲速之心信淺謀之士其機
不密厥釁先開社稷丘墟生靈塗炭詎不深可惜哉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
事不密則害成觀於此言為益信矣

廣義

甚哉輕信人言之敗事也向使當國大臣不信
蕭仲恭折可求之言則金人為無辭而無以速

其南侵也然分注曰侵而大書則曰寇者何蓋潛師
掠境曰侵外夷犯邊曰寇書法若此亦春秋尊中國
攘夷狄之意也
此又不可不知

徐處仁吳敏許翰罷以唐恪為少宰何桌為中書侍郎陳

過庭為尚書右丞聶昌同知樞密院事李回答書院事

翰處仁主用兵而吳敏取南仲欲和論議不合翰罷知
亳州處仁又與敏爭于帝前處仁怒擲筆中敏面鼻額

為黑南仲與唐恪聶昌欲排去二人而代之位諷中丞
李回論之於是俱罷初敏以昌猛厲可使助已自衛州

召知開封府不數月拜同知入謝即陳扞禦之策曰三
閔四鎮國家藩籬也聞欲以界敵一朝渝盟何以制之

願勿輕與而檄天下兵集都畿堅城守以遏其衝簡禁
旅以備出擊擊擊河以斷歸路前有堅城後有大河勁

兵四面而至彼或南下墮吾網中矣臣願激合勇義之
士設伏開闕出其不意掃其營以報席土之命提率守

禦得以便宜行事未幾言者
論敏因蔡京進用安置涪州

遣給事中王雲使金軍

先是遣劉岑李若水分使金軍以求緩師岑等還言幹
為不止索歸朝官及所欠金銀粘沒喝則深諱金銀專
論二鎮至是乃遣雲往
許以三鎮賦入之數

九月金粘沒喝陷太原副都總管王稟等死之

續通志卷之十一

粘沒喝乘勝急攻太原知府張孝純力竭不能支城遂陷孝純被執既又釋而用之副都總管王稟負原廟中太宗御容赴汾水死通武方笈轉運韓揆等三十人皆被害金分兵陷汾州知州張克戩畢力杆禦城破猶巷戰不克乃南向拜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

發明

王稟等為宋守臣城陷而死固其分也然而慷慨指生以赴汾水其志可尚由是通判方笈轉運韓揆等三十三人皆無苟免可謂明於君臣之大義夷夏之正理者死得其所宜乎書以予之也

蔡攸朱勔伏誅

先是竄勔循州籍其家田至三十萬畝他物稱是言者又論攸興燕山之役禍及天下驕奢淫泆載籍所無於是遣使即二人所至斬之

以王寓為尚書左丞○罷李綱知揚州謫中書舍人劉玉
胡安國于遠州

安國初為太學博士蔡京惡其異已會安國舉永州布衣王繪鄧璋遺逸京以二人乃范純仁鄒浩之客置獄推治安國坐除名張商美相始得復官帝即位召赴京師入對言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語甚剴切日昃始退耿南仲聞其言而惡之力諫于帝帝不為動中丞許翰入見帝謂曰卿識胡安國否翰對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為所污如安國者實鮮遂除中書舍人及言者論李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罷知揚州舍人劉珪當制謂綱勇於報國吏部侍郎馮澥言珪為綱遊說珪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且論澥越職論事耿南仲大怒何臬從而擠之遂出知通州安國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事者盡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事者無不起於今之小事而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人服其論

發明

楊氏曰小人不能動君子則國安一鼎不可動則萬夫廢一心不可動則萬議息故流言不能動周公刺客不能動裴度而周唐遂安矣是時金虜入寇山西陷沒此正君臣惕厲講求備禦之秋而耿

南仲當國專主和議讐忌李綱陰擠于外劉珣當制
正言求解誣以遊說珣亦坐貶安國封還詞頭力劾
姦黨見忤群小出知通州於戲值國家多難之時正
君子進用之日而為小人專輒黜逐正人欽宗誠可
謂寄生之君耳安有身濟艱危撥亂反正
者詎若是之業朕據事直書其失自見
廣義 李綱之主捍禦劉珣安國之定國論實中興之
良佐也夫何欽宗惑于群小一切貶逐使國事
日非敵志日驕馴至於不可維持者豈非不能自貽
其咎命歟周公之戒成王曰勿用儉人其惟吉士用
勸相我國家其意亦慮此也嗚呼狂瀾不已而伐其
砥柱大厦將顛而去其支木而欲瀾之不倒厦之不
傾者臣未
之信也

置四道都總管府以李回為大河守禦使折彥質為河北
宣撫副使

從何泉之請分天下二十三路為四道建三京及鄧州
為都總管府分總四道兵以知大名府趙野總北道知

河南府王襄總西道知鄧州張叔夜總南道知應天
府胡直儒總東道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

罷西南勤王兵

金師日逼南道總管張叔夜陝西制置使錢蓋各統兵
赴關唐恪耿南仲專主和議函檄止諸軍勿前遣給事
中黃諤由海道
使金以請和

發明

罷者不宜罷也夫除戎器戒不虞乃守國之常
事耳今女真日逼京師孤危正宜號召豪傑徐
圖備禦以戒不虞也唐恪南仲之鄙夫方且力主和
議函止諸軍其誤國之罪可勝言乎虜方攻掠不息
宋乃歛兵議和自古關葦無為之君未有若欽宗之
甚者此何異啓戶縱盜而後丐其少取盜安得而舍
之哉噫小人之欺蔽其君至
是益甚矣故直書以著其失

廣義

觀上條分注所載則知汴宋顛沛之秋其救援
之策莫良於何泉也夫何唐恪輩以狐鼠之見
畏金如虎力沮其謀而竟罷西南勤王兵其事機之
先可勝言哉汴宋之亡實判於此况乎金人之鈞宋

也專以和議為餌宋人不察而吞之此膏油所以終潤其鼎鑊也悲夫

夏人陷西安州○金幹離不陷真定都鈐轄劉身死之

神帥閔及金幹離不戰于井陘敗績幹離不遂入天威軍犯真定身率眾晝夜搏戰久之城陷身巷戰麾下稍散亡身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可受賊戮乎因挺刃欲奪門出不果自縊死知府李魏被執北去

發明 搏戰力竭而死觀其顧弟之言曰我大將也可受賊戮乎蓋亦明於君臣之大義者較諸偷生迎降之徒豈可同日語哉

冬十月安置李綱于建昌軍

廣義 嗚呼當沐受圍之急其間力排國難者獨李綱一人耳今而喪師失利一則由乎宰執輕信人言二則墮其和議之計耳豈綱專主用兵之罪哉噫

李綱之逐金人之幸綱何負于宋人哉故綱目於綱之逐月之而又地之者所以惡宋人之逐綱而惜綱之去也

○金遣使來

金二酋遣楊天吉王訥等以書來詰責索親王詣軍前陳謝仍要割地且求金帛車輅儀物及加其主徽號

罷御史中丞呂好問

金人復至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畧自如諸軍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乃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衛京城疏入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為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坐貶知袁州帝閱其忠下遷吏部侍郎

發明

天下無多難有一難小人者多難之宗解難不難而四凶過於洪水四裔非四凶之威而一舜烈於四裔是時姦臣主和奸之謀金虜恃攻取之策好問言之不從諫之不聽以直罹罪貶知袁州則無謀畧者何罪而黜之者何心哉蓋由小人之心初無謀畧苟偷目前之安而日後之患皆不之恤也宋始無謀畧小人所誤悲夫上書安置李綱此書罷呂好問皆惜

之之詞耳

廣義

好問嘗言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
莫能及也奈何疏入不報今也金人果復大至人皆
不知所出好問又設備禦之策可謂策之善者也又
不見聽迨至金人剝床以膚君臣猶以和議為辭好
問出於事不獲已乃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是亦
幸得其當者也乃得坐貶借哉嗚呼前既逐李綱今
又貶好問則是宋國空虛無人可憚由是知金之滅
宋則固非金之滅宋也乃宋之德與智力哉

召种師道還尋卒

師道次河陽遇王汭揣敵必大率亟上疏請幸長安以
避其鋒大臣以為怯召還以范訥代之師道尋卒謚曰
忠憲

以馬漣知樞密院事○貶王寓為單州團練副使

命寓副康王使幹離不軍寓託故不
行乃貶單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

十一月夏人陷懷德軍

知軍事劉銓通
判杜翊世死之

籍譚稹家○詔百官議三鎮棄守

王雲至真定幹離不軍使從吏先還言金人不復求地
但索五輅及上尊號且須康王至軍乃議和會幹離不
粘沒喝亦使王汭等來帝乃命馮漣副康王往王未行
而車輅至長垣為金人所却王遂不行至是雲還言金
人中變今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取汴都中外駭震
詔集從官于尚書省議割三鎮百官多請割與以紓國
禍何稹曰三鎮國之根本柰何一旦棄之且金人無信
割亦來不割亦來唐恪耿南仲等力主割地稹論辨不
已因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為民
父母而棄其子可乎帝悟乃止稹退謂恪曰割三鎮則
傷河外之情不割則太原真定已失不若任之恪唯
遂詔河北河東京畿清野令流民得占官舍寺觀以居

續綱目卷之二十一

宋次宗清康元三

十一

禁京師民以
浮言相動者

發明

承平之世在德不在險衰亂之世在德亦在險

何者承平之世皇風清穆治教休明人心自安

天下自固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所以德而不在險

也衰亂之世紀綱陵夷法度廢弛人心皇惑天下蕭

然夷狄盜賊接踵而起所以德而亦在險也三鎮

宋之藩屏乃必守而不可棄者苟棄三鎮則宋以險

要界虜而固不可守矣况金人深入不思備

禦尚欲議其棄守哉直書詔議深識之也

廣義 太原中山河間乃陵寢之所在國之根本也雖

則宋人識見之卑

可知矣不亡得乎

金粘沒喝陷河東諸州郡李回折彥質師潰金人遂渡河
陷西京詔馮澥使金軍請和

粘沒喝自太原趨汴所至破降平陽府威勝隆德軍澤
州皆陷官吏棄城走者遠近相望粘沒喝至河外宣撫

副使折彥質以兵十二萬拒之夾河而軍時李回以萬

騎防河亦至河上粘沒喝曰南軍亦眾與之戰勝負未

可知不若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連日彥質之眾皆

潰李回亦奔還京師金活女帥眾先渡孟津粘沒喝從

之於是知河陽燕英河南留守西道都總管王襄皆棄

城走永安軍鄭州悉降于金粘沒喝既渡河不復言三

鎮直遣人來言欲盡得兩河地請畫河為界於是京師

戒嚴遣馮澥李若水往使行至中牟守河兵相驚以為

金兵至左右謀取間道去澥問何如若水曰戍兵畏敵

而潰柰何效之今正有死爾敢言退者斬眾乃定既行

若水屢附奏言和議必不可諧乞申飭守備

發明

觀此則宋人積弱之情可見矣以河東諸郡不

能抗烏合之金以大河眾兵不能禦一郡之虜

但見棄城逃遁者有之倒戈迎降者有之望風奔潰

者有之罔敢北向而發一矢使女真長驅如蹈無人

之境廟堂良策惟冀求和而興兵拒敵之謀為妄談
矣宋事至此欲何為哉故夫書李回折彥質師潰金
人遂渡河可見李折之兵猶足拒虜因其自潰虜乃
渡河所以深罪其怯也書詔馮澥使金軍請和請者

賈綱目卷之七

宋史卷之九

十一

下求上之詞所以深譏其弱也網目之脩內夏外夷而已

廣義

抑考是年二月粘沒喝入威勝軍陷隆德府按春秋傳造其國都曰入三月种師中姚古復之

至是十一月金人復得陷河東諸州郡者何于以見宋人之無備也誠能於姚种二帥收復之日一如李綱好問之謀不惑於唐恪南仲聶昌井蛙之見則金虜且將北奔之不暇其能復陷我疆哉傳說之告高宗曰惟事事有備有備無患欽宗奚足知此

下哀痛詔徵兵于四方

發明

嗚呼欽宗至是無可言者矣然書下哀痛詔徵兵于四方則見其倒垂之急猶有望於救解之意而遠近諸郡漠然未聞有一人惻然哀憫奔赴君父之厄者則是小人兇威虐焰足以脅制天下而忠臣義士束手無策亦且莫之救也主厄如此彼唐恪耿南仲諸人懷姦誤國各自封植其亦可愧也已其亦可誅也已人主觀此可不兢兢業業也哉其與唐昭宗書遣間使告難于四方同意

○詔王雲副康王構使金軍許割三鎮至磁州州人殺雲

構還次相州

雲固請康王往使詔雲以資政殿學士副王使幹離不軍許割三鎮奉來冕玉輅尊金主為皇叔且上尊號十八字王由滑濬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謂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復去何益願勿行先是王雲奉使過磁相勸兩郡撤近城民舍運粟入保為清野之計民怨之及是次磁會康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王勿北去厲聲指雲曰真姦賊也王出廟行民譟執雲殺之時幹離不軍濟河遊兵日至磁城下蹤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書請王如相服索鞬部兵以迎於河上王遂行至相勞伯彥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由是受知議者以為是役雲不死王必至金無復還理相州湯陰人岳飛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劉韜宣撫真定募敢戰士飛與焉屢擒劇賊至是因劉浩以見王以為承信郎

讀綱目卷之五十五 宋紀三十一 宋紀三十一 宋紀三十一

發明

天下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是以古之聖王行仁政以得民心恒厥德以凝天命

未聞無故而以其地人民與人者以土地人民與人

則自絕天下其不可也必矣宋自金人再侵遂巡畏

縮無歲不以割地為議抑何庸謬若是耶迨夫民殺

王雲以示不叛欽宗獨無愧於心哉綱目直書不再

賤而其失自見

廣義 嗚呼天道之密人豈能測哉假使康王投足虜

或者錫胤藝祖其信然矣

何桌罷以陳過庭為中書侍郎孫傳為尚書右丞

桌主戰守與唐恪耿南仲不合罷為開封尹傳為兵部

尚書上書乞復祖宗法度帝問之傳對曰祖宗法惠民

熙豐法惠民謂名宗寧

法惠茲時謂名宗寧

以郭京為成忠郎選六甲兵以禦金

孫傳因讀血濺感事詩有郭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

人中訪得無忌於龍衛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

法可以生擒金二將而掃蕩無餘其法用七千七百七

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

無問伎藝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

旬日而足敵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三百可

致太平直襲擊至陰山乃止傳與何桌尤尊信之或謂

傳曰自古未聞以此成功者正或聽之姑少付以兵俟

有尺寸功乃稍進任今委之太過懼必為國家羞傳怒

曰京殆為時而生敵中璣微無不知者幸君與傳言若

發明

楊氏曰易中極亂之詞未有痛於否之象者匪

人用何處至於天地之不交而萬物不通上

天下無邦則天下無邦乎萬物不通則天下而為墟

然則當世道傾危之時正選將擇兵之日郭京狎邪

小人市井無賴頃因孫傳無識謬幸以薦于朝如官

錫爵信任不疑豈有所謂六甲之兵而能禦敵者邪
嗚呼以市井游惰之輩抗方張不制之師何異泰山
之壓卵乎語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宋室君臣何
其愚哉他日郭京敗走京城隨陷然而輕信無藉之
徒者可鑒矣

廣義

柳考古者兵誌之辭有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
蓋言力同則有德者勝德同則有義者勝度德
較善惡也度義較曲直也一勝一負惟顧德義何如
耳未聞以六甲妖術而能勝人也孟子嘗曰天時不
如地利郭京之法又非孟子之所謂天時也且以何
泉孫傳之賢尚尊信之况其他乎跡其流弊其原皆
出于微宗靈素之邪妄而徽宗之邪妄又本于神宗
天書之講張為幻也嗚呼君心不正而流毒至于如
此之慘孰謂正心誠意之學而無益于人國也哉今
觀郭京於事勢窮促之際而籍此妖術以免禍正猶
莽賊之坐斗以避兵也噫王莽以苛而亡欽宗以弱
而敗金虜無光武之仁光武非金虜之譎興亡之跡
人率類此可恠也夫

遣耿南仲聶昌使金軍許畫割兩河地昌為絳人所殺南仲奔相州

幹離不亦遣使來議割兩河地帝許之命耿南仲往報
南仲以老辭改命聶昌昌以親辭陳過庭曰主憂臣辱
願效死帝為揮涕太息而怒南仲及昌乃即命南仲如
河北幹離不軍昌如河東粘沒喝軍昌言兩河之人忠
勇萬一為所執死不瞑目矣行至絳絳人果堅壁拒之
昌持詔抵城下絕而登鈴轄趙子清麾眾殺昌袂其目
而歸之初南仲為東宮官十年自謂首當柄用而吳敏
李綱越次進位在已上心不能平故每事異議力沮敏
守與吳升堅請割地以成和好故朝廷戰守之備皆罷
致金師日逼至是與金使王訥偕行至衛州衛鄉兵欲
殺訥訥脫去南仲遂奔相州以帝旨喻康王起河
北兵入衛京師因連署募兵榜揭之人情始安

發明

前書割三鎮此書割兩河則是以前宗之地為
媚虜之資何其愚耶且祖宗被堅執親犯矢
石百戰而得疆域割以界金易於反掌心安忍乎嗚
呼金人欲三鎮則以三鎮與之欲兩河則以兩河與

之願指氣使周敢違逆宋之事金猶子之事父奉天
下而聽命於夷狄豈不深可痛哉迨夫聶昌被殺南
仲奔相則是其民知人類之異於禽獸相率守義違
命不降宋自絕乎民而民不皆乎宋然則宋之君臣
亦可謂頑鈍無耻者矣綱目直書于策者
既著夷狄之貪婪又譏宋人之削弱也

以孫傳同知樞密院事曹輔發書院事○以范致虛為陝

西五路宣撫使會兵入援○金人入懷州知州事霍安國

等死之

安國被圍扞禦不遺力鼎澧兵亦至相與共守拜徽猷
閣待制城竟陷粘沒喝引安國以下問不降者為誰安
國曰守臣安國也問餘人通判林淵鈐轄張彭年都監
趙士諒張謀于潛鼎澧將沈敦張行中及隊將五人同
辭對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粘沒喝引於東
北鄉望拜亦不屈乃解衣面縛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
國一門無噍類

發明

責難陳善人臣敬君之本然伏節死義人臣應
變之當然安國等被圍扞禦不遺力城陷而死
固其分也觀其對虜之言是蓋勇於為義者故特書
死之所以予其全節也又豈求生害仁之可比哉

金韓离不粘沒喝圍京城要帝出盟

韓离不自真定趨汴僅二十日至城下屯于劉家寺粘
沒喝自河陽來會屯于青城使劉晏來要帝出盟時西
南兩道援兵為唐恪耿南仲遣還於是四方無一人至
者城中唯衛士及弓箭手七萬人乃以萬人分作五軍
備緩急救護命姚友仲辛永宗分領之以五萬七千人
分四壁守禦遣使以蠟書間行出關召兵又約康王及
河北守將來援多為邏兵所獲唐恪計無所出密言于
帝曰唐自天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
號召四方也今宜率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幸西洛
連據秦雍領天下兵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之開封尹
何鼎入見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
甚者帝翻然而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之
發明 凡戎狄率號外之也隱二年書公及戎盟于唐
傳曰春秋謹華夷之辨則中國而夷狄則夷狄

之夷狄猾夏則膺之而與戎狄軟血以約盟非義矣况中國天子不能自強縱虜深入弗克備禦迨至城下要帝出盟其屈辱益甚矣又非隱公盟我之可比也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欽宗既不能攘夷狄以安中國反為之屈已求和割地資敵其庶恥道喪三網淪沒是亦中國而夷狄者矣安能望其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哉直書要帝出盟所以深愧之也

李回免○南道都總管張叔夜將兵勤王

叔夜聞召即日自將中軍令子伯奮將前軍仲雄將後軍合三萬餘人與金游兵轉戰而前至都下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賊鋒甚銳願如明皇之避祿山暨諸襄陽以圖幸雍帝不答時東道都總管胡直孺亦將兵入衛與金人遇于拱州兵敗被執金人示于城下都人大懼

發明

欽宗失謀一再貽虜禍女真兩犯京師逼逐乘輿是時叔夜一聞檄召帥兵入援而綱目特書其將兵勤王者予其有急君之心也向使欽宗早從李綱之言叔夜早懷入援之義又安有復至之患哉吁

復元豐三省官名○以何臬為門下侍郎○閏月唐恪免

以何臬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恪從帝巡城為都人遮擊策馬得脫遂即家求去御史胡舜陟劾恪知慮不能經畫邊事但長於交結內侍今國勢日蹙誠不可以備位乃罷

馮澥至自金軍以為尚書左丞

澥與李若水至懷州金使蕭慶挾與俱還自後凡三遣慶來堅請帝出會盟

詔張叔夜簽書樞密院事將兵入城

朱熹曰叔夜領兵合駐旁近以為牽制且伸縮自如一入城便有牽掣所以迄無成功

金人要親王出盟遣馮澥曹輔以宗室往受盟金人不許

金人屯青城日縱兵攻掠殿前副都指揮使王宗楚與金人戰于城下敗死金人攻南壁張叔夜范瓊分兵禦

之遙見金兵奔還自相蹈籍死者以千數乃遣間使趣召諸道兵兵無至者城中惟衛士三萬可用然亦什失五六因時令挑戰以示敢敵金人復來言不須上出城請親王及何桌往議詔越王往將行而粘沒喝以兵來迓王乃止於是金人宣言失信攻城益急再遣使來趣親王出盟詔遣馮澥曹輔與宗室仲溫士詐如金軍以請和既至粘沒喝即遣還不與交一語

發明

若是乎宋人之愚也虜兵臨城尚恃和議未聞擄事直書則強與破敵之謀者宜乎為夷狄之輕侮也弱之勢可見矣

詔康王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

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為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就拜為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援何桌以為然密草詔藁上之帝令募死士得秦仔劉定等四人遣持蠟詔如相州拜王為兵馬大元帥知中山府陳遘為元帥汪伯彥宗澤為副元帥使盡起河北兵速入衛仔至相州於頂髮中出詔王讀之嗚咽軍民感動

彗星出長竟天○郭京出禦金軍敗走京城陷帝如金營請降

金人攻通津宣化門范瓊以千人出戰渡河水裂沒者五百人自是士氣益挫會大雨雪連日夜不止何桌數趣郭京出師京徙期再三至是京盡令守禦人下城樓得窺窺因大啓宣化門出攻金師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譟而前京兵敗退走墮死於護龍河填屍皆滿城門急閉京白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衆南遁金兵遂登城衆皆披靡四壁兵皆潰金人焚南薰諸門統制姚友仲死於亂兵四壁守禦使劉延慶奪門出奔為追騎所殺統制何慶言陳克禮中書舍人高振力戰與其家人皆被害京城遂陷帝聞城陷慟哭日不用種師道言以至於此衛士入都亭驛執金使劉晏殺之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率其衆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孫傳梅執禮呂好問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孫傳訶之宣以語侵傳好問警曉之日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忠義

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缺而後動詎可輕邪宣誦服曰
尚書真知軍情麾其徒退何東欲親率都民巷戰金人
宣言議和退師乃止帝聞金人欲和而退命何東及清
王榘使其軍以請成粘沒喝幹離不曰自古有南即有
北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東還言金人
欲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驚憂而疾必欲之出朕當親
往遂如青城粘沒喝軍奉表請降東喜和議成既歸都
堂作會飲酒談笑終日史臣曰金人自陷太原以來即
以講和割地為言李邦彥吳敏耿南仲唐恪皆墮其計
獨何東孫傳以為地不可割朝廷信之然初無奇策可
以濟難城破乃反傾意講和夫不信于造謀之始而信
于破城之後辜天下之望致君播遷由感于和議而戰
守不固也

發明 彗星之出是殆陰逆殺伐之應歟其長竟天是
乎若不一絲之引千鈞朽索之御六馬彼賊臣志在求
和而主戰守欺君罔民亦已甚矣迨夫簽市并之
白徒授郭京以出敵此何異驅群羊而搏猛虎多見
其不知量也綱目書京出禦金軍於彗出之下則其

矯誣之情固自可見然京甫敗走大梁隨陷宋之窟
臣歛手無策但見天子勤哭宰相乞盟而已使宋之
君臣能知國君死社稷之義便當獎率軍民背城一
戰同死社稷庶幾可也夫何惑何東之淺謀以和議
為足恃親幸金寨上表請降屈萬乘之尊輕宗社之
重則是冠履倒置中國而夷狄者耳亡國之君死之
上也逃之雖非猶有耻焉降則為下直書請降惡其
服為臣虜故貶而絕之也若欽宗者難乎免於春秋
罪矣

廣義 嗚呼欽宗當因步艱難之日主用兵者如水沃
石主和議者如魚投水至於無可奈何則甘屈
萬乘之尊而降于醜虜稍有羞惡者肯如是乎蓋由
徽宗身既不正不能擇正人端士以為青宮之傳預
養欽宗浩然之氣故也其於國君死社稷
之義何曾入於耳哉如金之耻未為不當

十二月康王構帥師入衛次于東平

康王開大元帥府于相州有兵萬人分為五軍而進既
渡河次于大名宗澤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

餘若履水渡河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王
納之既而信德府梁揚祖以三千人至張俊苗傳楊
沂中田師中等皆在麾下兵威稍振會帝遣曹輔齋
詔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可也兵近甸母動汪
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金人狡譎是欲緩我師爾君
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
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伯彥
難之勸王遣澤先行王乃命澤趨澶淵自是澤不得預
帥府事矣馱南仲及伯彥請移軍東平從之

發明

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為善救而書次以次
為譏次于東平譏之也易於謙之六五則曰利

用侵伐師之六四則曰左次無咎進退勇怯顧義何
如耳康王徽宗之子欽宗之弟既受大元帥之職又
領速入衛之言父兄受危如累卵此義帥所當勇
者况諸將奮發兵威稍振王宜斷以大義帥師解難
以舒父兄之憂可也夫何感汪伯彥之邪言違宗汝
霖之正議怯懦恐懼僅次東平於戲宗社之厄勢猶
倒懸金虜之讐不共戴天康王豈忍視宗社之倒懸
而不解金讐戴天而不報哉直書于策深識之也

廣義

分注載宗澤之策則京城之圍不足解矣夫何
康王惑於汪伯彥之畏懦而不見聽焉良可惜

也嗚呼前有李綱而不用其謀後有宗澤而不行其計則汴宋之亡厥有由矣

帝至自金營遣使如兩河割地以畀金

帝還宮士庶及太學生迎謁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
父子觀者無不流涕金遣使來索金一十萬錠銀一十
萬錠帛一十萬匹於是括金銀定京師米價勸糶以
振民縱民伐紫筠館花木以為薪以陳過庭折彥質等
十人持詔而往珣嘗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
與人復抗論當與力戰敗而失地他日取之直不戰
而割地他日取之曲時宰怒欲殺珣乃以珣為將作監
丞奉使割深州珣至深州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
為姦臣所誤至此吾已辦死來矣汝等宜勉為忠義報
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死之

發明

書至自金營危之也欽宗受祖宗之傳託屬臣
民之共主不能自強以立國而乃屈已以降金

書綱目卷之二十一 宋欽宗青龍元年 廿九

由其無禮義養心故也苟有人心必自憤耻今而身
降于虜復思割地界金則是已不能保社稷而反使
人叛社稷耳將何顏面以見宗廟臣民乎及其還宮
士庶迎謁掩面大哭歸罪宰相嗚呼自己昏昏焉能
使人昭昭既知宰相之誤曷不謹之於始既知降虜
之辱曷不慮之於終幸而還宮猶借一死與其服為
臣虜曷若舍生取義泣血漣如何濟於事乎孟子曰
無耻之耻無耻矣欽宗之謂也故綱目特書以深貶
之人主觀此可
不及時為善哉

廣義

書曰帝至自金營即春秋公至自乾侯之義也
蓋臣子喜君父之反致家廟之辭春秋明君臣
大倫綱目所以祖春秋者以此獨悲夫割地之策為
益愚矣何則虜情狡猾割亦來不割亦來蓋力能解
圍以圖恢復則如周書所謂率寧人有指疆土不能
則如孟子鑿池築城以盡國君死社稷之義也割地
之策果
何益哉

范致虛會師入援至鄧州師潰

致虛聞汴京圍急會陝西節制使錢蓋之師凡十萬入
援至穎昌聞汴京破西道總管王襄南遁致虛獨與西
道副總管孫昭遠環慶帥王似熙河帥王倍帥步騎號
二十萬命馬祐昌統之以趨汴以僧趙宗印為參議官
致虛將大軍遵陸宗印將舟師趨西京宗印又以僧為
一軍號尊勝隊童行為一軍號爭勝隊致虛勇而無謀
委已以聽于宗印宗印徒大言實未嘗知兵師出武關
至鄧州千秋鎮金將婁室以精騎衝之不戰而潰死者
過半王似王倍孫昭遠等留
陝府致虛收餘兵入潼關

發明

行師之道貴乎得正又不可使小人參之今以
二十萬師殊無紀律而以僧趙宗印為參議官
是弟子帥師雖正亦凶也故綱目於此以自潰為文
若曰二十萬之眾無有能潰之者致虛自潰之云爾
夫以宗杜危急日望援師而致虛輕慮淺謀師徒
撓敗豈不深可惜哉君子責望當時之意深矣

金初稅牛具

每牛三頭而一具
每牛具賦粟五斗

發明

每牛三頭為一具每牛具賦粟五斗則是常賦也今而外復加賦焉其病民深矣特書曰初蓋譏之也

二年

五月高宗皇帝構建

春正月詔兩河民降金民不從

陳過庭至兩河民堅守不奉詔至是復詔兩河民開門出降民猶不肯

廣義

未聞使民降敵而民反不從者罪其所降之民者尚能守義如此而欽宗反不能為杜稷守是誠何心哉噫欽宗此奉縱不愧于心獨不愧于斯民乎

帝命太子監國復如金軍

金人索金銀急且再邀帝至營帝有難色何桌李若水以為無虞勸帝行帝乃命孫傳輔太子監國而與桌若水等復如青城唐恪聞之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閣門宣贊舍人吳革亦白桌曰天文帝座甚傾卓駕若出必墮虜計桌不聽

發明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國以民為本民以君為宗古之人君兢業守邦惟恐民心之或叛安有詔令降金乎迨夫民不肯從猶有耻焉欽宗使降無耻甚矣復者已甚之詞欽宗既如金營幸而得返苟或復往必墮計中當時群臣不知可否何桌李若水之正人尚有無虞勸行之說唐恪之姦邪乃有一之為甚之言是誠宰相之誤宋也何桌固不足道李若水亦為是言豈不深可惜哉及其劫帝北行若水死節嗚呼亦晚矣此而觀之其義自見

河東割地使劉韜自經于金軍

韜至金營金人使僕射韓正館之僧舍謂韜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韜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為正代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韜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書片紙曰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况主辱臣死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此予所以必死也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即沐浴更衣酌危酒而縊金人嘆其忠瘞之寺西岡上遍題窻壁以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欽顏色如生

發明

劉幹死義表表無疑然何以不書死之而書自
爰命館伴以善諭降觀其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
之言至今凜凜猶有生氣沐浴更衣酌酒自縊何從
容也故特書自經于金軍以著其死節之實若曰
之忠義為虜所服虜不能害而幹自經之云爾豈若
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于溝瀆而莫知之
者也此綱目書法之深意君子宜細觀之

副元帥宗澤大敗金人于衛州

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
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
撫范訥知興仁府曾楙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為狂不
谷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
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
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
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
數十里澤計敵衆勢必復來乃暮徙其營金人夜至得
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
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

發明

微宗寵一蔡京使宗廟社稷皆不相保此康王
所切齒者也而又信一汪伯彥使之縱虜禍
沮抑援師遂致覆亡宗社何哉綱目書副元帥宗澤
大敗金人于衛州而不言帥師是無兵可將也向非
宗澤敢勇當先倡義殺虜則宋為無人乎嗚呼小
人之禍至此宋帝猶不知悟則亦未如之何也已

遼耶律大石建都于虎思

西遼主大石引兵東還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號
虎思斡耳朶改元康國以蕭幹里刺為都元帥率騎七
萬東征以青牛白馬祭天誓衆復與幹里刺行萬餘里
無所得牛馬多死勒兵而歸大石曰皇天弗順數也

大風霾雲霧四塞○二月金劫上皇及后妃太子宗戚至

其軍吏部侍郎李若水死之

帝自如青城都人日出迎駕而粘沒喝留不遣太學生
徐揆上書請帝還宮金人取而殺之吳乞買得帝降表
遂廢帝及太上皇帝為庶人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
立趙氏不許丙寅金人整南薰門路人心大恐丁卯金

人令翰林承旨吳玠吏部尚書莫儔入城令推立異姓
堪為人主者且邀上皇出城孫溥曰吾惟知吾君可帝
中國爾若立異姓吾當死之上表金人請立趙氏不報
京城巡檢范瑗逼上皇與太后御犢車出宮鄒王楷及
諸妃公主駙馬及六宮有位號者皆行獨元祐皇后孟
氏以廢居私第獲免初金人位號者皆行獨元祐皇后孟
孫妃主名檄開封尹徐秉哲盡取之秉哲令坊巷五家
為保母得藏匿前後凡得三千餘人秉哲悉令衣袂相
聯屬而徃金人逼帝及上皇易服若水抱帝而哭詆金
人為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粘沒喝
令鐵騎十餘守視曰必使李侍即無恙若水絕不食或
勉之曰事無可為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嘆
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
母春秋高若必屈冀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復顧
家矣金人又逼上皇召皇后太子孫傳留太子不遣統
制吳革欲以所募士微服衛太子潰圍而出傳不從而
密謀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太子者及宦者二人殺之并
斬十數死囚持首送之給金人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
人爭鬪殺傷誤中太子因帥兵討定斬其為亂者以獻
苟不已則以死繼之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吳玠莫儔

督脅甚急范瑗恐變生以危言警衛士遂擁皇后太子
共車而出傳曰吾為太子傳當同死生遂以留守事付
王時雍從太子出百官軍吏奔隨太子號哭太子亦呼
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至南薰門范瑗力止傳金守門
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傳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
傳也當死從遂宿門下以待命若水在金營旬日粘沒
喝召問立異姓狀若水因罵之為劇賊粘沒喝令擁之
去若水及顧罵益甚謂其僕曰我為國死職爾柰併累
若屬何又罵不絕口監軍搥破其唇噴血罵愈切至以
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
數南朝唯李侍即一人呂中曰李若水嘗主車駕出城
者也使其不死亦在誤國之數惟其一死明白昭晰故
諫國之罪釋而
言忠義者稱焉

發明

風霾雲霧皆陰逆怨氣交并所致也是時中國
衰微夷狄暴橫風霾雲霧四塞窮蒼特以著其

昏曠慘惻之象耳綱目書金劫上皇后妃太子等於
大風霾雲霧四塞之下則其義固自可見蓋金舉號
外而狹之也劫者強執之詞賤而賊之也宋庭諸臣
依阿忍耻無一死義者獨李若水知人類之不可同

於禽獸大罵不屈損軀徇國雖云無補志可尚已當
時宰執豈不愧哉宜乎虜笑其無人也故綱目特書
以著其節

金人大括金帛殺戶部尚書梅執禮等

時金酋邀索金帛每日和議已定但所需滿數則奉天
子還闕梅執禮及禮部侍郎陳知贊刑部侍郎程振給
事中安秩皆主根索四人哀民力已困相與謀曰金人
所欲無藝極雖銅鐵亦不能給盍以軍法結罪償室其
求而宦者挾宿怨語金酋曰城中百萬戶所取未百一
但許民持金銀換米麥當有出者已而果然金酋怒呼
四人責之執禮等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
不計於金銀何有哉顧比屋樛空無以塞命爾金酋問
官長何在振恐執禮獲罪遽前曰皆官長也金酋怒先
取其副胡舜陔等各杖之百過四人殺之而梟其首士
庶莫不隕涕憤歎

發明

書大括金帛者夷狄之貪婪無厭也殺殺無罪
也夫以胡虜之酋貽禍至此皆由中國不能自

立而使腥膻之氣汚蟻中華氈毳之俗厠同士庶豈
不為天地之大變世道之極否乎是時金虜輩大索
金帛執禮等正言辨論皆罹杖殺不亦悲夫中國不
幸而為夷狄專制擅其生殺陵虐大臣可勝歎哉故
特具官而書殺既嘉執禮之不辱又惡
金虜之貪殘也其垂世立法之意深矣

康王構次于濟州

王有衆八萬分屯濟濮諸州高陽關路安撫使黃潛善
總管楊惟忠亦以部兵數千至東平王遣真定總管王
淵以三千人入衛宗廟金人聞之遣甲士及中書舍人
張徽賚蠟詔自汴京至命王以兵付副帥而還京王問
計於左右後軍統制張俊曰此金人詐謀爾今大王居
外此天授豈可徒往因請進兵王遂如濟州既而金人
謀以五千騎取康王曰好問聞之遣人以書白王
曰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然即宜遠避

發明

觀此則康王誠無意救君父之難者矣是時車
駕蒙塵宗社震恐此正臣子憤惋激切奮不顧
身之日也四方征鎮擁兵自固未聞有勤王之師康
王有兵八萬戰將數員又非力寡不敵之比當斷以

大義獎率三軍北向一决子弟之衛父兄亦職分之宜然耳康王何故去年次東平今年次濟州優柔不
斷坐失事機安忍視君父宗社之危而不急救之乎
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嗚呼君父受辱理宜惻
隱今而擁兵不救是無惻隱之心矣
故直書次于濟州所以深譏之也

金人議立異姓執孫傳張叔夜及御史中丞秦檜

吳并莫傳復召百官議立異姓衆莫敢出聲相視久之
計無所出王時雍問於并傳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昌
時雍未以為然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金營衆問
金人意所主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
决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金人執叔
夜及孫傳置軍中枯沒喝召叔夜給之日孫傳不立異
姓已殺之公年老大家豈可與傳同死叔夜曰世受國
恩義當與之存亡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金人皆義之太
常寺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員外郎胡寅皆逃入
太學不書名唐恪書名仰藥而死已而時雍復集百官
詣秘書省至則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瓊論衆以立邦
昌意衆唯唯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馬伸獨奮曰

吾曹職為爭臣豈容坐視乃與御史吳給約中丞秦檜
共為議狀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邦昌當上皇時蠹
目亂政以致杜稷傾危金人怒執檜去吳

發明

凡書執者執無罪也力屈而被執也上書金人
議立異姓下書執孫傳等則傳等不助金人之
意可見矣噫宋室至是無可為者奉天下之大聽命
於夷狄要天子出盟則天子往劫宗戚至軍則宗戚
行括金帛則殺廷臣立異姓則執宗戚至軍則宗戚
有倡鳴大義與之一决者然則宋室之弱益可見矣
夷狄之禍於斯極矣
綱目垂戒亦深切矣

三月金立張邦昌為楚帝閣門宣贊舍人吳革率衆討邦昌不克而死

金人勸進邦昌始欲引决或曰相公不前死城外今欲
塗炭一城邪適金人奉冊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即
位號大楚遂升文德殿設位御床西受賀遣閣門傳令
勿拜王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面拱立閣門宣贊
賈綱目卷之十二 宋次宗清康二年 四五

天之報之使其國祚不長而各罹厥禍其間惟漢唐
除暴亂以立國而功德無及於民故其子孫各能享
國久長然亦得此失彼治不古若而見識於君子也
多矣嗚呼民生有欲無主則爭君人者治其爭亂而
富有四海者也非天攸命厥位焉可苟焉以得哉且
貧人窶子驟攫一金亦云命矣况天位之尊者邪昔
景讓之母家素貧偶得金於頽垣中乃曰無故而得
身之災也今邦昌則當思曰我為宋臣不能死敵而死
有餘辜安忍無故而受敵人之立竊君之神器也耶
又安知是非一定而不伏僭逆之誅耶陋哉邦昌之
見其亦異乎
景母之見矣

夏四月金人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

上皇聞張邦昌僭位曰邦昌若以節死則社稷增重今
既尸君之位則吾事決矣因泣下露襟至是韓離不遂
脅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韋
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由滑州去粘沒喝以帝后太子
妃嬪宗室及何桌孫傳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朴秦檜等
由鄭州去而歸馮榘曹輔孫覲汪藻郭仲荀等干張邦

昌邦昌率百官遙辭二帝于南薰門衆慟哭有仆絕者
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
教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
景靈宮供器太清樓秘閣三館書天下府州圖及官吏
內人內侍伎藝工匠倡優府庫畜積為之一空初金人
將還議留兵以衛邦昌呂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
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李董統之可也好問曰
李董貴人有如觸發致疾則負罪益深金人乃不留兵
而去宗澤在衛聞二帝北行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
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
至者遂不果史臣曰初幹離不之北還也以粘沒喝在
太原其勢未合恐勤王之師有以乘之既退之後為宋
計者宜為遠謀而乃忽李綱種師道之言上下相慶以
為無虞曾不數月再致金師太原真定咽喉以塞而猶
議三鎮棄守之利害當是時廟堂之相方鎮之將皆論
定時我已渡河矣蓋當是時廟堂之相方鎮之將皆論
於童蔡王梁之門無可以繫天下之望唯以割地請和
為言未聞有能出一計與之抗者是以前人割地請和
竹然及圍青城逾月外援不至竟以妖術取敗吁可怪哉
○上皇離青城金人以牛車數百乘載諸王後宮皆胡

人牽駕不通華言至邢趙間幹離不遣郭乘師迎謝上
皇曰天時如此非公之罪藥師漸而退幹離不又請王
婉容位帝姬與粘沒喝次子作婦許之至燕山館于延
壽寺帝自離青城頂青檀笠乘馬後有監軍隨之自鄭
門而北每過一城輒掩面號泣至代工部員外郎滕茂
實號泣迎謁茂實蓋嘗副路允迪出使者粘沒喝逼茂
實胡服茂實力拒之見者墮淚茂實請侍舊主
俱行粘沒喝不許帝遂從代渡大和嶺至雲中
發明 其君歸為其服為臣虜故絕之也夫滅人之國
其罪大矣然宋二帝信讒棄禮恃和忘戰所謂國必
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
可委命者既以為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於社稷
則是與歸也雖欲曲為隱諱亦不可得
已後之人主可不當知自強也哉
廣義 孟子曰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
得兼舍生而取義也義之有重於生也必矣且
與其不義而生孰若以義而死何則欽宗包羞降虜
不義也使其死社稷乃義焉當夫幹離不粘沒喝二

虜圍城之日遣馮濟曹輔求成不許何東奉濟王相
請平又不許欽宗當思曰若然則二虜目中已無我
宋而必欲降我矣我大宋天子安可屈辱夷虜而遺
萬年之臭哉即當潛遣黠使速詔康王大集勤王之
師牽制於外內則激勸忠義誓以死守下詔曰有主
和議欲朕如金師者悉以叛逆從事如是則懷忠秉
義者莫不脫穎而出向之畏懦者且將變而為勇敢
孰肯便當背城一戰幸而退敵宗社之福也不幸而
內應惟盡吾之義焉耳不猶愈於忍耻偷生率族淪
敗亦夷虜乎欽宗慮不出此而承羞
千古徒起有識者不半之忿云

金人圍中山○張邦昌號哲宗廢后孟氏曰宋太后

呂好問謂邦昌曰相公欲真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為
之圖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
向乎特畏女真兵威爾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
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蓋亟還政可轉禍為
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毋令衛士俠陛敵
所遺袍帶非戎人在勿服車駕未還下文書不當稱聖

昔為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
全監察御史馬伸具書請邦昌速奉迎康王極陳逆順
利害邦昌讀其書氣沮乃尊元祐皇后為宋太后迎居
延福宮而遣人至濟州訪康王其太后策語有曰尚念
宋氏之初首崇西宮之禮蓋用太祖即位迎周太后
入西宮故事識者有以覘邦昌之意非真為趙氏也
發明 邦昌之竊國固無足言者然自三月以前綱目
皆書其官者明其猶為宋之臣子也至是始削
去之而稱張邦昌自此以後
皆若是矣其與王莽書法同
廣義 邦昌不死於金人立已之時今乃順
衆情以迎康王可謂噬臍無及矣

郭京伏誅

京自京城走沿路稱撒豆成兵假幻惑衆至襄陽有衆
三千餘屯洞山寺欲立宗室為帝錢蓋王襄及張思正
等止之不從會有自京城來者具
說京誤國事思正囚京刺殺之

發明

考之分注京為張思正所殺綱目變文而曰伏
誅者討亂賊也京以邪術誤國罪不容誅幸而

思正獲之以典大辟此皆綱目之所喜者故書伏誅
以正其罪奇生既免於刑誅死而不加貶絕何以為
筆削權衡哉後之以邪術
誤人國家者可以鑒矣

五月康王即皇帝位于南京大赦改元

呂好問謂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康王相公先遣人推
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他人聲罪致討悔
可追邪宗室子款知淮寧府聞二帝北遷與江淮經制
使翁彥國等誓衆登壇歃血同獎王室康王遣使擢為
大元帥府參議官子崧又移書詞斥邦昌使其反正并
曉王時雍等辭指激切邦昌乃復遣謝克家往奉迎王
時雍曰騎虎者勢不得下所宜熟慮他日噬臍悔無及
矣徐秉哲從旁贊之邦昌不聽克家至濟州勸淮王不
許張俊曰大王皇帝親弟人心所歸當早正大位既而
邦昌又遣蔣思愈等持書詣濟州自陳所以勉循金人
推戴者欲權宜一時以紓國難爾非敢有他也王復書
與之而諭宗澤等以為邦昌受偽命之人義當誅討然
慮事出權宜未可輕動合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
謂邦昌篡亂蹤跡已無可疑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

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
斷好問亦遣人來言大王不自在恐有不便皆二而
命寶詣濟州復以手書號太后曰元祐皇后入居禁中
垂簾聽政以俟復辟以馮瀕為奉迎使邦昌自稱權尚
書左僕射率百官勸進而退居于資善堂克家等至濟
州王慟哭受之命克家還京辦儀物皇太后命太常少卿
汪藻草手書告中外俾王嗣統其畧曰歷年三百人不
知兵傳存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憂而敷天
同左祖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
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
豈人謀濟州父老詣軍門言州四旁望見城中火光屬
天請王即皇帝位會宗澤及權應天府朱勝非來言南
京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王遂決意趨應
天府既發濟州廊廡副總管劉光世自陝州來會王以
光世為五軍都提舉西道都總管王襄宣撫司統制官
韓世忠皆以師來會王至應天邦昌來見伏地慟哭請
死王撫慰之王時雍等奉乘輿服御至群臣勸進者益
衆王命築壇于府門之左五月庚寅朔王登壇受命畢
動哭遙謝二帝遂即位于府治改元建炎大赦張邦昌

及應干供奉金國之人一切不問惟蔡京童貫朱勳李
彥孟昌齡梁師成譚稹子孫更不收叙是日元祐皇后
在東京撤簾

發明

漢高已平天下猶未正尊位必待諸侯力請而

業之與中興固自不同當是時二帝既已北狩四方
盜賊竊發者非一中外皇皇莫知所向高宗苟不早
正位號以繫人心則天下之望孤矣故書康王即皇
帝位大赦改元者深幸之也烏可以漢高為比而擬
議之哉其與光武昭烈晉元書法同

廣義

康王即位于應天出於衆心之願戴其亦趙氏
而已竟不能如東漢之光復舊物可勝嘆哉

遙上靖康帝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以黃潛善為中書
侍郎汪伯彥伺知樞密院事

廣義

高宗即位之初而用非其人則其初政蓋可見矣

○尊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太后遙尊韋氏為宣和皇后
遙立夫人邢氏為皇后○以張邦昌為太保封同安郡王
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

帝問宰執何以處邦昌黃潛善等曰邦昌罪在不貸然為金人所脅今已自歸惟陛下所處帝曰朕欲馭以王爵異時金人有詞使邦昌以天下不忘本朝而歸避竇位之意告之故有是命尋詔邦昌宜如文彥博故事一月兩赴都堂參決大事又加太傅

發明

楊誠齋曰去小人當用果決謝安之於桓溫初斃而王室以寧亦屯之六二也雖然六二之遭如班如者其病於陰柔而無剛明之才耳舜之於四凶周公之於管蔡孔子之於少正卯何遭班之有哉夫邦昌僭逆法當誅討豈知姑息既行遂致天下怨憤綱

目書以張邦昌為太保封同安郡王則其謬可知矣安有逆賊不討反加王爵果可以服天下乎高宗謀國乖刺一至於此宋室雖欲恢復其可得哉綱目書此文無貶詞乃所以深貶之耳噫若高宗者刑政倒施也已

耿南仲免召李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發明

罪莫大於僭逆也高宗即位改元而不即奉行天討則國體之弱蓋可見矣

綱再貶寧江金兵復至淵聖悟和議之非召綱為開封尹行次長沙被命即帥湖南勤王師入援未至而京城失守至是召拜右相趨赴行在所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為金人所喜雖已為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為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帝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又遣人封其章示綱觀沮其來右諫議大夫范宗尹論綱名浮于實有震主之威帝亦不聽五伯彥潛善自謂有攀附之勞擬必為相及召綱于外二人不悅遂與綱忤綱行至太平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

足以當之英則用心剛足以蒞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
搖哲則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願陛
下以漢之高光唐之太宗
國朝之藝祖太宗為法

發明

免南仲而相李綱則高宗於君子小人之分亦
明矣使其始終如一不惑群議則何往而不為
有宋撥亂反正之主哉揭
而書之所以不沒其善也

書法

欽宗時李綱為群小所沮抑即棄而不用故汴
宋終底于滅亡高宗即位召用李綱而群小不
能惑高宗之明故能致其興復然則賢人君子之有
益于人國也如此為人君者奚可不謹於任用哉

遣馬忠等追擊金軍

粘沒喝等既去留萬戶銀木可屯太原副統韶合屯真
定婁宿圍河中蒙哥進據磁相渤海大撻不也圍河間
帝命忠及忻州觀察使張換將所
部合萬人自恩冀趨河間以襲之

馮澥免以呂好問為尚書右丞

元祐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應天帝勞之日宗廟獲全
卿之力也除尚書右丞後李綱以群臣在圍城中不能
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
宜含垢繩以峻法懼者眾矣綱乃止

書法

好問雖賢嘗受張邦昌偽命觀其答李綱之言
要亦為已之說耳君子奚可不慎終于始哉

曹輔卒○置御營司

時王淵楊惟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
以帥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乃置御營司主
行幸總齊軍政命黃潛善兼御營使汪伯彥副之而以
王淵為都統制劉光世提舉一行事務韓世忠為左軍
統制張俊為前軍統制
楊惟忠主管殿前公事

**竄李邦彥吳敏蔡懋李杲宇文虛中耿南仲鄭望之李鄴
等于遠州**

論主和誤國割地罪也邦彥潯州敏柳州
懋英州杲虛中南仲望之鄴廣南諸州

追貶蔡確蔡卞邢恕等官

詔以宣仁聖烈皇后保祐哲廟有大功而姦臣造言誣謗者於史牒令國史院據實脩正播告天下於是蔡確蔡卞邢恕皆追貶之

發明

李邦彥等以主和誤國而竄逐蔡確等以誣謗宣仁而追貶此亦撥亂反正之宋綱也故備書之

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自殺于金軍

叔夜既北遷道中惟時飲水義不食其粟至白溝御者白過界河矣叔夜乃髮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扼吭而死何臬孫傳後從淵聖帝至燕山亦相繼卒朝廷聞叔夜死贈開封儀同三司謚忠文呂中曰虜再犯闕勤王之師一無至者叔夜以孤軍入衛其忠已足稱及北遷之後不食其粟不入其境則始終之義無憾矣

發明

叔夜始終之義呂氏中論之詳矣故綱目特具其官以見其不失所守特書自殺以見其不辱

其身當時俛首事虜者寧無愧乎

金人陷河中府及解絳慈隰諸州

時馬忠張換追襲金人于河間黃潛善等復主和議請遣宣義郎傅雱為祈請使又令張邦宣作書貽二酋仍用靖康誓書畫河為界且下令不得下赦文于河東北及河中府追襲兵詔屯大河之南應機進止至是婁室以重兵壓河中權府事却仲連力戰外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人已而城陷與其子致厚皆不屈而死

廣義

臣觀死節之臣而綱目無不予之今婁室以重兵壓境而却仲連實得死節之宜綱目合書曰郝仲連死之令也不然豈仲連之死抑亦有可議者邪曰非也取璧於山索珠於海不無有所遺也綱目豈偏於善善者哉味乎分注其義得矣

以宗澤知襄陽府

澤見帝應天陳興復大計帝欲留澤黃潛善等沮之故出

孟頫綱目卷之二十一 宋史宗澤傳 五

安置監察御史張所于江州

廣義 黃潛善等即耿南仲之流也宗澤謂見高宗高宗欲留而被其所沮其為中興之累也多矣

靖康中所以蠟書冒圍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援而用之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所聲震河北帝即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擊若因而用之則可籍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具言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疆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帝留之乃罷所言職安置江州

發明 泰之九三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無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程頤子傳曰無常安平而不

險陂者謂無常泰也無常往而不返者謂陰當復也平者陂往者復則為否矣當知天理之必然方泰之時不敢安逸常艱危其思慮正固其施為如是則可以無咎高宗處艱難危懼之時正宜聽言求治之日則否可傾而泰可保也奈何寵信姦邪不從讜論是豈艱貞老乎前宗澤以力陳興復大計見沮黃潛善而出守此張所以言事剴切見忤黃潛善而安置則罪之非公可見矣高宗親履艱險尚忌忠直安能得無咎而有福哉此君子所以深為高宗惜也直書于策其義自見

廣義 柳觀張所所陳還京五利而不欲南渡者其識良弼也列于方叔召虎鄧寇夫何愧哉惜乎高宗志於苟安以紫奪朱以鄭亂雅扶陰抑陽非正是邪反罪所而用潛善卒致中興事業不能

比跡周宣光武者厥亦有所自也

金人陷密單州○六月李綱至行在固辭相位不許

綱至入見涕泗交集帝為動容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

賈綱目卷之十一 宋次宗清慶二年

總師于外為天下所推戴內脩外攘還二聖撫萬邦責
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缺然不足以副委任且臣在道
願岐嘗封示論臣章謂臣為金所惡不當為相因力辭
帝命岐奉祠併出范宗尹網辭猶力帝曰朕知卿忠義
智畧久矣其勿辭網頓首泣謝且言昔唐明皇欲相姚
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
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
國是謂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
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為策俟吾
政事脩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
可不至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為巡
幸之計天下形勢長安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
當詔有司預為之備三日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
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偽赦為法如赦惡逆又
罪廢官盡復官職皆不可行宜悉改正四曰議僭逆謂
張邦昌為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
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偽命謂國家更變
鮮有伏節死義之士而受偽官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
賊汚偽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倣之厲上風六曰議戰
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

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
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綱紀紊亂
宜一歸之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
大臣太速功効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
議脩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脩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
望而致中興翌日班網議于朝惟僭逆偽命二事留中
出不

發明

書固辭相位所以予其能讓也書不許所以予
其專任也柔而不斷此高宗之大弊也李綱條
上十事極論其失固請避位可謂得大臣之體矣
故書以予之與唐書韋處厚請避位不許同義

廣義

分注載李綱以十事進高宗自比姚崇何其偉
哉史稱姚崇宋璟為開元賢相而璟之剛直又
過於崇觀夫綱之節操乃知其為宋璟之流非崇之
所及也况當南渡之時顛沛流離幾潤金人之吻又
非玄宗平內難之比網於此時一有忠悃之謀即為
姦佞所沮卒致君臣之好不終觀此則知其事又難
於璟也多矣

以黃潛善為門下侍郎○安置張邦昌于潭州貶放其黨有差

李綱以僭逆偽命二事留中言于帝曰二事乃今日刑
政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即位首
擢為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為異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
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
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以為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
擅降偽詔以止四方勸王以為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乃不
得已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
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夫春秋之法
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弑君今邦昌
已僭位號敵退而必誅趙盾王之所立其罪大於盆子
劉盆子以漢宗室為赤眉所立其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
自歸朝走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臣以是四方其誰不
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是四方其誰不解體又
偽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
執政中有議不同者帝召黃潛善等語之潛善主邦昌

甚力帝顧呂好問曰卿昨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為何
好問附潛善持兩端網言邦昌僭逆豈可留之朝廷使
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陛下必欲用邦
昌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
及帝乃出綱奏責授邦昌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
并安置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俦李稅孫覲于高梅永
全柳歸州而顏博文
上紹以下論罪有差

發明

按宋書張邦昌與金虜私通立為楚帝則邦昌
之罪大矣然郭京之死雖不明其罪猶能為張

思正殺之故綱目亦得以正其伏誅之名至於邦昌
乃陰謀僭位而又不得以正典刑故綱目書安置若無
罪焉者以著宋人不能明行天討之失也夫重
莫重於僭逆宋人且不能明行之他何所望哉

廣義

甚哉李傑射之剛正也觀其直言讜論不惟感
動其君又能懾服姦諛之心至今凜凜猶有生

意使潛善伯彥之徒因李公之孤忠勁節率屬奉公
而贊襄玉成其美始終不渝此志如周易否之初六
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則宋國可謂有人矣其於恢
復也何有夫何潛善等志不侔前惟務引君於退怯

卒致高宗中興之業弗克全
美而寄生於一隅誰之過也

贈李若水霍安國劉韜官詔諸路訪死節之臣以聞

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耻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
能伏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
卹帝從其請遂贈若水觀文殿學士謚忠愍安國廷康
殿學士韜資政殿學士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詢訪以聞

發明

李若水等或特立不屈或挺然不臣從容就死
僅若毫芒然而節義之道風化所關因非尋常
比也至是書贈其官訪其名者所以見當
時褒崇之典表其死節之烈為後勸也

廣義

嗚呼事莫大乎死義也况死君臣之大倫乎高
宗初政首用李傑射之言而褒贈死節之臣
是誠激勸人心而為當時之
急務大書于冊美自見矣

以李綱兼御營使

綱既受命拜謝有旨兼克御營使入對言曰今國勢不
速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為者陛下英斷于上群臣輯睦

于下廢幾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
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脩軍政變士風
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
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
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脩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
還二聖此謂規模也至於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
北河東蓋兩路國之屏蔽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
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河北所
失者真定懷衛源其餘諸郡皆為朝廷守兩路士民兵
將皆推豪傑以為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朝廷
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
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危迫無告
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
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畧者為之使宣
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
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之方鎮使自
為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
求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
者綱薦張所傳亮亮西人習古兵法綱與語謂可為大
將因奏用之綱又立軍法五人為伍伍長以牌書同伍

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為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
百人為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為部部
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為軍統制
官以牌書部長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
兵以此法團結及詔陝西山東諸路帥臣並
依此法互相應援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

子粵生大赦

皇子生故事當肆赦李綱言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
河北河東及勤王之師夫兩河為朝廷堅守而赦令不
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在
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露雖未效用亦已勞矣如
以疾病死亡恩恤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今赦
廣示德意帝從之於是人情翕然間有以捷書至者全
人圍守諸郡之
兵徃徃引去

發明

按胡傳曰嫡冢始生即書于策與子之法也網
目書子粵生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
後世配嫡爭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其不曰太子何
也天下無生而貴者必待長而冊立然後為太子綱

目取法春秋故其書法與丁卯子同生同意然曰大
赦者又以譏宋人數赦之弊耳一年之間兩赦天下
法度縱弛為如何哉是以我
朝制度未嘗輕赦所以超越前古卓冠百王也欵

廣義

特書曰王子粵
生者重國本也

還元祐黨籍及元符上書人官爵○以汪伯彥知樞密院
事○遣宣義郎傅粵使金軍通問二帝

初黃潛善白遣粵為祈請使又遣太常少卿周望為通
問使俱未行李綱上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今日之事
正當枕戈嘗膽內脩外攘使刑政脩而中國疆則二帝
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
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致思慕之意可也帝
從之遂命綱草表傅粵以往且致書于粘沒喝

廣義

觀李傑射黃潛善立遣使之名則二人之剛正
怯懦可知矣向使高宗用李公剛正之言舍潛
善怯懦之志則中興之業必不止此惜乎高宗不能
知人而昧於國論之是非適足以滋長敵人之慾可

勝歎

立沿河江淮帥府

從李綱請也凡十有九府要郡三十九次要郡三十八帥府兼都總管守臣兼鈐轄都監總置軍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人別置水軍七十七將造舟江淮諸州

以張慤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

初慤為計度都轉運使帝為大元帥募諸道兵勤王慤飛輓踵道建議印給監鈔以便商旅不閉旬得緡錢五十萬以佐軍帝即位以為戶部尚書至是除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慤建言三河之民怨敵深入骨髓恨不殲殄其類以報國家之仇請因唐人澤潞步兵雄邊子弟遺意募民聯以什伍而寓兵於農使合力抗敵謂之巡社其法五人為甲五甲為隊五隊為部五部為社皆有長五社為一都社有正副二都社有都副總首甲長以上免身後所結五百人以上借補官有差有功或藝疆及都總首滿二年無過者並補正官論者以其法精詳前此言民兵者皆莫之及詔集為書行之隸安撫司

呂好問罷知宣州

侍御史王賓論好問嘗汚偽命不可立新朝帝曰邦呂潛號之初好問募人賈帛書道京師內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迹非他人比好問自慙力求去且言邦昌潛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為難徒以世被因思所以受賢者之責冒圍費書於陛下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以恩封東萊郡侯

發明

好問嘗汚偽命而曰呂好問罷知宣州何也蓋宋非能罷而好問自罷之云爾然何以不書罪好問身居朝列職任清顯一日罷黜盡削其官已足以見惡之之意矣何待書罪而後見乎

以宗澤為東京留守澤累表請帝還京師不報

澤在襄陽聞黃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

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騰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及開封尹闕李綱言緩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為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全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日為盜者賊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脩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帝還京師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又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為異議者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為地爾既而金人遣使以使偽楚為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別館澤奏曰金人假使偽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姦而陛下惑於人言優加禮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因弱帝乃手札諭澤竟縱遣之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備戰具為入攻之計澤以為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

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為連珠若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守禦之具既備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乘義即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日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為統制而謂之日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

發明

嗚呼宋金世讐其勢不俱生夷夏異趣其勢不兩立况退避之與進取其義有二進則示之以

強可以作士氣可以固民心可以保宗社可以雪讐耻退則示之以弱士氣日沮民心日離宗社日墟讐耻日忘是以進有功而退無功也齊人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魏徵曰千載休期時難再得高宗身負大讐不思報復苟延歲月坐失事機雖宗澤累請還京終弗能悟其亦中人以下之資乎是故觀宗澤之請

不行則知其失中原之漸觀高宗之意不允則知其無父母之心此綱目書法之深意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廣義 甚哉高宗之怯懦也既有宗澤忠勇智畧之將即當委心聽順一以中興之事付之不容姦倭

之讒沮可也今宗澤累表請還京師而高宗卒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而不報者何耶蓋高宗卒用黃者也使其如殷武丁周宣王漢光武唐德宗之剛明果斷一得澤疏則必赫然震怒大肆義理之勇以雪父兄之耻臣知宋室金甌既缺而復完蓋有不難者矣惟其怯懦之志素與潛善等合由是一得其策如魚投水若於宗澤剛正之謀則方底而圓蓋矣雖然澤之忠於高宗固無忝於傳說召虎鄧耿李晟諸賢而高宗無志恢復則有愧于武丁周宣光武德宗也噫古之君有務偷安之計而忘父兄之讐者其惟宋宗乎

金幹為不卒

幹為不聞帝即位議歸上皇以講好粘沒喝未之許會其死事遂中輟蓋粘沒喝專權吳乞買不能令守虛位已而

發明

前阿骨打書之曰死此其臣也何以卒書考之分注幹為不聞帝即位議歸上皇以講好故不

念其猾夏不恭而遂進焉此網日樂與人為善之深意

詔諸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

李綱言熙豐間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疆敵而鎮四方莫若取財于東南募師于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為急務於是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衛河北西路括買官民馬勸民出財助國綱又言安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戰車之制頒于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

發明

募兵買馬勸民出財此固救時之急務也書之于策足以志其興衰撥亂之一念耳又豈若窮

續綱目卷之九 宋高宗皇帝 卷之九

兵贖武征伐
四夷者比哉

以張所為河北招撫使

賜內府錢百萬緡給空名告身千餘道以京西卒三千
自衛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所入對條
上利害且乞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緒乃渡河河北轉運
副使張益謙附黃潛善意奏招撫司之擾且言自置司
河北盜賊愈熾李綱言張所尚留京師益謙何以知其
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為盜豈由置司益謙非理沮抑
如此必有使之者上乃命益謙分析命下樞密院汪伯
彥猶用其奏語責招撫司綱與伯彥力爭伯彥語塞所
招徠豪傑擢王彥為都統制時岳飛上書言勤王之師
日集宜乘敵急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
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
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越職
言事奪官歸詣所所以飛為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
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樂枝曳柴以敗敵
莫傲來燕以致絞皆謀定也所襲然曰君殆非行伍中
人飛因說所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為固苟馮據要衝

時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收金人不能窺河
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
是從所大喜借
補飛武經郎

秋七月以王瓌為河東經制使傅亮副之

又以錢蓋為
陝西經制使

以許翰為尚書右丞○右諫議大夫宋齊愈以罪棄市

齊愈附黃潛善汪伯彥上疏論李綱募兵買馬括財三
事之非不報章擬再上其鄉人譙齊愈者竊其草示綱
時方論借逆附偽之罪而齊愈實書邦昌姓名以示衆
者於是逮齊愈于獄齊愈不承獄吏曰汪尚書輩所作
不輕然但遷嶺南爾齊
愈引伏遂命戮于東市

發明

齊愈之死罪當死也此亦可謂之殺諫臣乎曰
非也齊愈附會時宰謀陷忠賢則失諫臣之職

矣然則何以書官曰書其官所以貶之也齊愈身為
諫議乃朋此姦邪故書官以重其罪使之有愧於是

官耳然則何以知之以其書有罪棄市而知之也使
其以諫死職則當以殺書之矣故曰齊愈之死罪當
死也其與唐書賜諫議大夫吳通玄死同意

廣義 齊愈阿附小人也豈可使其處諫垣而定國論
哉綱目於宋齊愈書其官者以見高宗任非其

人也書以罪棄市者以見高宗
殺之當也此綱目書法之公也

以范致虛知鄧州

李綱嘗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
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
繫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矣帝
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感泣既而有詔欲幸東南
避敵網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
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
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委中原而棄之豈
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蠱起為亂跨州連
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况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
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

平野可以屯兵西鄰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
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都可以遣
故援整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
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
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况嘗降詔許留中原人
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擾失大信帝乃許幸南陽以范
致虛知鄧州脩城池繕宮室輸錢穀以實之而汪伯彥
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或謂綱曰外論洵洵咸謂東幸
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
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

元祐太后如揚州

帝從汪伯彥黃潛善言將幸揚州以避敵詔副都指揮
使郭仲荀奉太后先行六宮及衛士家屬皆從遣使詣
汴京迎奉太廟
神主赴行在

罷四道都總管○閣門宣贊舍人曹勛以上皇手書至自

金

續綱目卷之十一 宋史紀事本末

上皇在燕山謂閣門宣贊舍人管幹龍德宮曹勛曰我
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
戴康王否因出御衣絹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可即真
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
奉行之母以我為念又言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
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康王夫人邢氏聞勛南還亦
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為我白太王願如此
環得早相見也勛遂間行至南京以御衣進帝泣以示
輔臣勛因建議募死士入海至金東境
奉上皇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勛于外

發明

高宗之父韋妃乃高宗之母欽宗乃高宗之兄肅王
乃高宗之弟邢氏乃高宗之妻其餘宗族不可稱紀
則是父母兄弟妻子宗族皆陷夷狄定省曠而音問
踈天下之讐莫大於是高宗前為元帥而不能解父
母之危今為天子而不能雪戴天之耻於心寧無愧
作乎苟有人心者必振作奮迅以攘夷狄而救君父
何必手書之至叮嚀告戒然後動於中哉况復因循
苟且屈已請和若高宗者誠無足與論人倫之道矣

據事直書
其義自見

廣義

分注載徽宗手書寄高宗悲哀之言及夫人邢
氏思念之切讀史者至此每為之不平高宗
若能以志帥氣盡聽李綱宗澤張所岳飛之謀誓復
不共戴天之讐不獻金俘于太廟不已也今乃不此
之務而徒效區區兒女子之態其志不亦
卑乎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此之謂矣

盜史斌僭號于興州○命都統制王淵等分討江淮群盜

自宣和末群盜起至是祝靖薛廣党忠閻僅王存之
徒皆招安赴行在李綱言今日正當因其力而用之如
銅馬綠林黃巾之比然不移其部曲則易叛而徒之則
致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乃命御營司分揀凡
清兵願歸營與良農願歸業者皆聽所發至數萬其他
以新法團結分隸諸將由是無叛去者獨淮寧之杜用
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皆擁兵數萬而拱單州皆有
潰卒數千為亂綱以招安則彼無畏憚勢難遽平乃白
遣淵與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分討之既而光世遣部將
擊李昱斬之淵殺杜用丁順赴河北招討司自效盜益

衰

八月杭州軍亂

軍校陳通作亂執帥臣葉夢得殺轉運判官吳昉等尋詔王淵兼領杭州別置盜賊使以討之

以李綱黃潛善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

綱嘗侍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何也綱對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回用英果斷大事帝嘉納之綱所論諫其言切直帝初無不容納至是感於黃潛善汪伯彥之言常留中不報呂中曰自綱之入相也以美哲全德勉人主以脩政攘夷為已任抗忠數疏中時膏肓和守之議決而國是明備逆之罪正而士氣作幸都之謀定而人心安他如脩軍政變士風定經制改弊法招兵買馬分佈要害遣張所招撫河北王夔經制制河東宗澤留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為必守中原之計朱子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

者正謂此也

發明

書以李綱黃潛善為左右僕射所以志君子小人之並相也其道不同不相為謀之意可見矣

廣義

大抵剛明之君必專於任賢始終不渝否則必為讒間所惑者多矣故周公戒成王曰相我受

廣義

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又曰國則罔有立政用人檢人蓋言小人用則君子退理必然矣且君子

廣義

小人之進退猶陰陽之升降君子陽類小人陰類用

廣義

君子則升其國於昌明用小人則降其國於晦昧是

廣義

以符堅用王猛而殺樊世秦以之興先主用孔明而

廣義

拒張飛蜀以之帝凡若此者是皆用君子去小人而

廣義

升其國於昌明者也宋之高宗則不然矣其於潛善

廣義

伯彥等姦言諛說則用之猶恐不及若於李綱輩之

更號元祐太后曰隆祐太后

尚書省言元字犯后祖諱請易以所居宮名從之

廣

孟軻氏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

號也今以元字犯后祖諱而更之是嫌於后祖之諱

也且后祖之諱臣也卑也哲宗年號君也尊也况二

名不徧諱邪方是時也得脫虎口而即位南京亦云

幸矣正當親賢人以圖恢復急先務以堅守備不此

之思而為其所不當為則高宗之初志可見矣

召河東經制副使傅亮還行在罷李綱提舉洞霄宮

傅亮軍行十餘日黃潛善等以為逗遛令東京留守宗

澤節制亮軍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

事李綱為之請潛善等不以為然綱言招撫經制一司

臣所建明而張所傳亮又臣所薦用今黃潛善汪伯彥

沮所亮所以沮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

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虛

心觀之既而召亮赴田里綱言聖意必欲罷亮乞付黃

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里綱退而亮竟罷綱乃再疏

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材將帥為

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為所嫉然

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下為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

患有不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為心以生靈為意以

二聖未還為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

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

諛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患

禍非所恤也會侍御史張浚劾綱以私意殺宋齊愈且

發明

人君為治莫大乎別邪正別然後可以言

遂罷綱為觀文殿大學士浚論綱不已乃落職止提舉

洞霄宮凡在相位七十七日綱罷命招撫經制司廢車

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

一切廢罷金兵益熾關輔殘毀而中原盜賊蜂起矣胡

汪黃所讒張浚所論而罷汪黃不足責矣浚乃如是深可惜也

非者惡紫之奪朱也惡莠之亂苗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又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宋室屢為小人所誤乃高宗之所目擊者當是之時用君子斥小人求正道遠邪淫猶恐不及夫何專任汪黃疑貳李綱是豈中興之良策乎矧高宗既承上皇即真來救之言誠宜惕然警省克復舊物可也今乃使一君子任事而又使兩小人參之則是小人衆而君子獨目書此所以譏其闇弱不明之失爾

廣義

嗚呼李傑射之忠可謂通天地貫日月質鬼神者也况其才識高明志節堅貞而學問優長使其遇主于巷而得行其道是即伊傳周召之徒何古人之多讓哉高宗惑于諛間而罷之無乃自絕于賢矣厥後僅得寄命一隅而不能光復舊物者正坐此也

殺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

東自丹陽召至未得對會李綱罷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諸

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事體宜以後說為正必遠罷潛善輩會撫州布衣歐陽澈徒步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邊以語激怒帝言若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書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于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軛于市四明李猷贖尸瘞之東初未識網特以國故為之死與不識皆為流涕

發明

宋自太祖以來諫臣之貶竄罷黜者多矣然未聞有殺之者言事之人不聽則已殺之何為高宗初登大寶天下尚未底寧亦可以少知自警而乃殺諫臣此正如垂絕之人而復投以酖毒未有不墜亡者雖然東澈一為儒者一為布衣無官守言責之寄其所論列不過好善惡惡云爾曷為殺之蓋東澈之死乃出於汪黃之手綱目擊而書之何耶夫人君廣開四聰明見萬里今乃使言事之臣為姦徒誣殺而

不知則亦可謂不君之甚矣書法如此是亦君為元首之義也夫豈過哉

廣義

嗚呼陳東可謂從容就義者也非其平昔涵養善道若陳東者是誠不負聖人之訓者也至若澈一布衣耳有位者果何心哉

許翰罷

李綱罷翰言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帝不許及陳東見殺翰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于市吾在廟堂可乎乃為東澈著哀辭而八上章求罷遂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封子勇為魏國公○安置河北招撫使張所于嶺南

廣義

張所者李綱宗澤之輩不可去者也於不可去而去之則亦無所不去矣噫高宗播遷不已而尤無人乎其側是猶滅燭夜行而求其不仆者臣未之信也

○都統制王彥等渡河敗金人于新鄉進次太行金人圍

之彥兵潰走保共城

彥率岳飛等十一將部七千人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復新鄉明日戰于侯兆川飛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會食盡詣彥壁乞糧彥不許飛乃引兵益北與金人戰于太行山擒其將拓跋耶烏君數日又與敵遇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其將黑風大王金人敗走飛知彥不悅已遂率所部復歸宗澤澤復以為統制彥以屢勝因傳檄州郡金人以為大軍至率騎數萬薄彥壘圍之數匝彥以眾寡不敵潰圍出走諸將敗去彥獨保共城西山遺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彥急彥慮變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傳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眾十餘萬綿亘數百里皆受彥約束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俾以大兵破彥壘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砦堅如鐵石未易圖也金人乃間遣騎兵撓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獲甚眾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六十八

發明

夷狄腥膻之氣布滿畿甸誠清朝之所薄伐者苟臣子能知大義率衆攘擊綱目之所必予也王彥率十一之戰將部七千人椎兵併力過河大敗醜虜其狗國之心誠矣奈何既至大行金人圍困不能效死拒敵而乃潰圍逃奔又豈純乎義者哉此綱目始焉喜之終焉惜之予而未盡予之詞耳

盜趙萬陷常州鎮江府

萬襲常州執守臣何袞縱兵大掠遂犯鎮江知府趙子崧遁保瓜州

張邦昌伏誅

初邦昌僭居禁中華國靖恭夫人李氏數以果實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官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寧殿夜飾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之語斥乘輿至是事聞下李氏于獄詞伏詔馬仲如潭數邦昌之罪賜死併誅王時雍等

發明

邦昌之罪固無足言者然分注猶以賜死為文綱目變文而正以伏誅之名者蓋邦昌僭偽之徒乃宋之亂賊亂臣賊子不討則無以懲後而撻於天下矣綱目誅亂討逆之書而邦昌之徒實所不赦此可見其扶天理遏人欲正名分植綱常而為萬世亂賊之戒其旨嚴哉故曰綱目成而亂臣賊子懼

廣義

綱目於邦昌去其官而書伏誅者正天討也

金盞陷河北州郡

金閻母陷河間府雄州棣州保州永寧順安軍惟慶源府邢洺冀磁相州久之乃陷

冬十月帝如揚州

先是黃潛善汪伯彥力主幸東南會金人攻河陽汜水軍許景衡亦言建康天險可據帝從之詔淮沂海諸州增脩城壁招訓民兵以備海道又命揚州守臣呂熙浩繕備城池至是謀者言金人欲犯江浙詔暫駐淮甸捍禦稍定即還京闕有敢妄議惑眾沮巡幸者許告而罪之不告者斬宗澤上疏諫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也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閻中人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

因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
後建議輒為汪黃所抑二人每見澤奏至皆笑以為狂
於是帝決意幸揚州十月朔帝登舟時兩河雖多陷于
金而其民懷朝廷恩所在結為紅巾出攻城邑皆用建
炎年號金人稍稍引去及聞帝南幸無不解牀澤復上
疏言欲遣間勅王彥各統大軍盡平賊壘望陛下早還
京闕臣之此率可保萬全或姦謀蔽欺未即還闕願陛
下從臣措畫勿使姦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
盡掃胡塵然後奉迎鑾輿還京以塞姦
臣之口以快天下之心帝優詔答之

廣義

大易益之六四曰利用為依遷國蓋言因既播

齊許遷依楚是也今高宗雖迫于強寇內有李綱運
籌帷幄許翰裁決國論外有宗澤岳飛之得邊破敵
而又有張所之設謀措置遺民之懷恩不叛則高宗
之國內有所恃外無所依雖不遷可也然豈特不遷
而已哉且其後遂舊物蓋有不難者矣惟其不以謀
臣策士是用而女惑于姦邪懦怯之謀甘於奉頭鼠
竄卒使趙宋國祚迤西而南不復可振哀哉

王淵誘趙萬誅之○十一月竄李綱于鄂州

尋責授單州團練使安置于萬安軍

發明

李綱為姦諛所忌不容於朝既已罷官屢遭貶

若此比事觀之其失自見

廣義

此黃汪恐沮東南幸之謀也

盜張遇陷池州

遇本真定軍校聚衆為盜自淮西渡江水陸並
進至是犯池州入城縱掠驅強壯以益其軍

遣朝奉郎王倫使金

倫曰之族孫也家貧無行為任俠往來京洛間數犯法
幸免至是選能專對者使金問二帝起居乃假倫刑部
侍郎充大金通問使問門舍人朱弁副之至雲中見粘
沒喝議事時金方大率南下倫邀說百端粘沒喝不聽

使就館守之以兵。○先是淵聖自雲中徙燕山始與太上皇相見居于愍忠寺至是並遷于霄郡霄古奚國也在燕山北千里既至居千相府院嗣濮王仲理等千八百人尚在燕金人計口給糧監視嚴密死者甚衆

以張懋為中書侍郎顏岐許景衡為尚書左右丞郭三益

同知樞密院事。○知密州趙野棄城走為其下所殺

野見山東盜賊充斥帝如淮甸乃携其家棄城走軍校杜彥等乘間作亂自為知州遣人追野殺之

發明

走者匹夫之行賤之也司馬公光曰忠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乃其職耳蓋守君之城者當以

城為存亡不可遽懷疑貳趙野既知密州有民人焉有社稷焉雖盜賊充斥當隨且撫定必不得已死生以之可也夫何擅棄信地偷生苟免是烏足以知君臣之義哉然卒未能遠遁軍校殺之知斃犬豕何益之有故既書棄城走以著其幸免之罪復書為下殺以著其天報之速識者可以觀矣

十二月王淵討杭州亂卒誅之。○金人分道入寇遂陷西

京留守孫昭遠走死河東經制使王瓌引兵遁蜀

金聞帝如揚州起燕京等八路民兵分三道南侵粘沒喝自雲中下太行由河陽渡河攻河南分遣銀木可等攻漢上訛里朶兀木自燕山由滄州渡河攻山東分阿里蒲盧渾軍趨淮南婁室與撒離喝黑鋒自同州渡河攻陝西粘沒喝至汜水關孫昭遠南走為叛兵所害宗澤聞金人將謀侵汴遣劉衍趨滑州劉達趨鄭州以分其勢戒諸將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兀木乃不敢向汴夜斷河梁而去婁室至河中官軍扼河西岸不得渡乃自韓城履水過陷同華州沿河安撫使鄭驥赴井死遂破潼關王瓌棄陝州引兵遁入蜀中原大震

發明

書分道入寇外而賊之也書走死賤而賤之也書引兵遁蜀苟免也蓋留守之任不為小矣

經制之職不為卑矣論其兵足以破虜揆其力足以守城未聞與之一戰而乃率衆逃奔棄其城而不恤戕其民而不顧是乃妾婦之道非忠臣也雖然妾婦尚有從一而終之念彼二人者安能擬乎吁綱目書此以為後世人臣不忠之戒耳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一終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一終

